

禮記集說

十二

禮記集說

明堂位 喪服小記
大傳

卷七十八
之八十四

卷七十八至八十四卷

計書百卷拾捌頁

禮記集說卷第七十八

明堂位第十四

孔氏曰案鄭目錄云名曰明堂位者以其記諸侯朝周公於明堂之時所陳列之位也在國之陽其制東西九筵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此於別錄屬明堂陰陽案義今戴禮說盛德記曰明堂者自古有之凡九室室四戶八牖共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茅蓋屋上圓下方所以朝諸侯其外有水名曰辟雍明堂月令說明堂高三丈東西九仞南北七筵上圓下方四堂十二室室四戶八牖其官方三百步在近郊三十里淳于登說云明堂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內丙己之地就陽位上圓下方八窗四闥布政之宮故稱明堂周公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五精之神大微之庭中有五帝坐位周禮孝經說明堂文王之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東西九筵

禮記集說卷七十八

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蓋之以茅周公所以祀文王於此以昭事上帝許君謹案今禮古禮各以義說無明文以知之鄭駁之云戴禮所云似秦呂不韋作春秋時說非古制也淳于登之言取義於孝經援神契今漢立明堂於丙己由此爲之如鄭此說則用淳于登之說此別錄所云則依考工記之文然先代諸儒說各不同故蔡邕明堂月令章句云明堂者天子大廟所以祭祀夏曰世室殷曰重屋周曰明堂饗功養老教學選士皆在其中故取正室之貌則曰大廟取其正室則曰大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時之學則曰大學取其圓水則曰辟雍名別而實同鄭必以爲各異者袁準正論明堂宗廟大學禮之本物也事異不同各有所爲而世之論者合以爲一取詩書放逸之文經典相似之語推而致之考之人情失之遠矣宗廟之中幽隱清淨而使衆學處焉饗射其中人思瀆慢囚俘截

耳非其理也茅茨采椽至質之物建日月乘玉路以處其中非其類也夫宗廟鬼神所居祭天而於人鬼之室非其處也王者五門宗廟在一門之內若射在於廟而張三侯又辟雖在內人物衆多殆非宗廟之中所能容也如準之論是鄭不同之意也新安朱氏曰論明堂之制者非一熹竊意當有九室如井田之制東之中爲青陽大廟東之南爲青陽右个東之北爲青陽左个南之中爲明堂大廟南之東即東爲明堂左个南之西即西爲明堂右个西之中爲總章大廟西之南即南爲總章左个西之北即北爲總章右个北之中爲立堂大廟北之東即東爲立堂右个北之西即西爲立堂左个中央爲大廟大室凡四方之大廟異方所其左个右个則青陽之右个乃明堂之左个明堂之右个乃總章之左个總章之右个乃立堂之左个立堂之右个乃青陽之左个也但隨其時之方位開門耳大廟大室則每

季十八日天子居焉古人制事多用井田遺意此恐亦然也

又或問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以配上帝帝即是天天即是帝卻分祭何也朱子曰爲壇而祭故謂之天祭於屋下而以神祇祭之故謂之帝 又曰明堂恐只是一箇三間九架屋子長樂劉氏曰秦政狠暴既焚先王典籍又坑滅其能傳先王典籍之儒是以六官百度蕩然一空明堂之制後世不可得而詳之矣兩漢以來諸儒各起臆見希合先王之規造制百出罔有定極世主弗得已而擇其順已者從之歷代承平公襲紛然極意於制作而未有及明堂之義者夫失明堂之義其制雖存猶曰虛器矧其制與義兼亡哉謹案孝經仲尼以教曾子者也曰昔者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故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孟子對齊宣王曰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此謂東巡狩肆覲東后於泰山

之明堂也然則王天下者必會天下之諸侯於明堂以助天子報祭於上帝因而朝宗覲遇之禮或行於宗廟或會於明堂皆所以分職授政任功考績如周之會同焉此明堂之義也成王即位而十有三焉血氣幼弱未可勞之以天下之政也周公者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也既具上聖之德又爲上公輔佐文王於岐周夙夜勤勞遂有天下乃代成王攝行天子之政固其家事也是以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因而明諸侯之尊卑定衆志之貴賤然後分六官之所職於天下授六典之爲政於四方任九職之爲功於兆民於是考其禮樂政刑之失得而賞罰廢置八柄之法行於諸侯矣此經所載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其義如是也

嚴陵方氏曰孔子言宗祀文王於明堂則祀事以之明故也孟子言行王政於明堂則政事以之明故也此言朝諸侯於明堂

禮記卷之八

則朝事以之明故也謂之明則一所以謂之明則有三焉此主朝事之明故以位言之君臣上下尊卑前後各有所位焉故曰明堂位也

馬氏曰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不曰祀后稷於明堂以配文王則是郊者指其地而言之明堂者指其在宗廟言之也先王之祀天神人鬼其酒曰明水食曰明粢服曰明衣皆神之也明堂之在宗廟亦所以神之也周公朝諸侯而必就明堂者何也曲禮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朝則位於內朝覲則受贄受享於廟而已今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所謂覲禮也成王之覲禮當在后稷之廟故周公於文王之廟以辟成王也然則明堂者固在廟中而不言朝諸侯於文王之廟何也蓋明諸侯之尊卑則其號不可以言廟欲其辟成王之

爲天子則不可不於明堂故也然既曰周公又曰天子則是成王固嘗受覲禮於文王之廟也以其制禮作樂者周公之事而於后稷之廟以朝諸侯則嫌於廢君臣之義故唯在文王之明堂而成王亦負宸而朝覲也周公之朝諸侯所以明功成王之受覲所以正名正名者禮也明功者義也必受以文王廟而武王不預者何也蓋孝莫大於嚴父也然方岳之下亦有明堂者蓋先王無行而不奉天之命也夫明堂者天子朝諸侯班政教之堂也以其位在國之陽天子居其中行政教神而明之故曰明堂也考之制度則諸家之說皆不同難於考信也凡見於聖人之言者若孝經孟子是也自此之外無足信也而明堂位亦不言明堂之制但言周公爲明堂朝諸侯之事爾蓋古者天子皆有明堂而其制則因時改易是以百家之說不同也山陰陸氏曰清廟之詞約周也明堂之詞侈魯也

長樂陳氏曰明堂之名見於周頌孝經左傳孟子荀卿考工記禮記家語其制不見於經特考工記曰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廣四脩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九階四旁兩夾窻白盛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此三代明堂之別也夏世室殷重屋周明堂則制漸文矣夏度以步殷度以尋周度以則堂漸廣矣夏言堂脩廣而不言崇殷言堂脩而不言廣言四阿而不言室周言堂脩廣崇而不言四阿其言蓋皆互備鄭康成曰夏堂崇一尺殷堂廣九尋理或然也月令中央大室東青陽南明堂西總章北玄堂皆分左右个與大廟則五室十二堂矣明堂位前中階阼階賓階旁四門而南門之外又有應門則南三階東西北各三階而爲九階矣蓋木室於東北火室於東南金室於西南水室於西北土室

於中央其外別之以十二堂通之以九階環之以四門而南門之外加以應門此明堂之大略也大戴禮白虎通韓嬰公玉帶淳于登桓譚鄭康成蔡邕之徒其論明堂多矣特淳于登以爲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內其說蓋有所傳然也何則聽朔必於明堂而玉藻曰聽朔於南門之外則國之南可知成王之朝諸侯四夷之君咸列四門之外而朝寢之間有是制乎則明堂在國之外可知鄭康成謂明堂大廟路寢異實同制蔡邕謂明大廟辟廱同實異名豈其然哉諸侯之廟見於公食大夫有東西房東西夾而已天子路寢見於書亦東西房東西夾又東序西序東堂西堂而已則大廟路寢無五室十二堂矣謂之明堂大廟路寢異實同制非也宗廟居雉門之內而教學飲射於其中則莫之容處學者於鬼神之宮享天神於人鬼之室則失之瀆袁準嘗攻之矣則謂之明堂大廟辟廱同實異名非也彼蓋以魯之大廟有天子明堂之飾晉之明堂有功臣登饗之事乃有同實異實之論是不知諸侯有大廟無明堂特魯放其制晉放其名也四時之氣春爲青陽夏爲朱明秋爲白藏冬爲玄英則青者春之色春者陽之中故春堂名之總者物之聚章者文之成故秋堂名之明者萬物之相見玄者萬物之復本故冬夏之堂名之左右之堂曰个以其介於四隅故也中之堂曰大廟以其大饗在焉故也古者鬼神所在皆謂之廟書與士虞以殯宮爲廟則大饗在焉謂之大廟可也明堂之作不始於周公而武王之時有之記曰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是也不特建之於內而外之四岳亦有之孟子之時齊有泰山之明堂是也

禮書

盱江李氏曰明堂者古聖王之大事也所以事上帝嚴先祖班時令合諸侯朝廷之儀莫盛於此然而年世久遠規模靡見經

傳所出參差不同群儒講張各信其習脩隆補闕何所適從案周禮考工記曰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大戴禮盛德記曰明堂者自古有之凡九室室四戶八牖共三十六戶七十二牖禮記月令天子正月居青陽左个二月居青陽大廟三月居青陽右个四月居明堂左个五月居明堂大廟六月居明堂右个中央土居大廟大室七月居總章左个八月居總章大廟九月居總章右个十月居玄堂左个十一月居玄堂大廟十二月居玄堂右个此三書者皆聖賢之所述學者之所傳習而一事殊制乖遠如此註釋之家亦各未爲精當考工記五室鄭康成解云木室於東北火室於東南金室於西南水室於西北土室於中央故聶崇義三禮圖其爲明堂接於大室四角以爲四室蓋用此也且旣以五室象五行矣則木火金水之王當在東南西北之正何乃置之

四角而云木室兼水火室兼木若必如是則中央之室復何所兼哉此說誠未可用也盛德記九室蔡伯喈之徒傳之接四室之角又爲四室聶崇義誤以爲秦人明堂圖者是也案秦實無明堂後儒見月令呂不韋所作有居明堂之文疑爲秦之明堂爾然其四室之角復爲四室未知何所使用將以象五行饗五帝乎則五室足以備之矣安用其餘將以配十二辰乎則四隅各兩室重在一方之上覈其意義反覆不安此說未可用也月令一大室四廟八左右个凡十三位鄭註青陽左个則曰大寢東南北偏正義以爲云東堂者則知聽朔皆在堂不於五角之室中且夫謂之廟與个者當須各是一位豈同在一堂靡所隔限而可爲廟與个也蓋康成旣執明堂爲五室若於此十三位又爲限隔則是實數頗多與已意相違故曲飾其辭以爲三位同在一堂實不害於五室之文爾此說固不可用也至唐李林

甫等註月令但知十三室各在其辰之上而不謀所以建立之處且大室既居中央若其餘室連大室而爲之則四面各可置一室四角闕處又各可置室復不能令各在其辰之上其餘四室更何所安就欲巧而成之愈乖於方位矣或將遠大室而爲則未見有明文言之者此說亦未可用也後魏時有李謚者作明堂制度論竊所未喻且謂大室四面各爲一室則四角闕處各方二筵二筵之地乃爲兩便房基址既狹況地形斜角不知何以置之復何以能令各在其辰之上夫分十二辰之位當須尺步平均然後能正也豈有四面之室既以二筵爲一辰左右之个乃以二筵爲兩辰哉舉茲一隅又知其不足取法也愚竊考工記盛德記月令三家所指制度誠大同但立言質略意義弗顯訓傳之士泥文大過因而背馳李謚之志稍欲舉而合之矣柰不得其旨尤而效之臣以爲月令之最爲明著輒亦取

以爲本而通之周戴夫以白虎通曰明堂上圓下方八窻四闥上圓法天下方法地八窻象八風四闥法四時九室法九州十二坐法十二月三十六戶法三十六雨七十二牖法七十二風斯言合於事理因亦取之詳考工記是言堂基脩廣非謂立室之數東西九筵南北七筵是言堂上非謂室中東西之堂各深四筵半南北之堂各深三筵半五室凡室二筵是言四堂中央有方十筵之地自東至西可營五室自南至北可營五室十筵中央方二筵之地既爲大室矣欲連大室南作餘屋則不能令十二位各直其辰當須於東南西北四面各虛方二筵之地四角闕處又各虛方二筵之地周而通之以爲大廟而大室正居中所謂大廟大室者言此大廟之中有大室也大廟之外當子午卯酉四位上各畫方二筵地以與大廟相通所謂青陽明堂總章立堂等大廟者也當寅申巳亥辰戌丑未八位上各畫

方一筵地以爲室所謂左个右个者也八个之堂并大室而九所謂九室也室四面各有戶戶旁夾兩牖所謂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也青陽明堂總章玄堂四大廟前面各爲一門出於堂上門旁夾兩窓所謂八窓四闥也左右之个其實皆室但以分處左右形如夾房故有个之名也大廟之內以其大室其實祀文王配上帝之位也謂之廟者義當然矣土者分王四時負載萬物於五行最尊故天子當其時居大室用祭天之位以尊嚴之也四仲之月各得一時之中與餘月有異故復於子午卯酉之方取二筵地假大廟之名以聽其朔也若是則三家之指曷有異者但周禮言基而不及室大戴言室而不及廟稽之月令則備矣然非白虎通亦無以知窓闥之制也聶崇義所謂秦人明堂者其制有十二階似恐古之遺法也當亦取之禮記外傳曰明堂四面各五門今案明堂位曰九夷之國東門之外八蠻之

國南門之外六戎之國西門之外五狄之國北門之外九采之國應門之外時天子負斧依南面而立南門之外者北面東上是南門之外有應門也既有應門則不得不有臯庫雉門矣明堂者四時所居四面如一南面既有五門則餘三面皆有五門矣鄭康成註明堂位則云正門謂之應門正義曰正門謂之應門者以明堂更無重門非路門外之應門天子宫內有路寢故應門之內有路門明堂既無路寢故無路門及以外諸門但有應門爾且既有東南西北門矣而又有應門非重門而何歟觀其本意當謂變南門之文以爲應門也又但見王宮有路門其次乃有應門今明堂無路門之名而但有應門便謂更無重門而南門即是應門矣且路寢之前則名路門其次有應門明堂非路寢乃變其內門之名爲東門西門而次有應門夫復何害於義抑夷蠻戎狄之君既在四門之外而外無重門則是列於

郊野道路之間矣豈朝會之儀而草草若是乎王宮常所居猶設五門以限中外明堂者郊天法地尊祖配帝而止以門表之是豈協於事宜也則四面各四門斷在不疑矣愚又詳鄭康成註考工記夏后氏世室則云世室者宗廟也殷人重屋則云重屋者王宮正堂若大寢也周人明堂則云明堂者明政教之堂也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正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同制又制玉藻曰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仍與諸儒抗荅多方援引固以爲三者同制後學承之莫有非者愚竊謂之不然矣苟路寢有四時之位則天子自可坐而聽朔奚用遠赴明堂若以尊嚴國正當假祭天之廟以聽之則事畢而還復於路寢居其時之堂何所爲也宗廟之祭堂室是一面而足四方之堂未聞所施設也旣曰明堂將以事上帝也宗廟將以尊先祖也而以己之正寢與之同制蓋非尊祖事天之意也矧鄭之此說並

由曾臆必謂明堂宗廟路寢同爲五室三代皆然但脩廣之度因時而變周監二代其爲宗廟則法脩廣於夏其爲路寢則取尋尺於殷其爲明堂則自爲度筵之制實皆不改於五室焉此說皆非經見安用迂闊而談奚不直謂周家作宗廟則法於夏路寢則法於殷明堂則自爲之各求其制以示於世乎得非康成見世室有五室旣以五行推之明堂之文復有五室求其說而不獲及重屋之下都無室數遂乃巧爲之辭以謂其制皆同乎今泛取諸書以定明堂制度凡以九分當九尺之筵東西之堂共九筵南北之堂共七筵中央之地自東至西凡五室自南至北凡五室二筵則取於周禮考工記也一大室八左右个共九室室有四戶八牖共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則協於大戴禮盛德記也九室四廟共十三位則本禮記月令也四廟之面各爲一門門夾兩窻是爲八窻四闥則稽於白虎通也十二階則采

於聶崇義三禮圖也四面各五門則酌於明堂位禮記外傳也
金華唐氏曰明堂之制雖不詳見經傳其制尚略可攷諸儒各
執所傳聚訟而不通起於考工之記經文質略大抵舉隅互見
亦考之未精爾本朝李泰伯作明堂定制圖刪摭諸家異同考
工記月令大戴記白虎通之說校諸鄭康成蔡邕李謚聶崇義
爲近矣而猶有未盡者亦考經未盡通也謂南北七筵東西九
筵各用其半四堂之脩不等一不可也用其半則三筵有半僅
三丈一尺而已祭祀之時登歌鍾磬彝尊在堂自簷之內爲地
三丈一尺何以容之況王者於此聽朔祀帝百官在列四海來
祭而以脩三丈一尺之堂臨之不亦陋乎二不可也營造之法
脩廣崇高略須相稱以脩三丈一尺之堂而崇九尺不亦太高
乎三不可也王者會朝諸侯正在明堂獨褊其南北此爲何意
四不可也窻闥設於堂前之楹則諸侯之位當於何所容戶牖

設於堂之四面二筵之中尚可酌獻跪起乎五不可也九階著
於考工必爲十二階朝止於應門而必虛設臯庫不亦衍乎六
不可也臨諸侯以九尺之堂而室堂無階級之間是尊已而卑
神七不可也考工三代之制雖異其名皆明堂也其制相沿所
異者夏度以步殷度以尋周度以筵夏殷崇三尺周崇一筵自
狹而廣自下而高而已其制度未始改也夏堂脩二七則四面
之堂皆脩七步矣廣四脩一則東西九步南北七步矣東西雖
九步其二則四堂之脩均矣五室三四步四三尺者總之而面
十二步一室而面十三尺也九階者四堂二而大室一也四旁
兩夾窻者八窻而四闥室中之制也白盛白綴牖也白綴則戶
赤綴矣門堂三之二居四堂三之二也室三之一一門而二室
三分之一也夏后氏之制儉五室合方四十步堂脩止七步可
以無重屋也殷人度以尋則皆增四之一故殷謂之重屋者

始重屋也堂脩七尋與堂脩二七一也夏舉其二面殷書其一
面也堂崇三尺記其沿於夏也唐虞至儉猶土階三尺夏之堂
不崇一尺其爲康成臆說也明矣禹卑宮室然復致孝乎鬼神
其不能褊明堂之制決矣殷崇三尺言基也周崇一筵言陛也
九尺則四尺有五寸矣周堂之崇其不三倍於殷人明矣四阿
所以爲上圓也重屋所以爲四阿也周人明堂之名舊矣舉明
堂以見世室重屋之皆明堂也度九尺之筵則又增殷人廣脩
九之一也東西九筵則廣四脩一也南北七筵即堂脩二七堂
崇一筵則再倍於殷矣五室猶夏之五也凡室二筵則四三步
三四尺也總之而十二筵分之而十有八尺也諸儒不能通而
妄分之以爲宗廟路寢明堂而紛紛之論出矣堂各居十二辰之
位月令明甚而謂堂亦在兩隅則先儒之失也東西九筵南北
七筵舉每堂之脩耳而謂五室十二堂總在九筵七筵之內則

又先儒之失也今據考工爲本參以月令白虎通於國
之陽畫地四面方二百四十筵於中取方二十四筵以爲五
每室方三筵虛其十六筵室之兩旁爲窓合八窓子午
卯酉所虛二筵開四闥總謂之大廟以中央四隅爲五室
縱橫數之爲九室四阿重屋上圓下方崇於堂一筵前爲
一階以通明堂大廟室之外東西虛各四筵南北虛各二
筵占地脩十筵廣十四筵南北之堂廣十四筵脩七筵崇
一筵三在前四在後以設其戶牖上爲重屋橫六楹以爲
五間左右个前直三楹如个字之形每楹間二牖一戶大
廟敞其前凡一堂爲九十八牖東西之堂亦如之四堂八
个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一戶大廟面各二階與大廟合爲
九階堂之四隅以爲四阿堂皆有門居堂三之一門堂各
有室居門堂三之一外爲應門雉門設兩觀參之考工記大

戴記白虎通制度無不合計其室堂門庭之脩廣不儉不侈以遵用以是爲天子布政之宮以聽朔視朝而饗帝於上亦庶乎其可也若乃本五室而不合乎月令之堂言九室而有乖乎考工之數折東西南北之筵而褊陋不足以容朝祀之禮且其紛爭而莫之決也明堂之制定而明堂之制行故於是合五帝昊天於季秋謂之大饗月朔以牲告其方之帝及其神座於明堂以頒月令謂之聽朔天子負宸於明堂自三公九采無不在列謂之朝位大饗在周配以文王我將之詩與樂記孝經之說是矣謂明堂獨祀五帝而不及昊天不知孝經者也詩言天孝經言上帝則祀昊天明矣謂五室各設於堂不知昊天上帝者也五帝各居其方則昊天祀於何室昊天祭於大室則五帝配位必非二筵之所兼容况夏室度以步乎故奠方而五通數而九室有戶牖而無二面之壁所以容六帝之座而便於周旋執

事祭天特牲而詩曰維羊維牛則配座五人帝有牢禮明堂之禮文於郊丘矣文王配上帝周之子孫未之有改孝經謂之嚴父爲周公言之也樂記謂祀乎明堂而民知孝者爲武王言之也若成王以降則亦祖而已德如文王而可以配上帝文王旣配帝則武王雖無配可也康成謂聽朔配以文武鑿說也其說謂祭法禘郊祖宗皆配天之祭亦攷之未詳爾禘祖宗宗廟之祭郊配天之祭也鄭氏註大傳祖之所自出謂祭感生帝不足信也虞夏禘黃帝殷周禘堯所以爲祖之所自出也長發大禘之詩而叙契至于阿衡其爲禘也昭穆之祭何疑禘不爲郊則祖宗不爲明堂審矣况祭法七代之所更立者禘郊祖宗其餘不變也豈有不變宗廟者乎十二月各居其堂聽朔而已常居固在路寢爾堂以居室以祀中央非月朔也於是時告皇帝于大室無可頒之令不居祀神之室一明矣於此告神雖謂之居可

也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周公當之位愈近者益尊鄭氏以九采爲九牧非也門內六服也門外畿甸也應門外鎮服也四塞即蕃國告至而已其或來也則位於九采之次決矣或曰古人謂明堂太廟辟雍同制而異名信乎曰是起於大戴禮言外水爲辟雍又言或以爲文王之廟也又言此天子之路寢也蔡邕之徒祖其說皆考之未詳爾路寢之不在郊明堂之不可爲學宮大廟之不可爲明堂之制不待論而明矣大戴所記雜有三代之禮兩存或者之傳則亦未可以決辭觀也古之辟雍居中而四學居其四旁大室上園則水有辟雍之象五室謂之大室而於是祀文王復廟重簷茅屋示儉則有清廟之制外之四堂與其戶牖路門則亦合於路寢常居謂之路寢猶宗廟謂之大廟四堂及五室皆有大廟之名古人簡質不嫌同辭非謂明堂即常居之寢大祖之廟也世室重屋明堂同制異名而鄭氏離之

明堂辟雍清廟寢制有同者其實異所蔡邕合之歷代之不爲明堂與其議論之不決蓋由此

秦溪楊氏曰明堂者王者之堂也 謂王者所居以出教令之堂也夫王者所居非謂王者之常居也疏家云明堂在國之南丙巳之地二里之外七里之內此言雖未可以爲據然其制必凜然森嚴肅然清淨王者朝諸侯出教令之時而後居焉而亦可以事天地交神明於此地而無愧焉周人祀上帝於明堂而以文王配之者此也說者乃以明堂爲宗廟又爲大寢又爲大學則不待辨說而知其謬矣惟考工記謂明堂五室大戴謂明堂九室二說不同前代欲建明堂者或云五室或云九室往往惑於二說莫知所決而遂止愚謂五室取五方之義也九室則五方之外而必備四間也九室之制視五室爲尤備然王者居明堂必順月令信如月令之說則爲十二室可乎此又不通之論

也惟朱子明堂圖謂青陽之左个乃明堂之左个東之南即南之東明堂之右个乃總章之左个總章之右个乃玄堂之右个西之北即北之西玄堂之左个乃青陽之右个北之西即西之北但隨其時之方位開門耳太廟太室則每時十八日居焉古人制事多用井田遺意此恐然也朱子所謂明堂相只是一箇三間九架屋子者指五方四隅凡有九室之大略而言之也然則朱子之說其亦有據乎曰漢承秦後禮經無全書姑以考工記觀之亦粗可見考工記曰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爲八丈一尺言明堂之廣也南北七筵爲六丈三尺言明堂之脩也五室象五行之方位有五方則有四隅不言可知也夫有五方四隅則一堂之地裂而爲九室矣又安得通而爲一復有九筵之廣七筵之脩乎蓋明堂云者通明之堂也所以朝諸侯行王政者在是所以尊上帝配祖考者在是

非七筵九筵之脩某

能行也五方四隅亦惟辨其方正其位隨王者所居之月以詔王居以順月令以奉天道爾亦如所謂隨其時之方位開門是也此其大略也。又按齊宣王欲毀明堂孟子曰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此又王者巡狩之地明堂以朝諸侯行政教非在國之明堂也

昔者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

鄭氏曰周公攝王位以明堂之禮朝諸侯也不於宗廟辟王也天子周公也負之言背也斧以爲斧文屏風於戶牖之間周公於前立焉

孔氏曰自此至之位也一節明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儀及諸侯夷狄所立之處案觀禮諸侯受次于廟門外是觀在廟今辟王故在明堂謂辟成王也釋言云牖戶之間謂之棗在明堂中央大室戶牖間

橫渠張氏曰明堂者必是周公攝政不言踐阼故作此明堂於國南以朝諸侯不然何以周官並不見明堂唯見之考工記孟子言明堂必是齊緣周公有明堂以朝諸侯以天子之禮自處

故作此堂於國中非周嘗置之于泰山之下案明堂之制自有十二月之政巡守至此亦暫處爾焉用設是秦有明堂以其近古得古意猶多戶牖之間謂之宸三分其堂東以為戶西以為牖則中為墉即宸之所也以是西北為室之深奧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天謂昊天也上帝五方帝也既言宗祀是亦廟祭然於明堂恐但周公之意非周禮也亦是周公為成王立法使之至是月居是室頌是政諄諄提耳之義如周公則坐以待旦何待此以施政事當為後君立法後人有言為路寢者天子之宮城必有路之象不害於城南設之宗祀文王於明堂此禮恐只是周公居攝時所行非周制也至如洛亦止有文武之廟

長樂陳氏曰成王宅憂周公位冢宰而百工總已以聽焉及既成洛邑輔成王以朝諸侯詩序言朝諸侯乃率以祀文王則朝不在廟而在明堂可知也若曰周公代之而受朝則誤矣且周

公之東征也稱王命然後往其居東也侯王察已然後復則周公事成王如此孰謂敢代之乎代之之說始於荀卿盛於漢儒於是以後子明辟為還政之事以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為還政之時是皆不知書者也禮書

嚴陵方氏曰下言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則負斧依南鄉而立者亦周公矣而曰天子者以朝諸侯之事主於天子非主於周公也周公特攝之而已故正言天子斧即黼也其繡用斧故謂之斧依即宸也以人所以依故謂之依且黼於五色得白黑焉其位則乾也又以見聖人體乾元於內而萬物由之以資始南於十日得丙丁焉其位則離也又以見聖人用離明於外而萬物由之以相見也

馬氏曰依者狀如屏風畫為斧形故曰斧宸斧者威武斷割之器也天子欲其有獨斷之明而申威于天下也南鄉而立南者

陽之方萬物長養之所天子長養萬民如之特性曰天子南鄉
荅陽之義周公朝諸侯之時如此

新安王氏曰武王末受命克商二年有疾周公告于三王於是
有金縢之書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東征後諸侯來朝成王即政
於是受朝於明堂周公相成王朝諸侯禮也謂攝王位非禮
也鄭注可削天子成王也斧依在戶牖間其位王南鄉古者受
朝立而不坐

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
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
北面東上

鄭氏曰朝位之上上近主位尊也

孔氏曰此以下明朝位之法周公已居天子之位餘有二公而
云三公者舉國本數言之中階者南面三階故稱中侯對伯爲
尊故在阼階阼階近主位也伯以下皆云國此云位者以三公
既云中階之前不云位諸侯在諸國之上特舉位言之明以下
皆朝位也三公則東上侯尊於伯故在東子尊於男亦在東是
上近主位尊也

長樂陳氏曰周禮治朝之位孤東面卿大夫西面外朝之位左
孤鄉右公侯伯子男射人孤東面卿大夫西面皆尚右東西面
者皆尚北路門之左右者皆尚中而明堂位諸侯西面諸伯東
面則不尚右在門東西者東上則不尚中在西門之外者東面
南上則不尚北何也儀禮諸侯覲于天子壇壝宮於國外上介
皆奉其君之旂置于宮尚左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位皆
東上是朝於國外與朝於國內之禮異也明堂位與壇壝宮相
類蓋亦國外之禮

嚴陵方氏曰天子曰鄉諸臣曰面與郊特牲言君南鄉臣北而

同義言阼階以知西階之爲賓言西階以知阼階之爲東公則尤尊故位中階之前以荅主焉以子對男則子尊而男卑故諸子位於門東諸男則位於門西

馬氏曰三公尊故其位則立於中階之前三公人臣之尊非位之所能拘故不言位諸侯言位則諸伯之下言位可知東方陽也尊者居之西方陰也卑者居之而侯之位立於阼階之東阼階者主人之階也西面北上者取其近天子也伯之國立於西階之西而西階者賓之階也侯尊而伯卑故侯立于東而伯立于西北面西上者亦取其近天子也諸子又卑於伯故位於門東北面東上其上禮與三公同也諸男又次於子故位於門西北面東上其上禮亦與三公同也自此而上中國五等之諸侯朝位在門內

山陰陸氏曰三公不言位進於位矣 又新說曰孟子言周室之班爵祿也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以此經考之蓋周公朝諸侯於明堂而其書謂之明堂位則其事正言乎其位者也蓋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即孟子所謂天子一位者也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即孟子所謂公一位者也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位西階之西東面北上即孟子所謂侯一位伯一位者也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即孟子所謂子男同一位者也蓋子男之位同在國門而鄉又北面東上則其爲位不異矣與諸伯等位在三階之前而面各不同則異也

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
孔氏曰案職方云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爾雅釋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與此不同者爾雅釋地謂殷代

此明堂及職方並謂周禮但戎狄之數五六不同故鄭荅趙商問云職方四夷謂四方夷狄也九貉即九夷在東方八蠻在南
方閩其別也戎狄之數或六或五兩文異爾 皇氏曰九夷在
東門外之南故北上八蠻在南門外之西故東上六戎在西門
外之北故南上五狄在北門外之西故東上下九采在應門外
之西也

長樂陳氏曰先王之於夷狄後之而弗先賤之而弗貴故疆以
戎索和以古人食之則委之牲體而坐諸外樂則不使亂雅而
陳於門則位夷蠻於東南之門外位戎狄於西北之門外宜矣
漢蕭望之欲貴單于於諸侯之上賈誼欲高堂邃宇以懷其腹
親酌而丰食之以懷其心蓋不知此禮書

嚴陵方氏曰九夷東夷也故位於東門之外八蠻南夷也故位
於南門之外六戎西夷也故位於西門之外五狄北夷也故位
於北門之外夫君天道也故尚左臣地道也故尚右若三公之
與子男八蠻之與九采皆北面而以東為上九夷西面而以北
為上六戎東面而以南為上皆以右為尊故也諸侯西面諸伯
東面皆以北為上蓋以近君為尊故也至於五狄之國北門之
外宜以西為上矣乃以東為上何也蓋南面者君之正也北面
者臣之正也故五狄之國臣而已然所國之方在北故位於北
門之外南面焉南面疑於君矣故與北面者同其上所以別其
為臣也

馬氏曰名曰夷者言其易而無禮也名曰蠻者言其慢而無禮
也戎則言其好用兵狄則言其遠而難化也

山陰陸氏曰廟門謂之閤又其外為應門又其外為庫門南門
即所謂庫門變言南善言庫門也然則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
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門廟門也凡立位北面東上南面

西上東面西面皆北上其正也今明堂位六戎東面南上五狄南面東上變於中國從夷狄也然則先王所以待戎狄貶於蠻夷五服有蠻夷無戎狄以此蠻夷取數多戎狄取數少亦以此新安王氏曰此序諸侯之位也然亦有差誤周官侯服外有甸服甸服外有男服其外曰采服又其外曰衛服衛服外乃有蠻服蠻服乃有夷服夷服乃有鎮服蕃服周官所謂六年五服一朝蓋言侯甸男采衛也作洛之役稱侯甸男邦采衛見七十周皆不及蠻夷而采服諸侯與焉今夷蠻戎狄之國在宮門外九采之國反在應門外鄭說曰九采九州之牧正門謂之應門二伯率諸侯而入九牧居外糾察之何所據而為此說也周官職方有蠻服夷服而無戎狄之服大行人之職衛服之外有要服而無蠻服鄭曰要服即蠻服要服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又曰蕃國夷服鎮服蕃服也今明堂位蠻夷戎狄並在門外而夷服鎮服蕃服又在蠻夷戎狄之外謂之四塞記之所言已自可疑鄭注其可信乎

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四塞世告至此周公明堂之位也鄭氏曰九采九州之牧典貢職者也正門謂之應門二伯帥諸侯而入九牧居外而糾察之也四塞謂夷服鎮服蕃服在四方爲蔽塞者新君即位則乃朝周禮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此明堂之位周公權用之朝之禮不於此也

孔氏曰九州之牧謂之采者以采取當州美物而貢天子故王制云千里之外曰采註云采取美物以當穀稅采亦是事言各掌當州諸侯之事鄭註居外而糾察之是也明堂更無重門此應門非路門外之應門也爾雅釋宮云正門謂之應門李巡云

宮中南鄉大門應門也應是當也以當朝正門故謂之應門但
天子宮內有路寢故應門之內有路門明堂既無路寢故無路
門及以外諸門但有應門耳顧命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
召公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故鄭知二伯帥諸侯而入也伯既
領之入應門故牧居應門外糾察諸侯後入不如儀者九州之
外夷狄爲四方蕃塞每世一來朝告至或新王即位或己君初
即位皆來朝也鄭引周禮大行人文證夷狄世一見即世告至
也

嚴陵方氏曰應門亦南門矣不曰南門示其有別於八蠻也四
塞言告至而已則不責之以朝貢之禮故也不言其位則亦順
其四方而位於四門之外

山陰陸氏曰禹貢五百里甸服五百里侯服而周官甸在侯服
禹貢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而周官男采在綏服綏服二百

里奮武衛而周官衛在要服要服三百里夷而周官夷在荒服
三代相承至周風化所移浸廣故也然則侯先甸服男先采服
蠻先夷服與禹貢文不同者言風化所移侯願服甸事男願服
采事蠻願服夷事也九采之國所謂要服荒服是歟變言采者
亦以夸大周公之德雖在要荒願供王事也四塞即上九夷八
蠻六戎五狄世告至謂隨諸侯大朝會一見於王朝於門外是
也謂之告至以此鄭氏謂新君即位乃朝非是蓋新君即位與
其新爲諸侯自應一至不在大朝會之數也周公攝政辟尊己
焉故明諸侯之尊卑蓋先王未之有也故曰此周公明堂之位
金華應氏曰朝會大禮也明堂尤大朝會也車輅前陳旗物森
列金石在簾琛贄充庭繅旒袞焉天臨乎其上簪綬焉履星拱
於其下萬官千品孰不在列而乃不言者此方主於朝諸侯外
之萬國畢至則內之諸臣可知且王宮之顯職皆外服之重臣

抑其班序素定而不必特記也三公亦在內之臣而此獨先之者中階而正王面地莫近焉在前而冠班首位莫尊焉非特以其總領王朝之衆政亦有爲二伯而兼統天下之諸侯者矣獨曰三公而不以外職者王朝體統之所繫也諸侯之國凡千七百七十三而環立乎一堂之下肩摩袂屬蓋不勝其壅矣故自公而下列爲四等各以其序近則序立於階遠則序而立於門而各分東西焉夷蠻戎狄之君隨方環列於四門之外分列四門則內爲五室可以慨想既有南門而又有應門者南門洞啓不止於一而應門則當中而相應爾雅正門謂之應門故當中而北面東上者亦同於中階之三公焉前之三公外之九采內之諸侯外之四夷四面而立雖各異其方隅而環列相嚮無一人不得以對揚涉級而上雖各殊其階祀而趨進序升無一人不與之拱揖周書又有王會篇所載稍殊明堂之朝位詳

於諸侯而僅載四夷者聖人每詳內而略外也王會篇之朝位詳於四夷而略於諸侯者遠人自面內而嚮化也

禮記集說卷第七十九

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

鄭氏曰朝於此所以正儀辨等也

孔氏曰欲顯明諸侯之尊卑故就尊嚴之處以朝之大司馬職云設儀辨位以等邦國

山陰陸氏曰諸侯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西階之西東面北上是之謂明諸侯之尊卑若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異是矣

昔殷紂亂天下脯鬼侯以饗諸侯是以周公相武王以伐紂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

鄭氏曰脯鬼侯謂以人肉爲薦羞惡之甚也踐猶履也頒讀爲班度謂丈尺高卑廣狹也量謂豆區斗斛筥筥所容受也

禮記卷第七十九

孔氏曰此一節明周公有勲勞之事周本紀鬼侯作九侯家語云武王崩成王年十三鄭康成以爲年十歲周公攝政三年天下大平六年始制作者書傳云周公將制禮作樂優游三年然後營洛邑以期天下之心於是四方民大和會周公曰示之以力役且猶至而況導之以禮樂乎其度量六年則頒故鄭註尚書康王之誥云攝政六年頒度量制禮樂成王即位乃始用之也

嚴陵方氏曰紂之亂不止於脯鬼侯蓋舉其甚者以明武王之所以伐也詩言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則相武王者不止周公經之所言將以明周公之勲勞爾幼言其年之未長弱言其才之未強人生十年曰幼學二十曰弱冠武王卒成王年十三則處于幼弱之間不曰居天子之位而曰踐者與文王世子言踐阼同義所謂鬼侯豈高宗所伐之鬼方與攝

政六年始朝諸侯於明堂者將以七年致政於成王故也必待天下大服然後致政則周公之志槩可見矣禮寓於形容制之然後其形成樂寓於聲音作之然後其聲出度量寓於器用頒之然後其用廣器之所且頒者不止於度量有規矩權衡準繩止以二者爲言何也蓋度者分寸丈尺引也以之度長短故謂之五度其形則起於璧羨而禮寓之矣量者龠合升斗斛也以之量多少故謂之五量其聲則中於黃鍾而樂寓之矣先王以爲度量不存則禮樂之文熄故作此使天下後世有考然則禮樂者出自度量度量者寓諸禮樂此主乎禮樂故止言度量而已

山陰陸氏曰泰誓三篇數紂之惡初曰焚炙忠良剗剔孕婦次曰剝喪元良賊虐諫輔後曰斮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放黜師保囚奴正士今日脯鬼侯而已則以明堂朝諸侯故也明堂所

六

記說卷七十九

友

含義衆所謂明諸侯之尊卑亦以此孟子言伊尹說湯以伐夏救民故書以伊尹主伐事伊尹相湯是也孟子言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故記以周公主伐事周公相武王是也若大公者涼彼武王而已所謂涼於力爲薄成王雖幼不弱公不復踐天子之位也且成王弱武王託孤在公公於是焉辭攝以爲潔則可也以為聖人則不足矣六年朝諸侯蓋自成王除喪始至是六年也周官曰六年五服一朝即此朝於明堂蓋成王諒闇自官總已以聽周公自其常禮及喪畢成王尚幼是以周公權宜踐天子之位制禮作樂作陽也制陰也陰制而陽作之禮樂之事也

石林葉氏曰天子三朝外朝以大詢內朝以日視朝燕朝退而聽政諸侯來朝則見於大廟明堂以頒朔而已周公攝政七年成王既冠將復辟而歸以天下知周公攝政之久未知成王之

尊於是因六年五服之朝合九夷八蠻六戎五狄之君而並見然猶不敢正大廟之朝是以即明堂而權制其位蓋天子無事四時之朝見於廟歲以一服有事而會不巡狩而同則爲宮於郊設方明而祭之蕃服世一見未有與諸侯併朝者也司士所掌朝儀之位與朝士所掌外朝之法皆自有定著明堂位蓋周公之爲故記禮者以爲周公朝諸侯之位其曰負斧扆南鄉而立是雖仍攝政之稱謂周公曰天子然負扆而立則成王自不失南面而坐周公但從成王立於其側爾中間言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者亦與成王同坐立於斧扆之間周公曷嘗正天子之位而居之乎禮所記甚明陋儒初不悟雖荀卿猶云周公復天下之籍若固有之以爲以枝代主君臣易位學者由是紛紛至于今有異言何周公之不幸也

長樂陳氏曰昔周公作禮樂以爲將大作恐天下莫我知也將

小作是爲人子不能揚父之功德也故優游三年而不能作然後營洛以期天下之心而四方諸侯各率其黨以攻其廷示之力役且猶至此况導之以禮樂乎此六年朝諸侯於明堂所以制禮作樂頒度量於天下也蓋律呂之器寓於陰陽陰陽之數周於十二陽六爲律陰六爲呂其本於黃鍾一也故度起於黃鍾之長其方象矩所以度長短也禮之意寓焉量起於黃鍾之龠其負象規所以量多寡也樂之意寓焉禮雖起於度未有不資於量故荀卿論禮必稽之度數王制謂用器兵車不中度布帛廣狹故樂記論樂必稽之度數王制謂用器兵車不中度布帛廣狹不中量皆禮之所禁典同以十有二律爲之度數十有二聲爲之齊量皆樂之所本是禮樂道也度量器也周公制禮作樂而頒度量則以道寓器以器明道夫然後天下得以因器會道中心說而誠服矣語所謂謹權量四方之政行焉者此也方其始

頒也出以內宰掌以司市及其既頒也慮其或不一也以合方氏一之慮其或不同也以行人同之其同民心出治道如此天下惡有不大服者也然此特禮樂與政而已未及夫刑也禮樂刑政相為表裏而王道備其極未始不一也故又以服大刑而天下大服終焉

樂書

新安王氏曰書傳稱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於成王明年王乃即政以周書洛誥等篇攷之不合此稱六年朝諸侯於明堂七年致政於成王亦未可盡信洛誥稱在十有二月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則七年致政明矣然七年春召公營洛周公乃命殷民丕作則大誥東征殺武庚命微子於是唐叔得禾王命唐叔歸于周公其事皆在六年至七年春方營洛邑則朝諸侯於明堂決不在六年也

講義曰制禮樂以暢中和之化頒度量以一天下之俗

記說卷十九

四

友

七年致政於成王成王以周公為有勲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鄭氏曰致政以王事歸授之王功曰勲事功曰勞曲阜魯地上公之封地方五百里加魯以四等之附庸方百里者二十四并五五二十五積四十九開方之得七百里革車兵車也兵車千乘成國之賦也詩魯頌曰王謂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為周室輔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又曰公車千乘朱英綠滕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同之於周尊之也魯公謂伯禽

孔氏曰洛誥云朕復子明辟是以王事歸授之也自此以下皆為周公有勲勞之事故成王特賜魯國用天子之禮兼四代服器案費誓序云魯侯伯禽宅曲阜又臣瓚註漢書云魯城內有曲阜逶迤長八九里魚尾受上公五百里之封又加四等附庸四

等謂侯伯子男也案太司徒註云公無附庸侯附庸九同伯附庸七同子附庸五同男附庸三同總為二十四同同謂百里也既受五百里之封五五二十五為二十五同又加二十四同故云積四十九開方計之得七百里案左傳云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案論語千乘之賦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疇諸侯之地三百里而下未成國也公則五百里侯四百里計地餘有千乘謂之成國鄭引詩魯頌閟宮文證魯廣開土宇兵車千乘之事同之於周者謂同此周公於周之天子也知魯公為伯禽者伯禽歸魯周公不之魯故公羊十三年傳封魯公以為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為周公主然則周公之魯乎曰不之魯也曷為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也

長樂劉氏曰周公攝天子之政于外抗世子之法於伯禽習成王以君天下之道于內成王有過則撻伯禽而教法行焉道德立焉成王由是以大成也生其身者武王也成其德存其位者周公也蓋二十有二始聽天下之政而周公復歸臣位躬盡臣禮北面以事成王然未足以為周公之芳烈也攝政七年緝文王之舊政廣敷于四海以盡其性以順其命在才由之各安其位萬彙由之各遂其生然後采唐虞夏殷之善法緝熙有周之猷為以成一代之典著于六官以遺成王俾踐于躬以為萬世仁民之矩度措周之德隆於唐虞距今未有能追之者文武成康之德遂配於天地覆載萬物無有窮已者周公之芳烈也故成王以周公有勲勞於天下者以此

山陰陸氏曰先儒謂武王十二月崩成王年十歲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則成王喪除年十三矣周公於是乃攝政至此七年王二十矣故以王事歸授之王王功曰勲言勲則國功民功從之矣事功曰勞言勞則治功戰功從之矣

嚴陵方氏曰七年致政於成王即洛誥言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是矣周公之功格于上下宜成王有以報之詩言建爾元子俾侯于魯若是則封周公之子而已然封周公之子以承周公之祀是乃所以封周公歟故經之言如此孟子言齊魯之地爲方百里蓋伯禽以侯爵受封故也周官大司徒言諸侯之地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則其食者百里矣王氏謂并附庸言之則爲方四百里孔子以爲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以爲東蒙主非魯有其地也且在邦域之中則附庸故也并附庸止於方四百里而此又言方七百里者是亦兼附庸而已以理推之并附庸而方四百里者侯之常封也并附庸而方七百里者非常之封也以諸侯則常封而已詩言錫之山川土田附庸以其出於非常故特曰錫焉詩言俾侯于魯書言魯侯伯禽則魯受侯爵也明矣然魯既受爵而此又或稱魯公者蓋公侯皆有國者之所通以伯子男之稱侯則侯之稱公不爲過矣國君之子稱公子亦以是也革車兵車飾之以革也千乘謂出千乘之賦也井田之法方里爲井十井爲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出車賦以給軍故以革車言之詩又言公車千乘者以輸國言之則曰公車以給軍言之則曰革車其實一也慶源輔氏曰始言周公相武王伐紂未至於天下大服則公之職未終也然則周公之攝也欲終已事而已終已之事所以終文武之事成王以流言之故始蓋有疑於周公矣及其感金滕之事視天變之速然後悔其前日之非旣悔而褒崇周公故不能無過當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豈以周公嘗攝天子之位耶非周公之意矣

盱江李氏曰或問魯用王禮如何曰成王以周公勲勞命魯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周公尊矣故稱文王郊后稷皆倣王

禮而不備焉周公而上王禮可也魯頌曰皇皇后帝皇祖后稷饗以騂犧是饗是宜降福既多安有非禮而頌之云乎周公而下則僭矣隱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公問於衆仲始用諸侯禮也

新安王氏曰此漢儒夸辭不可信也周禮雖曰諸公之地五百里蓋兼附庸言之然其制實未嘗行故孟子曰周公封於魯大公封於齊爲方百里安得有七百里之地而封之天子之畿方千里其地百同魯之地若方七百里凡四十九同蓋半天子之國矣且周公身爲三公又爲東伯是謂上公周公既沒伯禽乃是魯侯列侯之國方七百里非特成王不以封魯伯禽亦不敢受也魯頌所謂公車千乘公徒三万其辭不無溢美天子地方千里謂之萬乘若魯地方七百里半天子之畿何止有車千乘耶伊川程氏曰成王之賜伯禽之受俱非也以愚觀之成王未必賜伯禽未必受蓋魯人僭用天子禮樂爾

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韜祈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

鄭氏曰孟春建子之月魯之始郊日以至大路殷之祭天車也弧旌旗所以張幅也其衣曰韜天子之旌旂畫日月帝謂蒼帝靈威仰也昊天上帝魯不祭

孔氏曰下云季夏六月禘禮若是夏之季夏非禘祭之月即是周之季夏明此孟春亦周之孟春又雜記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故鄭知建子之月也郊特牲云周之始郊日以至鄭既破周爲魯故此云魯郊日以至祭天上質大路一就知是祭天所用尊敬周公故用先代殷禮牲用殷白牡車乘殷大路也弧以竹爲之其形爲弓以張繆之幅故考工記弧旌枉矢以象弧也此弓衣謂之爲韜周禮日月爲常又王建太常此

云日月之章與天子同也后稷唯配靈威仰不配昊天上帝故知魯不祭

嚴陵方氏曰周制郊以建子之月所以迎其氣之生禘於建巳之月所以順其位之正此魯所以於孟春祀帝于郊季夏禘周公於大廟魯人郊禘不用周之牲路而用商之牲路何也蓋止用時王之禮者諸侯之事通用先王之禮者天子之事經言天子之禮其以是歟故郊特牲言諸侯祭以白牡乘大路而謂之僭也凡旂建於車者皆言載此曰載弧韉旂則以建之於大路故也覲禮言載龍旂弧韉則與此同義十有二旒則天之數也日月之章則天之明也郊所以明天道其謂是歟周官司常日月爲常交龍爲旂此言日月之章謂之載常可也乃謂之載旂者常謂之旂猶公侯伯子男通謂之諸侯歟且大司馬言王載大常諸侯載旂魯公以諸侯而用天子之禮故雖有日月之章而止謂之旂焉此亦隆殺之微意也

山陰陸氏曰孟春不言正月著魯卜郊卜日其從之疾也穀梁曰我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矣人臣用天子之禮樂故其言婉而成章如此據郊特牲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慶源輔氏曰變公爲君以下所云非公之事也後言君卷冕立于阼亦以此

新安王氏曰鄭謂孟春建子之月魯之始郊日以至大路殷祭天車也天子之旌旂畫日月帝蒼帝靈威仰也魯不祭昊天上帝鄭說也周天子有日至之郊以報本有啓蟄之郊以祈穀其祭天車用玉路旗用日月之常魯僭天子禮亦不敢盡同是以有祈穀之郊無日至之郊祈穀於孟春郊而後耕則孟春乃建

寅之月非建子也不敢乘天子玉路又不肯乘同姓金路故乘
殷之大路常畫日月天子建之祈畫交龍同姓諸侯建之常十
有二旒祈則九旒而已今不敢全用天子之旒故於祈上畫日
月之章綴以十有二旒此皆用天子禮而不敢盡同也

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牲用白牡尊用犧象山罍鬱尊
用黃目灌用玉瓚大圭薦用玉豆雕篋爵用玉琖仍雕加以璧散
璧角俎用琄嶽

鄭氏曰季夏建巳之月也禘大祭也周公曰大廟魯公曰世室
羣公稱宮白牡殷牲也尊酒器也犧尊以沙羽為畫飾象骨飾
之鬱鬯之器也黃彝也灌酌鬱尊以獻也瓚形如槃容五升以
大圭為柄是謂圭瓚篋邊屬也以竹為之雕刻飾其直者也爵
君所進於尸也仍因也因爵之形為之飾也加加爵也散角皆
以璧飾其口也琄始有四足也嶽為之距

卷二

禮記卷十九

九

余

孔氏曰自此至下也一節明禘禮祀周公於大廟文物具備之
儀牲用牡者尊敬周公不用已代之牲故用殷牲尊用犧象山
罍者用天子之尊也犧犧尊也犧讀如沙沙鳳凰也刻畫鳳凰
之象於尊其形婆娑然或作獻字齊人之聲誤爾此犧尊周禮
春夏之祭朝踐堂上薦血腥時用以盛醴齊君及夫人所酌以
獻尸也象象尊也以象骨飾之此象尊周禮春夏之祭堂上薦
朝事竟尸入室饋食而用以盛盎齊君及夫人所酌以獻尸也
山罍謂夏后氏之尊天子於追饗朝饗之祭再獻所用今褒崇
周公禘祭雜用山尊不知何節所用也鬱尊用黃目者鬱謂鬱
鬯酒黃目嘗烝所用尊崇周公於夏禘用之灌用玉瓚大圭者
灌謂酌鬱鬯獻尸求神也酌之所用玉瓚以玉飾瓚故曰玉瓚
薦用玉豆者謂所薦菹醢之屬也以玉飾豆故曰玉豆下云殷
玉豆是也雕篋者與豆連文故知邊屬形似篋亦薦時所用篋

既用竹不可刻飾故知雕鏤其柄鄭註飾其直直謂柄也爵用玉琖仍雕者爵君酌酒獻尸杯也琖夏后氏爵名以玉飾者故曰玉琖加以璧散璧角者加謂尸入室饋食竟夫人酌盞齊亞獻名爲再獻又名爲加以其非正獻故謂之加于時薦加邊豆也此時夫人用璧角內宰所謂瑤爵也瑤是玉名爵是總號璧是玉之形制角是爵之所受名異而實一也其璧散者夫人再獻訖諸侯爲賓用之以獻尸雖非正加是夫人加爵之後故此總稱加先散後角便文也俎用椀獻者兩代俎也虞俎名椀案禮圖云椀長二尺四寸廣一尺二寸高一尺諸臣加雲氣天子犧飾之夏俎名獻亦如椀直有脚曰椀虞氏尚質未有餘飾也加脚中央橫木曰獻夏氏漸文故也

長樂劉氏曰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者此謂后稷之廟在魯者也魯有閼宮則姜嫄之廟也魯郊于天以后稷配非無廟也周公薨于周而廟祀於魯三年之喪始畢則以天子之禮樂禘祀周公之主于后稷之廟所以審諦其昭穆之序也然後周公之主始安於其廟之祀禘祫由之行焉

長樂陳氏曰以天子之禮禘於廟而牲則用白牡者異乎周官牧人所謂陽祀用騂牲書言文王騂牛一者也蓋以周公之勲勞不必有於天下故推而上之以同乎王然無以別之則不足以辨君臣之分詩曰周公皇祖白牡騂剛乃其意也犧者牛也而用事於耕者也象者西方之獸而致用以白者也於尊必以牛重本也必以象誠在內也壘也者貯酒而給於尊者也詩曰餅之罄矣維壘之取則壘之爲器大矣謂之壘者有雷之象蓋雷出以時則利於物而反之則爲災器之名壘警之而已經曰終日飲酒而不得醉先王所以備禍乃其意也山也者止而安者也而壘以山者所以安於神司尊彝有山尊與此類也王者

陽精之純而通神明者也故於瓚所以用玉圭者銳而有生物之利也故瓚之柄所以用圭豆之飾與瓚同意簋則以竹而無事於雕雕之者以其質而有取乎文也璧者圓而有天體之象散者散而非致飾者也角者剛而能制以爲酒戒也玉爲陽故君以玉琖獻尸璧之體有降於玉故賓長以之然散與角亦非所以施於尊者禮曰賤者獻以散卑者舉角是也言加則知非正爵

嚴陵方氏曰大傳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蓋帝嚳者周祖之所自出也故祭法曰周人禘嚳而郊稷此言禘周公則非周之祭法也特用夫禘禮而已凡六畜皆謂之牲蓋取夫能生之而後可殺故也所謂黃目即黃彝也而又曰鬱尊者以鬱鬯之所實也瓚柄之形必以圭者圭爲東方之器東方純陽君道也故用圭至於夫人則用璋而已以其陰雜之故也與

五二

記說七十九

十一

聘君以圭聘夫人以璋同意郊特牲曰灌以圭璋用玉氣也名雖不同至於用玉則一而已然此止及璋者蓋舉大足以兼小而婦人之從夫可知矣天子飾豆以玉諸侯以象玉豆則天子之豆也以玉以象則與笏之所用同義且琖則爵而已一升曰爵四升曰角五升曰散唯其所容有加於琖也故又因以爲加焉

馬氏曰黃目者以黃金爲目也郊特牲曰黃目鬱氣之上尊也黃者中也目者氣之清明者也言酌于中而清明於外也玉豆所薦謂菹醢之屬水草之和氣也雕簋所薦謂陸產之物也凡器飾之以玉者皆貴文之意也

山陰陸氏曰言禘禮祀周公於大廟則以禘禮祀公而已非以禘公也用卜而後用之用重辭也以以之而已據加以璧散璧角玉琖仍雕言雕則玉不純矣下於周故也灌用圭璋故加用

璧郊特牲曰東帛加璧先言璧散蓋禮正獻以小爲貴者加獻尚大正獻以大爲貴者加獻尚小夏后氏以楛豆殷玉豆周獻豆今日薦用玉豆玉豆外無他豆也有虞氏以椀夏后氏以斝殷以椀周以房俎今日俎用椀斝椀斝外無他俎也

新安王氏曰周官有鬯人鬯人不和鬯謂之秬鬯鬯人供之養鬱金和鬯酒謂之鬱鬯鬱鬯人掌之天子賜諸侯以秬鬯則諸侯可用鬱鬯宣王嘗以秬鬯秬鬯二鬯賜文侯周公在東都日成王嘗以秬鬯二鬯命周公禋于文王武王則秬鬯秬鬯魯公必受此賜無疑按周禮秋嘗冬烝灌用黃彝黃彝即黃目賜諸侯或一卣或二卣不言黃彝何也卣乃中尊蓋黃彝別名或謂尊有三彝爲上卣爲中彝爲下失其義矣凡灌天子諸侯用秬鬯后夫人用璋瓚瓚者其盤圭其柄也故鬱尊有黃目灌有秬鬯雖魯人得用然瓚有大圭未免僭天子禮

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味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納夷蠻之樂於大廟言廣魯於天下也

鄭氏曰清廟周頌也象謂周頌武也以管播之朱干赤大盾也戚斧也冕冠名也諸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也大武周舞也大夏夏舞也周禮韎師掌教韎樂詩曰以雅以南以箏篥不僭廣大也

孔氏曰升升堂也升樂工於廟堂而歌清廟詩也清廟以文王有清明之德祭之於廟而作頌也下堂下也管匏竹在堂下故云下管堂下吹管以播象武之詩故云下管象也案詩維清奏象舞襄二十九年見舞象削南籥知非文王樂必以爲大武武王樂者以經云升歌清廟下管象以父詩在上子詩在下故知爲武王樂也朱干玉戚者赤盾而玉飾斧也冕而舞大武者王

著袞冕執赤旒玉斧而舞武王伐紂之樂也上云下管象謂吹
大武詩此云舞大武謂爲大武之舞也皮弁三王之服裼見美
也大夏夏禹之樂也主又服皮弁裼而舞夏后氏之樂也六冕
是周制故用冕而舞周樂皮弁是三王服故用皮弁舞夏樂也
周樂是武武質故不裼夏家樂文文故裼也若諸侯之祭各服
所祭之冕而舞祭統冕而摠干以樂皇尸是也鄭引周禮昧師
以證經之昧樂又引小雅鼓鍾之詩以證南蠻之樂任即南也
周公德廣非唯用四代之樂亦爲蠻夷所歸故賜奏蠻夷之樂
於庭也唯言夷蠻則戎狄可知或云正樂旣不得六代故蠻夷
唯與二方也白虎通云樂元語曰東夷之樂曰朝離萬物微離
地而生樂持矛舞助時生也南夷樂曰南南任也任養萬物樂
持羽舞助時養也西夷樂曰味味味也萬物衰老取晦昧之義
樂持戟舞助時殺也北夷樂曰禁言萬物禁藏樂持干舞助時

藏也北東曰昧西曰株離與白虎通相反納夷蠻之樂於大廟
者言皆於大廟奏之廣魯欲使如天子示於天下也

馬氏曰歌者人聲也匏管者竹聲也堂上以人聲歌清廟者所
以貴文也堂下以匏竹奏象武者所以賤武也周公之德妙而
不可知所可知者見於文德武功而已文德成於制作之間武
功存於征伐之際故彰其武功則錫之以武樂彰其文德則錫
之以夏樂蓋武之盛莫盛於大武而文之盛莫盛於大夏冕者
文服也服冕服而舞大武者以文止武之意也皮弁素積者服
之質也舞大夏則服之所以守其文也裼者服之見美也皮弁
素積掩蔽其文而不顯故裼衣所以顯之也

山陰陸氏曰言下而管象則升歌之人下而又管象也即言下
管象嫌歌象同作祭統言而嫌明堂位下管象同作也仲尼燕
居言而嫌前下管象同作也然則文王世子何以不嫌遠也舞

莫重於武宿夜故冕而襲以舞大武弁而裼以舞大夏內則十
三舞勺成童舞象二十舞大夏不言大武大武蓋深矣又在其
後 又新說曰積與弁文服也皮與素則陰矣故以舞大夏干
與戚武器也而朱與玉則陽矣故以舞大武此陰陽相成之義
也陽以陰成之故裼武也而以舞大夏陰以陽成之故冕文也
而以舞大武 又曰大饗之禮與宗廟同故亦升歌清廟下管
象而舞大武大夏燕居所謂升歌清廟下管象繼之夏籥序與
是也養老之禮則異於大饗故升清廟下管象其舞則大武而
已無夏也蓋武降大夏一等文王世子登歌清廟下管象舞大
武是也燕禮則有勺而無大武蓋勺降大武一等儀禮所謂升
歌鹿鳴下管新宮遂合舞樂合樂則勺是也

嚴陵方氏曰武爲征伐之名夏爲文武之地武王以征伐之大
功而戡亂於商故其樂謂之大武夏后以文明之大德而受禪

於舜故其樂謂之大夏以武爲征伐之名故武王之號因以同
其樂以夏爲文明之地故夏后之樂因以同其國焉然則大武
者武舞也大夏者文舞也干必以朱戚必以玉者朱爲含陽之
色玉爲陽精之純朱玉德也以見先王有德以立武焉弁必以
皮積必以素者皮無經緯之文素無繪繡之功皮素質也以見
先王不以文而滅質焉於武言干戚以見文之有羽籥於夏言
裼則知武之爲襲其言亦相備而已然其樂先文王之歌而後
武王之武者時之序也其舞先武王之武而後夏后氏之文者
事之序也先王之時祭祀必用夷樂蓋中天下而立革四海之
民而役之得其歡心使鼓舞焉以承祭祀君子之所樂也故周
官有韎師及旄人鞀鞀氏之職者以此東方曰夷而與蠻戎狄
通謂之四夷者猶之公伯子男通謂之諸侯也且四夷之習俗
雖各不同至於與夏相反皆易而無文則一而已然而夷樂有

東南而無西北者亦隆殺之微也東爲四夷之長對蠻之小爲大焉周官專以執師掌之者以此周之化自北而南南於豐鎬爲尤遠焉詩言以雅以南經言胥鼓南者以此昔成王欲報周公勲勞故其命以樂也以諸侯爲未足又命之用天子之樂以時王爲未足又命之用先王之樂以中國爲未足又命之用四夷之樂則所用廣矣故曰言廣曾於天下也

長樂陳氏曰考之於經舞于羽于兩階則文舞於東階武舞於西階武舞常在先文舞常在後何則書言舞于羽則先于而後羽樂記言及于戚羽旄謂之樂則先于戚而後羽旄郊特牲明堂位祭統皆言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則先大武而後大夏詩簡兮言碩人僕僕公庭萬舞乃言左手執籥右手秉翟則先萬舞而後籥翟漢之樂亦先武德之舞而後文始之舞唐之樂亦先七德之舞而後九功之舞然則古人

之舞皆先武而後文蓋曰武以威衆而平難文以附衆而守成平難常在於先守成常在於後又曰周之興也功莫大於武功樂莫重於武舞故舞大武以祭服之冕舞大夏則朝服之皮弁而已干所以自蔽戚所以待敵朱干白金以飾其背記曰朱干設錫是也玉戚剝玉以飾其柄楚工尹路曰剝圭以爲鉞秘是也蓋朱所以象事玉所以象德武以自蔽者爲主而待敵者非德也故其宣布著見以爲事者欲自蔽而已至於持以待敵者溫純之德爾此武舞之道也籥所以爲聲翟所以爲文聲由陽來故執籥於左文由陰作故秉翟於右此文舞之道也天子之樂如此而魯有之康周公故也世衰禮廢魯不特用於周公之廟而羣廟亦用焉故子家駒譏之不特用於魯之羣廟而諸侯之廟亦用焉故郊特牲譏之以至八佾作於季氏之庭萬舞振於文夫人之側則先王之樂掃地可知矣祭統曰朱干玉戚

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公羊曰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蓋公羊所傳者誤也然朱干玉戚之舞國君躬與焉祭統曰君執干戚就舞位冕而摠干 又曰王者舞先王之樂明有法也舞當代之樂明有制也舞四夷之樂明有懷也蓋四夷之樂東曰韎南曰任西曰侏離北曰禁或以其服色名之或以其聲音名之服色則韎是也聲音則侏離是也其他不可以考鞮鞻氏掌四夷之樂旄人掌教四夷之樂韎師則掌教東夷之樂而已然韎師之樂施於祭祀大饗而旄人鞮鞻之樂施於祭祀與燕者蓋東於四夷爲長饗於燕爲重觀韎師曰師旄人鞮鞻曰人與氏師則序於前而人與氏序於後則夷樂之別可知矣先王之於夷樂雖或用之然夷不可以亂華哇不可以雜雅蓋亦後之而非先外之而非內也觀夾谷之會侏儒之樂奏於前而孔子譏之東漢元日磬國之樂作於庭而陳禪非之則魯納夷蠻之樂於大廟蓋陳之於門而已唐之時皆奏於四門之外豈古之遺制歟升歌清廟下管象說見文王世子

慶源輔氏曰言廣大周公之德於天下也

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禕立于房中君肉袒迎牲于門夫人薦豆邊卿大夫贊君命婦贊夫人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而天下大服

鄭氏曰副首飾也詩云副笄六珈周禮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爲副禕王后之上服唯魯及王者之後夫人服之諸侯大夫則自揄翟而下贊佐也命婦於內則世婦也於外則大夫之妻也祭祀世婦以下佐夫人揚舉也大刑重罪也天下大服知周公之德宜饗此也

孔氏曰前經明祀周公所用器物此經明祀周公之時君與夫

人卿大夫命婦行禮之儀尸初入之時君待於阼階夫人立於東房中魯之大廟如天子明堂得立房中者房則東南之室也總稱房爾副是首飾以其覆被頭首鄭引詩鄘風言宣姜首者副珈而又以笄六玉加於副上引周禮追師證副是王后首服案周禮禕衣揄翟闕翟等皆是后之所服禕衣則后服之上者故鄭云禕王后之上服也迎牲于門謂裸鬯之後牲入之時迎於門也夫人薦豆籩者朝踐之饋孰并醕尸之時也卿大夫助君謂初迎牲幣告及終祭也命婦助夫人謂薦豆籩及祭事之屬當祭之時令百官各揚舉其職如有廢職不供服之以大刑以此祭周公文物備具禮儀整肅百官供命天下大服明周公之德宜合如此

長樂陳氏曰阼者明陽之地房者幽陰之地君於阼法陽之道夫人於房體陰之道天子六冕有衮冕諸侯出而有君道故其冕亦如之而王后六衣亦有禕木以從王祭祀諸侯之夫人從夫之爵則禮當服焉鄭氏以爲二王之後誤矣

嚴陵方氏曰卷冕即衮冕也三公一命衮若有加則賜而王亦被衮以象天以其九章之盛服服之有章者窮於此故也首飾以副爲名者首以髮爲正飾則副之故也君立阼夫人立房中所以順陰陽之位而已袒則肉體露故曰肉袒然人勞則如是必肉袒迎牲將以親射親割而致其力故也迎牲于門則薦豆籩于室可知牲則于外男子之事故君迎之豆籩則膳羞婦人之事故夫人薦焉與五官奉六牲六官奉六盥同義經有言籩豆何也凡籩則豆從之用豆則籩不必從也故禮器言天子諸侯之豆數鄉飲酒言五十六十之豆數未有特言籩者若晉侯饗季孫宿有加籩而武子辭則雖或特言籩固亦有豆矣周官籩人掌四籩之實醢人掌四豆之實其序則先籩人而後醢人

焉蓋以邊尊而豆卑故也及其並陳則邊居邊而豆居裏然則以尊卑言故曰邊豆以內外言故曰豆邊其實一也君與夫人祭主也心專其事焉卿大夫命婦臣妾也則替其事而已各揚其職若司徒奉牛司馬奉羊司空奉豕司寇奉犬之類也其職雖揚又不可侵官故言各焉莊子曰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蓋謂是矣廢職則職不揚矣服大刑肆師於祭之日誅其怠慢者是矣

山陰陸氏曰君出迎牲卿大夫從矣而後夫人薦豆邊命婦贊夫人男女相辟別嫌也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禕立于房中亦以此命婦贊夫人言贊不言相優魯也據卿大夫相君命婦相夫人

慶源輔氏曰周公人臣而用天子禮樂之祭宜人之心有所不服今也執事之臣各舉其職而無怠慢之意至於一有廢職而不舉者則亦自服於大刑至此然後知天下大服而不以周功爲不可用天子禮樂也此皆魯人誇詞

是故夏禘秋嘗冬烝春社秋省而遂大蜡天子之祭也

鄭氏曰不言春祠魯在東方王東巡守以春或闕之省讀爲獮獮秋田名也春田祭社秋田祀祊大蜡歲十二月索鬼神而祭之

孔氏曰此一經明魯得祭之事魯在東方朝常以春當朝之年以朝闕祭巡守在二月不於正月祭者諸侯預前待乎竟故也祭社祀祊大司馬職文祊當爲方四方勾芒之屬也

長樂陳氏曰夏以飲爲主故於祭謂之禘秋以薦新爲主故於祭謂之嘗冬則物之衆而可進也故謂之烝春言社則知秋獮者亦祀方也詩曰以社以方是也秋言獮則春社亦蒐也傳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是也

嚴陵方氏曰言夏禘秋嘗冬烝而不及春祠與王制言烝則不
禘同義其所異者特彼以禘爲春祭爾春祭闕祠而不闕社者
祠則君之所獨社則民之所同故也社與省春與祭皆有之其
所異者春社以祈爲主秋社以報爲主春省以耕爲主秋省以
斂爲主爾此於社言春以該秋於省言秋以該春其實一也大
蜡必言遂者與大司馬言遂以蒐田之遂同蓋秋省則百物成
矣蜡所以報百物於其成而後百物可報故也省非祭名而與
祭併言之者以此凡此亦諸侯之所同然特魯行之蓋禮有所
隆爾

講義曰此不言春祠先儒謂魯在東方王以春東巡狩則魯闕
春祭朝常用春當朝之年則亦闕祭非也特經有脫文耳祭不
可闕也

馬氏曰天子大蜡八凡此者天子之祭也而魯以周公之功故
得用之

大廟天子明堂庫門天子臯門雉門天子應門振木鐸於朝天子
之政也

鄭氏曰廟及門如天子之制天子五門臯庫雉應路魯有庫雉
路則諸侯三門與臯之言高也詩云乃立臯門臯門有伉乃立
應門應門將將天子將發號令必以本鐸警衆

孔氏曰此一經明魯門及廟制周公大廟制似天子明堂魯之
庫門制似天子臯門魯之雉門制似天子應門制度高大如天
子不必事事皆同也引大雅文王緜之詩證諸侯有臯門應門
也

盱江李氏曰鄭以爲魯行天子之禮魯之大廟旣如明堂則周
之大廟亦如明堂矣若周之大廟制如明堂魯之大廟又如明
堂則是魯之大廟如周之大廟也何不曰大廟天子大廟而云

明堂哉斯蓋魯行天子禮樂饗帝告朔當放於周然以人臣不敢立天子教之堂故於周公之廟略擬明堂之制以備其禮非周之宗廟如明堂也

山陰陸氏曰此言作大廟以天子明堂之制作庫門以天子臯門之制作雉門以天子應門之制鄭司農云天子五門外曰臯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庫門中門也周官所謂中門之禁蓋在是矣禮宰夫執木鐸以令于宮自寢門至于庫門以此君復于庫門亦以此莊公之喪既葬而經不入庫門亦以此君有憂則素服哭于庫門之外亦以此然則左宗廟右社稷在庫門之外雉門之內故君出疆薨入自闕孔子與於蜡賓出遊於觀之上此大廟在雉門之內之證也庫門應在內今在外者魯王禮也使雉門之外又有門焉據天子一曰臯門二然後曰雉門

長樂陳氏曰臯者始事之辭記曰臯某復周官有臯舞皆始意也五門始於此故曰臯王之庫藏在焉故曰庫有雉之象故曰雉對於路門而為布政教之所故曰應五門以路為大故曰路此言庫雉而不言路者以路為門之大天子諸侯無嫌於不同故也古人出一號發一令皆聲以警之故振木鐸於朝鐸有以金為之則取乎義而於時為秋秋則其氣肅而以殺為主故所用多在乎武事周官鼓人以金鐸通鼓司馬振鐸是已有以木為之則取乎仁而於時為春春則其氣溫而以生為主故所用多在乎文周官小宰小司徒皆云正歲率其屬而振之以徇於市而語稱孔子之德亦曰天將以夫子為木鐸是也此皆天子之政也

清江劉氏曰此經有五門之名而無五門之實以詩書禮春秋考之天子有臯應畢無庫雉路諸侯有庫雉路無臯應畢天子

三門諸侯三門門同而名不同何以言之詩曰乃立臯門乃立應門書曰二人爵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又曰王出在應門之內此皆言天子也畢門或謂之虎門蓋王在國則虎賁氏守王之宮蓋居此門故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指虎賁而言故曰虎門又或謂之路門蓋建路鼓於北門之外大僕司之指路鼓而言故曰路門無道庫雉者非天子門故也明堂位所言蓋魯用王禮故門制同王門而名不同也諸侯有路寢路寢之門是謂路門此諸侯三門也春秋曰雉門及兩觀災譏兩觀不譏雉門也無道臯應畢者非諸侯門故也天子三朝諸侯三朝天子外朝在臯門外治朝在應門內內朝在畢門內畢蹕也王出至此則蹕也師氏掌焉應應也王居治朝正天下之政海內莫不敬應也臯告也播告萬民謀大事也此亦春秋大言天子諸侯外朝在庫門之外治朝在雉門之內內朝在路門之內謂之庫雉者諸侯不敢戚天子名門以其所近也庫者府庫所在也雉者治朝所在也雉猶治也路者路寢所在也此亦小言諸侯也其建國之神位左宗廟右社稷皆夾治朝此春秋所云間于兩社爲公室輔者是也

嚴陵方氏曰天子五門自內而出一曰路門路大也正寢之門二曰應門應和也路門倡之應門和之三曰雉門觀闕築於此四曰庫門器械藏於此夫觀闕所以垂象爲民極則築之於五門之中亦宜矣器械所以除戎器戒不虞則備之於外門之內亦宜矣五曰臯門臯緩也近則迫遠則緩臯門爲五門之遠者故也名以庫門而比天子臯門之制名以雉門而比天子應門之制自外而入則臯門近庫門故庫門比臯門之制自內而出則應門近雉門故雉門比應門之制臯庫在外故自外入言之

瞽宗書在上庠

鄭氏曰學士謂司徒論俊選所升於學者四時各有所宜干盾也戈句子戟也干戈萬舞象武也用春夏動作之時學之羽籥籥舞象文也用秋冬安靜之時學之詩云左手執籥右手秉翟是也小樂正大昏籥師籥師丞皆樂官之屬通職秋冬亦學以羽籥小樂正樂師也周禮樂師掌國學之政教國子小舞大昏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籥師掌教國子舞羽吹籥南南夷之樂也昏掌以六樂之會止舞位旄人教夷樂則以鼓節之詩云以雅以南以籥不僭是也春誦謂歌樂也夏絃謂以絃播詩陽用事則學之以聲陰用事則學之以事因時順氣於功易成也周立三代之學學書於有虞氏之學典謨之教所興也學舞於夏后氏之學文武中也學禮樂於殷之學功成治定與已同也

孔氏曰自此至周公踐祚為第二節論庠序釋奠先聖先師養老東序三王教世子周公踐祚抗世子法於伯禽之事凡學世子學謂教也鄭註俊選即王制云王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及國之俊選等升於學謂大學也故下云於東序是大學也以時謂四時各有所宜即下春夏干戈春誦夏弦之類是也盾捍也干盾所以捍難考工記戈廣二寸內倍之胡三之援四之以其形句曲有子刃鄭云若今雞鳴戟也宣公八年公羊傳萬者何干舞也以其用干故知象武若其大武則以干配威明堂位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是也若其小舞則周禮樂師敝舞干舞是也春夏陽氣發動故云動作之時羽翟羽也籥笛也公羊傳曰籥者何籥舞也以其不用兵器故象文也秋冬凝寒漸靜故云安靜引詩執籥秉翟是也風簡兮之篇此籥師教也周禮籥師掌教國子舞羽斂籥是籥師既教又教籥此小樂正所以教

雉門在內故自內出言之且庫雉者天子之所獨臯應諸侯之所同必以天子所獨者爲名取其別於諸侯也止於諸侯所同者爲制又以降於天子也周官小宰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法狗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以至鄉師士師宮正亦莫不用焉此非天子之政乎書曰每歲孟春道人以木鐸徇于路亦此意也

禮記集說卷第七十九



山節藻梲復廟重檐刮楹達鄉反坫出尊崇坫康圭疏屏天子之廟飾也
鄭氏曰山節刻構盧爲山也藻梲畫侏儒柱爲藻文也復廟重屋
也重檐重承壁材也刮剝摩也鄉牖屬謂夾戶窓也每室八窓爲四
達反坫反爵之坫也出尊當尊南也唯兩君爲好既獻反爵於其上
禮君尊于兩楹之間崇高也康讀爲亢龍之亢又爲高坫亢所受圭
奠于上焉屏謂之樹今浮思也刻之爲雲氣獸獸如今闕上爲之矣
孔氏曰此一經論魯大廟之飾鄭註構盧今之斗拱也侏儒柱
梁上短柱也重檐者就外檐下壁復安板檐以辟風雨之灑壁
故鄭云重承壁材也刮楹者楹柱也以密石摩柱達鄉者謂牖
戶通達詩云塞向墜戶故知鄉謂窓牖也反坫者兩君相見反
爵之坫也築土爲之在兩楹間近南人君飲酒既獻反爵於坫
上故謂之反坫出尊者尊在兩楹間坫在尊南故云出尊崇坫
康圭者凡舉也爲高坫受賓之圭舉於其上也疏屏者疏刻也
屏謂之樹天子外屏人臣至屏俯伏思念其事浮思小樓也城
隅闕上皆有之然則屏上亦爲屋以覆屏牆故鄭云浮思也
此皆天子廟飾反坫亦在廟故合言廟飾也
馬氏曰天子之廟飾不止於此此舉其略爾天子用其詳而魯用其略也
嚴陵方氏曰刻節爲山取其有鎮而已飾梲以藻取其有文而
已復廟復猶傳所謂複道之複坫奠圭與爵之器也反坫者爵
坫也崇坫者圭坫也凡器仰之爲正覆之爲反反坫所以覆爵
也故爵坫謂之反崇坫所以薦圭也故圭坫謂之崇反坫亦可
以崇爵矣獨於圭曰崇者措圭之時無反覆之異故也出尊者
爵坫在尊之外也凡物在內爲入在外爲出故在尊外則曰出
康圭者圭以坫而康也凡物措之則康故以措圭曰康圭此皆
天子之禮故臧文仲山節藻梲管仲反坫塞門君子以爲僭焉



長樂陳氏曰廟所以事死復有歸根而靜之義刮其楹則有潔意而潔也者齊戒以事鬼神之義也達其鄉則有明意而明者神而明之之意也於屏言䟽䟽者通之也屏所以蔽而通之者以神無方而無乎不在故通之也

金華應氏曰復廟重檐深嚴邃密於內以為神人祭祀居處之所即詩之所謂寢廟奕奕是也前殿曰朝後殿曰寢揔而名之則皆曰廟蓋內雖宗廟外具朝廷之體故天子受覲於此納聘於此諸侯聽朔於此聘享於此焉祭時而仰承欲其安靜故刻以山鎮之象而亦有草木蒙茸之狀梳細而俯踞欲其繁爛故繪以藻荇之文而亦有水勢流動之狀非嚴密靜深則不足以安神靈故復廟以遠其藏而重簷則又以避風雨也非絢麗赫奕則不足以昭物采故刮楹以華其飾而達嚮又所以通日月也稠復重固幽而神之也開通洞達顯而明之也

山陰陸氏曰天子之楠斲之龍之加密石焉刮楹其一隅也大廟旅楹徘徊皆有柱達鄉若今偷柱使前達也反坫反爵之坫崇坫崇矣康圭使圭安焉出尊使尊見焉尊爵之所從也康讀如字坫崇則嫌或不安故謂之康䟽為䟽於其上

慶源輔氏曰反坫出尊言其所在崇坫康圭言其所用互備也

鸞車有虞氏之路也鉤車夏后氏之路也大路殷路也乘路周路也

鄭氏曰鸞有鸞和也鉤有曲輿者也大路木路也乘路玉路也漢

祭天乘殺之路今謂之桑根車春秋傳曰大路素鸞或為欒也

孔氏曰此一經明魯有四代車其制各別路即車也鉤曲也輿則

車牀曲輿謂曲前闌也虞質未有鉤矣案相一年左氏云大路越

席越席是祀天之席則大路亦祭天之車祭天尚質故鄭云素也

長樂陳氏曰鸞在衡和在式鸞鳴則和應唱和於自然故虞氏

之車以之鉤者曲也致曲以趣時者人之道故禹之車以之大

路繁纓一就周官謂之木路木則質而其制略殷之道路略於周故車以之乘路繁纓之就十有二周官謂之王路玉為陽之精而其制文文之盛莫過於周故車以之

嚴陵方氏曰鸞車車之有鈴者必曰鸞取其聲之美也若鸞刀謂之鸞亦以是而已鉤車取其形之曲鉤邊謂之鉤亦以是而已車之有鸞自虞氏始也車之有鉤自夏后氏始也以其尚素而於道為大故曰大路若大圭謂之大亦以是而已以其最貴而尊者所乘故曰乘路若乘馬謂之乘亦以是而已周尚文故其路名之以乘而飾用玉然於鸞於鉤曰車於大於乘曰路者何也曰車則上下之所通曰路則尊者之所獨以其上下之所通故或以鸞車為遣車焉家人言鸞車象人是矣或以鉤車為兵車焉司馬法言鉤車先正是矣以其尊者之所獨故大路乘路殷周乘之以祀而已郊特牲言乘素車貴其質是殷以大路

祀明矣巾車言玉路錫樊纓以祀是周以乘路祀明矣夫路以大言之也人君有大物者故所居則曰路寢所乘則曰路車也山陰陸氏曰詩曰鸞聲鏘鏘又曰鉤膺鏤錫則車皆有鸞馬皆有鉤鸞車言和鉤車言正大路言道乘路言德

慶源輔氏曰虞夏言車殷周言路各據時代所稱言之意者殷周始稱車為路耳自魯言之故下皆曰路也

新安王氏曰路即車也舜時始有鸞和故其路謂之鸞車夏始鉤車大路木也殷人以此為重故謂之殷路周天子乘玉路封同姓則有金路封異姓則有象路魯之乘路蓋金路也玉路非魯所敢僭故郊禮反用殷之大路鄭以乘路為玉路非也

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綏殷之大白周之大赤

鄭氏曰四者旌旗之屬也綏當為綏讀如冠鞋之鞋有虞氏當言綏夏后氏當言旂此蓋錯誤也綏謂注旄牛尾於杠首所謂

大麾書云武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周禮王建大旂以賓建大赤以朝建大白以即戎建大麾以田也

孔氏曰此一經論魯有四代旌旗虞氏之綬但注旄竿首未有旒纒夏后氏之旂漸文既注旄竿首又有旒纒大白謂白色旗大赤謂赤色旗大白大赤各隨代之色無所畫也鄭引周禮巾車職文必知綬為大麾者彼大麾上有大白大赤此經夏后氏之綬下有大白大赤故知綬當大麾也

金華應氏曰子華子曰舜建大常則車服之等辨於下旂常之數備於上至舜而已詳世本云奚仲為車正建旗旒辨等級則車旗之制至夏而浸詳然舜車惟有鸞和而已夏則鉤之而曲商復反之於質至周飾之以玉而益文矣舜惟建旂常耳至夏則復綬之以羽旄綬者旒之係於繩而華者也商復以素為飾周赫之以大赤而又加明矣

長樂陳氏曰旂之制始於舜而已此有虞氏所以謂之旂也至於夏則致飾矣故曰綬白西方之色西主殺而屬乎義十一在而無敵於天下自湯始故殷之旂以之赤南方之色南者離之位文明之象也故周之旂以之

嚴陵方氏曰旂飾以龍以象春綬飾以黑以象冬大白以象秋大赤以象夏綬即巾車所謂大麾是矣大麾色黑而質且旂即所謂交龍為旂者是也大帛即雜帛之物也大赤即通帛之纒也唯麾不在九旂之數故特以綬名之

山陰陸氏曰車旂言四代馬言三代尊言四代其爵其彝其勺言三代簋俎言四代豆言三代祭言四代其旌其酒言三代鼓言四代學言四代官言四代重者舉四亦言之法若樂言伊耆氏之士鼓女媧之笙簧與四代之樂矣其鼓 其篳其舉三代可也

夏后氏駱馬黑鬣殷人白馬黑首周人黃馬蕃鬣夏后氏牲尚黑

殷白牡周駢剛

鄭氏曰順正色也白馬黑鬣白駢殷黑首為純白凶也駢剛赤色
孔氏曰此一經明魯有三代之馬及牲色不同夏尚黑故用黑
鬣駢白黑相間也殷尚白頭黑而鬣白從所尚也然類三代俱
以鬣為所尚也蕃赤也周尚赤用黃近赤也剛牡也駢言剛則
白亦剛白言牡黑亦牡也故殷告天云敢用玄牡從天色也
嚴陵方氏曰馬以毛物為主而鬣又毛之長者故三代之馬以
鬣言之剛公羊氏作擗蓋牛也牡言其質也剛言其性也言二
代如此則夏后氏尚黑亦用牡可知故湯用玄牡而釋者以謂
未變夏祀也郊特牲言牲孕弗食祭帝弗用周景王時雄雞自
斷其尾憚其犧雞且用牡而况牛乎蓋陽貴陰賤不得不然也
山陰陸氏曰據此魯雖兼用四代服器等物皆有所殺也駢馬
黑鬣即視乘驪白馬黑首即視乘翰黃馬蕃鬣即視乘驪然則
駢馬黑鬣夏后氏猶以為黑白馬黑首殷人猶以為白黃馬蕃
鬣周人猶以為赤蓋君子不以下妨上小妨大如此白牡言牡
而已周然後稱剛殷白牡周駢剛不言尚尚不疑也
慶源輔氏曰殷周獨於此稱人者以言馬故也周言剛夏殷亦
剛也殷言牡則夏亦牡也夏言尚則殷周亦尚也

泰有虞氏之尊也山壘夏后氏之尊也著殷尊也犧象周尊也
鄭氏曰泰用瓦著著地無足

孔氏曰此一經明魯用四代尊或用三代或用四代隨其禮存
者而用之耳考工記云有虞氏尚陶故知泰用瓦壘猶雲雷也
畫為山雲之形也著無足而底著地故謂為著然殷尊無足則
其餘泰壘犧並有足也犧象畫沙羽及象骨飾尊也然殷名著
周名犧象而禮器云君西酌犧象亦是周禮也
嚴陵方氏曰泰司尊彝謂大古之瓦尊蓋彼名其質此名其義

故也山壘即山尊也禮器亦謂之壘尊非謂諸臣所酢之壘也
以山壘為尊因謂之壘尊亦猶以壺為尊因謂之壺尊也著讀
如附著之著下無所承著地而已般質故其尊從簡如此飾以犧則曰
犧尊飾以象則曰象尊無飾為質有飾為文周尚文故其尊有飾如此
爵夏后氏以琖般以斝周以爵

鄭氏曰斝畫禾稼也詩曰洗爵奠斝

孔氏曰此一經明魯有二代爵並以爵為形故并標名於其上琖以玉
飾之般亦爵形而畫為禾稼斝也周爵或以玉為之或飾之以玉
長樂陳氏曰考之爾雅鍾之小者謂之棧晉元興中剡縣民井
中得鍾長三寸口徑四寸銘曰棧則棧卑而淺矣夏爵命之以
琖蓋其制若棧然也祭統尸酢夫人執柄夫人受尸執足柄其
尾也有足而尾命之以爵蓋其制若雀然也琖象棧爵象雀而
斝有耳焉則三者之制可知矣明堂位言玉琖周禮言玉爵春

禮記卷六十一

六

秋傳言瓘斝則三者之飾可知矣詩曰洗爵奠斝周禮彝人六
祭祀與量人受舉斝之卒爵而飲之琖斝先王之器也唯魯與
二王之後得用焉諸侯用之則僭矣故記曰琖斝及尸君非禮也禮書
嚴陵方氏曰斝般尊名也而爵亦名之者以爵有從尊之義故
因以名焉般質故也若行葦所謂尊斝者爵也周尊彝所謂斝
彝者尊也爵則為爵之形以承之周尚文故也夏般未承以爵
而亦通謂之爵者自周始然爾若所謂一升曰爵夏則一升曰琖般則
一升曰斝也不然則由周以前止有爵之名由周以後又有爵之形也
山陰陸氏曰琖以齊言斝以幽言爵以酒言知然者蓋齊亦或
謂之棧酒也尊一名斝彝知之也

灌尊夏后氏以雞夷般以斝周以黃耳其勺夏后氏以龍勺般以
疏勺周以蒲勺

鄭氏曰夷讀為彝周禮春祠夏禴裸用雞彝鳥彝秋嘗冬烝裸

用尊彝黃彝龍龍頭也疏通刻其頭蒲合蒲如鳧頭也

孔氏曰此一經明魯有三代灌尊及所用之勺彝法也與餘尊為法故稱彝雞彝者或刻木為雞形而畫雞於彝尊畫為禾稼黃目以黃金為目鄭引周禮以下司尊彝之文雞彝盛明水鳥彝盛鬱鬯尊彝黃彝義亦然龍勺勺為龍頭疏謂刻鏤通刻勺頭蒲謂刻勺為鳧頭其口微開如蒲草本合而未微開也

長樂陳氏曰尊之為言尊也彝之為言常也尊用以獻上及於天地彝用以裸施於宗廟而已故尊於祭器獨名尊彝於常器均名彝籍談曰有勲而不廢撫之以彝器臧武仲曰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則彝之為常可知矣尊亦謂之彝彝亦謂之尊故黃目彝也記曰鬱氣之上尊雞尊皆彝也明堂位曰灌尊然彝之為器不特飾以雞鳥黃目虎雉之象而已凡邦國之約劑書於此司約大約劑書於宗彝是也凡臣之有功銘於此祭

統勤大命施于丞彝鼎是也蓋臣之有功祭於大烝故勤大命者施于丞彝鼎則三時之彝不預也 又曰雞者司晨之始則陰盛而陽微裸所以求諸陰故夏后氏以之若夫司尊彝以春言之者春則所謂時之首焉者也龍勺龍陽中之陰也淵潛而為仁以澤萬物故夏以之殷以疏者亦前疏屏之意蒲之為物柔而順有懷柔百神之意禮書

嚴陵方氏曰灌尊所以實裸鬯之尊也夷以對險夷者道之常險者道之變故孟子引丞民之詩變彝為夷者以此勺用以酌酒者疏與疏布之疏同而與疏屏之疏異蓋疏而通之無他飾焉

山陰陸氏曰六彝雞東方也鳥南方也虎西方也雉北方也黃彝尊彝中央也鄭氏謂尊畫禾稼龍勺為龍頭蒲勺為鳧頭疏勺為雉頭經曰雉曰疏趾龍勺以能施為義疏勺以能不淫為義蒲勺以能不溺為義

土鼓蕢桴葦籥伊耆氏之樂也拊搏玉磬拊擊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四代之樂器也

鄭氏曰蕢當爲缶籥如笛三孔伊耆氏古天子有天下之號也今有姓伊耆氏者拊搏以葦爲之充之以棟形如小鼓拊擊謂祝敵皆所以節樂者也四代虞夏殷周也

孔氏曰此一經明魯用古代及四代樂器土鼓謂築土爲鼓蕢桴以土塊爲桴葦籥謂截葦爲籥說者以伊耆氏爲神農嚴陵方氏曰古者以土爲鼓未有鞀革之聲故也蕢桴者以土爲桴未有斲木之利故也葦籥者以葦爲籥未有截竹之精故也拊搏指擊言所以作器也或言其器或言作樂互相備也與益稷言鳧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同義玉磬琴瑟又皆堂上之樂故特舉其名器言之琴言中而不言小瑟言小而不言中亦互相備也

山陰陸氏曰伊耆氏之樂如是而已故曰伊耆氏之樂也據四代之樂器也樂舉遠古器舉近世樂性情也與生俱生者也器形而已據垂之和鍾叔之離磬女媧之笙簧崇臯貫鼎大璜封父龜天子之器也中琴言琴小琴言瑟略之也書言鳧擊鳴球搏拊琴瑟記言拊搏玉磬拊擊大琴大瑟中琴小瑟者蓋搏拊治亂以相是也治亂在下堯舜之事治亂在上殷周之事球璞也磬器也琴瑟器也大小形也堯舜言璞殷周言器堯舜言器殷周言形又書言搏拊言鳧擊記言拊搏言拊擊搏取聲深拊取聲淺鳧取聲深拊取聲淺亦堯舜殷周之辨也且言玉磬等物總舉四代與他物異則以樂統同禮辨異故也長樂陳氏曰中央爲土以土爲鼓則中聲具焉以蕢爲桴則中聲發焉以葦爲籥則中聲通焉籥之爲器如笛而三孔通中聲故也古之作樂自伊耆氏始而蜡祭之禮亦始於此故周官有

伊耆氏之職而以下士爲之則伊耆氏非古有天下者之號也特古之本始禮樂者而已樂記曰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荀卿曰金石絲竹所以道樂也蓋先王本道以制器制器以導樂凡爲樂器數度齊量雖本於鍾律要皆文以五聲播以八音然則四代之樂器雖損益不同其能外乎八物哉虞書述舜樂曰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是樂器成於有虞氏備於三代也琴瑟之器士君子常御焉所以導心者也故用大琴必以大瑟配之用中琴必以小瑟配之然後大者不陵細者不抑聲應相保而爲和矣自拊搏至琴瑟皆堂上樂也自土鼓至鞀箛皆堂下樂也魯之用樂推而上之極於伊耆氏推而下之及於四代則文質具矣施之周公之廟固足以報功施之魯國亦難乎免於僭矣樂書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

鄭氏曰此二廟象固有文王武王之廟也世室者不毀之名也

魯公伯禽也武公伯禽之玄孫也名敖

孔氏曰此一經明魯有二廟不毀象周之文武二桃也魯公伯禽有文德世世不毀其室故云文世室武公有武德其廟不毀故云武世室案成六年立武宮公羊左氏並譏之不宜立也又武公之廟立在武公卒後其廟不毀在成公之時此記所云美成王褒崇魯國而已作記之人因成王褒魯遂盛美魯家之事因武公其廟不毀遂連文美之非實辭也

慶源輔氏曰由是觀之則成王之所以賜伯禽者未必如是之備如此篇所載亦有魯君因仍而僭用之者矣

新安王氏曰此言尤不可信周公爲魯太祖而開國實係魯公其廟不毀固有此理然不可援文王爲比也若夫武公乃伯禽之孫春秋之初毀廟復立季氏爲之也且季氏立已毀之廟者有二煬公之廟毀而復立煬公以弟繼兄者也武公之廟毀而

復立武公舍長立少者也二者皆季氏有不臣之心春秋書立武宮立煬宮以罪季氏鄭不考其故乃曰世室者不毀之廟夫昭穆遷則毀武公之廟禮也世室既遠毀而復立非禮也而比之於武之世室亦甚乖春秋之旨矣

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學也類宮周學也鄭氏曰庠序亦學也庠之言詳也於以考禮詳事也魯謂之米廩虞帝上孝今藏梁盛之委焉序次序主事也瞽宗樂師瞽瞍之所宗也古者有道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於此祭之類之言班也於以班政教也

孔氏曰此經明魯得立四代之學魯之米廩是有虞氏之庠魯以虞庠為廩以藏梁盛鄭註古者至樂祖大司樂文於此祭之謂於此瞽宗祭之大司樂云祭於瞽宗是也

橫渠張氏曰四代學名多不同要之皆是學可解則解之不可解何必強為養老養賢之地也瞽宗云善聽教歌於此則瞽蓋大師之官也後世樂止雖未必瞽其學則不害亦謂之瞽宗也嚴陵方氏曰米廩者藏養人之物而庠以善養人期於充實也序也者射也射有偶然而以序進焉必曰序則主以禮教故也瞽宗者瞽人之所宗而樂祖在焉必曰瞽宗則主以樂教故也類宮者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類宮辟言辟以禮靡言靡以樂類宮雖半辟靡之制亦兼禮樂以教之故也有虞氏以善養人而未及乎禮夏后氏及乎禮而未及乎樂殷人及乎樂而禮樂未能兼備兼備之者在乎周而已此周所以為文之盛歟然孟子言殷為序而此以夏后為序言周為庠而此以虞為庠者蓋以其養人於此則皆可謂之庠以其習射於此則皆可謂之序其實一也

崇鼎貫鼎大璜封父龜天子之器也越棘大弓天子之戎器也

鄭氏曰崇貫封父皆國名文王伐崇古者伐國遷其重器以分同姓大璜夏后氏之璜春秋傳曰分魯公以夏后氏之璜越國名也棘戟也春秋傳曰子都拔棘

孔氏曰定四年左傳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封父與夏后氏相對故知國名子都拔棘隱十一年左傳文證棘為戟

嚴陵方氏曰凡此即周官天府所藏大寶鎮寶之類是矣王氏曰大寶鎮寶皆寶器也非以道勝淫不能伐而俘之非以德服天下不能受其獻也故為之先者以能得其傳為榮為之後者以能守其所傳為善是皆天子之事左氏曰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為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繁弱則大弓也則魯得有天子之器固明矣凡五兵之用遠則弓矢者射之近則矛者句之句之矣然後及者擊之戟者刺之弓為五兵之始戟為五兵之終此言棘與弓則五兵之用略具故戎器必以是為言焉

記說卷八十

山陰陸氏曰以周賜我為夸故曰天子之器也其言天子之禮之祭之政之廟飾之戎器其以為夸一也大璜封父龜傳所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是也蓋此龜一名繁弱豈以善中名之歟大弓武王之弓也周公受賜藏之魯公羊曰璋判曰弓繡質龜青純

慶源輔氏曰諸侯之國皆有分器不獨魯有之而曰天子之器也夸辭也

夏后氏之鼓足殷楹鼓周縣鼓垂之和鍾叔之離磬女媧之笙簧鄭氏曰足謂四足也楹謂之柱貫中上出也縣縣之龔虞也殷頌曰植我鼗鼓周頌曰應轉縣鼓垂堯之共工也女媧三皇承宓犧者叙未聞也和離謂次序其聲縣也笙簧笙中之簧也

孔氏曰鄭引殷頌那之篇證殷楹鼓引周頌有瞽之篇證周縣

鼓垂之所作調和之鍾叔之所作編離之磬女媧所作笙中之
簧三者先代之樂魯皆有之案舜典垂作共工鄭不見古文故
曰堯時帝王世紀云女媧氏風姓承包犧制度始作笙簧鄭註
和離謂次序其聲縣聲解和也縣解離也言縣磬之時其聲希
疏相離

嚴陵方氏曰楹以貫中縣則在上獨足爲在下故特謂之鼓足
焉與司服言弁則曰弁服獲人言獲則曰服獲同義郊特牲曰
以鍾次之以和居參之也故謂之和鍾樂記曰石聲磬磬石以
立辨辨者離之音也故謂之離磬

山陰陸氏曰不言足鼓而曰鼓足言足固宜在下也和鍾編鍾
也離磬特磬也

長樂陳氏曰足不若楹之高楹不若虞之垂亦其後世之加隆
爾又樂書曰正北之坎爲華則鼓爲冬至之音而冒之以啓

蟄之日其聲象雷其形象夫其於樂象君故鼓祝鼓故鼓瑟鼓
琴鼓鍾鼓簧鼓缶皆謂之鼓以聲非鼓不和故也學記曰鼓無
當於五聲五聲弗得不和此其意歟蓋鼓制自伊耆氏始夏后
氏加四足謂之足鼓商人貫之以柱謂之楹鼓周人縣而擊之
謂之縣鼓春秋之時楚伯棼射王鼓跗豈夏后氏遺制歟周官
大僕建路鼓大寢門之外儀禮大射建鼓在阼階西南鼓則其
所建楹也是楹鼓爲一楹而四稜焉貫鼓於其端猶四植之相
圭也莊子曰負建鼓建鼓可負則以楹貫而置可知商頌曰置
我鞀鼓是也周官鼓人晉鼓鼓金奏罇師掌金奏之鼓所謂縣
鼓也禮曰縣鼓在西應鼓在東詩曰棘田縣鼓則縣鼓周人新
造之器始作而合乎祖者也以應鼓爲和終之樂則縣鼓其唱
始之樂歟鍾之爲樂過則聲淫中則聲和垂之和鍾和聲之鍾
非淫聲之鍾也磬之爲樂編之則雜離之則特叔之離磬特縣

磬非編縣之磬也和鍾始於垂或謂之鼓延景爲之或謂營援爲之離磬始於叔或謂古母句氏爲之或謂伶倫爲之豈皆有所傳聞然耶古者造笙以匏爲母列管匏中施簧管端宮管在中道達陰陽之冲氣象物之植而生故有長短焉太簇之音也蓋其制法鳳凰以象其鳴大者十九簧而以巢名之以其衆管在匏有鳳巢之象也小者十三簧而以和名之以其大者唱則小者和也大射禮三笙一和而成聲是也詩曰吹笙鼓簧則笙簧笙中之簧也笙簧始於女媧氏而世本謂隋爲之豈隋因而循之者歟詩曰並坐鼓簧又曰左執簧傳曰鼓振虞之簧則簧又非笙中之簧也簧之爲物非特施於笙又施於竽笙簧十三或十九水火合數也竽簧三十六水數也

夏后氏之龍龔虞殷之崇牙周之璧翬

鄭氏曰龔虞所以縣鍾磬也橫曰龔飾之以鱗屬植曰虞飾之

五之八九

禮記卷八

十一

公

以羸屬羽屬龔以大版爲之謂之業殷又於龍上刻畫之爲重牙以挂縣絃也周又畫繒爲翬戴以璧垂五采羽於其下樹於龔之角上飾彌多也周頌曰設業設虞崇牙樹羽

孔氏曰此一經明魯有三代樂縣之飾案考工記筍飾以鱗此經并云虞者蓋夏時龔虞之上皆飾以鱗至周乃別故云龍龔虞殷則於龔之上刻畫木爲崇牙之形以挂鍾磬也詩周頌云設業設虞業虞相對故鄭知業則龔也其實龔上更加大版刻崇牙謂之業故詩大雅云虞業惟攄是也翬翬也言周畫繒爲翬戴小璧於翬之上

嚴陵方氏曰其崇如牙夏后氏有龔虞而未有崇牙商有崇牙而未有璧翬至周然後三者兼備焉此皆漸致其文也

長樂陳氏曰樂出於虞而寓於器本於情而見於文寓於器則器異異虞見於文則文同同筍鍾虞飾以羸屬磬虞飾以羽屬

器異異處故也鍾磬之筍皆飾以鱗屬其文若竹筍然文同同筍故也筍則橫之設以崇牙則其形高以峻處則植之設以業則其形直以舉是筍之上有崇牙崇牙之上有業業之兩端又有璧娶鄭氏謂戴璧垂羽是也蓋筍處所以懸鍾磬崇牙璧娶所以飾筍處夏后氏飾以龍而無崇牙殷飾以崇牙而無璧娶至周則極文而二者具矣設業設處崇牙樹羽是也

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琕殷之六瑚周之八簋

鄭氏曰皆黍稷器制之異同未聞

孔氏曰簋是黍稷之器敦與瑚琕共簋簋連文故鄭云皆黍稷器鄭註周禮舍人云方曰簋圓曰簋此註未聞者瑚琕之器與簋異同未聞爾鄭註論語曰夏曰瑚殷曰琕者誤也

長樂陳氏曰敦者養人之厚也琕者養人而不絕者也瑚以玉爲之玉者美而有充實之意養人以為充實者瑚之用也簋以竹爲之竹者和而有節意養人所以能節者簋之用也食所以養陰自其數而觀之則以兩以四以六以八豈非陰數而愈備於前歟

嚴陵方氏曰兩敦若內則所謂敦周官所謂玉敦是矣四琕六瑚即孔子謂子貢爲女器者是矣釋者以爲宗廟之器焉八簋即伐木所謂八簋是矣皆黍稷之器也故每用陰數之耦則與簋豆同義曰敦曰琕曰瑚曰簋則所命之名不同也或兩或四或六或八則漸增其數也

山陰陸氏曰敦亦簋也蓋設以對故謂之敦兩謂之對則四謂之琕可知瑚言蓋蓋之而不可知也簋言底軌所同也同而後受之字或作甌以此兩敦黍稷四琕黍稷稻梁六瑚黍稷稻梁麥苽苽一名彫胡蓋以其器名之八簋黍稷稻梁白黍黃梁稭

稊

俎有虞氏以椀夏后氏以巖殷以楨周以房俎夏后氏以楬豆殷
玉豆周獻豆

鄭氏曰椀斷木為四足而已巖之言蹙也謂中足為橫距之象
周禮謂之距楨之言枳楨也謂曲撓之也房謂足下跗也上下
兩間有似於堂房魯頌曰籩豆大房楬無異物之飾也獻疏刻
之

孔氏曰虞氏質未有餘飾故鄭知椀有四足而已蹙謂足橫辟
不正鄭註巖之言蹙謂巖足間有橫似有橫蹙之象也周則謂
此俎之橫者為距楨枳之樹其枝多曲撓殷俎似之周俎頭各
有兩足足下各別為跗足間橫者似堂之壁橫下二拊似堂之
東西頭角有房但古制難識不可委知獻音娑娑是希疏之義
故為疏刻之

嚴陵方氏曰椀者斷木為足無餘飾也苟完而已巖者於足間

加橫木焉植為立橫為巖故也楨者既有橫木又為曲撓之形
則於是為具故也此皆漸致其備也楬豆未有他飾以木為柄
若蜡氏之楬而已玉豆則於楬之上又飾之以玉也獻若周官
所謂再獻之獻再獻對朝踐言之則朝踐為初獻矣醢人所謂
朝踐之豆者初獻也所謂饋食之豆者再獻也此言獻豆則主
祭祀之豆耳以祭祀之豆為疏刻之形則燕饗之豆不疏刻矣
司尊彝所謂獻尊義亦類此是皆漸增其飾也

山陰陸氏曰楨所謂全烝是也爾雅曰木豆謂之豆竹豆謂之
籩瓦豆謂之登豆言首竹言籩滕瓦言足祭統曰夫人薦豆執
校執醴授之執鎗鎗固足也

長樂陳氏曰殷之橫距與夏同而曲其足與三代異周之下跗
與三代異而直其足與虞夏同詩言大房傳言房烝此房俎也
少牢禮言俎距此橫距也其高下脩廣無文舊圖謂高二尺四

寸廣尺四寸不可考莊周曰加有尻于雕俎之上唐褚遂良曰禹雕其俎士喪禮有素俎蓋雕俎始於禹氏後世用之於吉凶者文質於是異矣殷又曰枳棋之枝屈而不能伸故殷俎其形如棋故名之房者堂之偏者也周俎之足上下兩間其形象之故曰房俎榻豆榻者木之屬也以木爲之則無異飾榻以言其制玉以言其飾犧以言其用禮書

有虞氏服韋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

鄭氏曰韋冕服之鞞也舜始作之以尊祭服禹湯至周增以畫文後王彌飾也山取其仁可仰也火取其明也龍取其變化也天子備焉諸侯火而下卿大夫山士韋韋而已韋或作鞞

孔氏曰此一經論魯有四代韋制虞氏直以韋爲韋未有異飾故服韋夏后氏畫之以山殷增以火周人加龍以爲文章易困卦九二朱紱方來利用享祀故鄭知韋爲祭服案士冠禮士韋鞞是士無飾推此即尊者飾多此有四等天子至士亦四等故知卿大夫加山諸侯加火天子加龍

嚴陵方氏曰有山有火而又加之以龍則其文成矣於周特言章焉章者文之成也

有虞氏祭首夏后氏祭心殷祭肝周祭肺

鄭氏曰氣主盛也

長樂陳氏曰祭以右手凡祭必於脯醢之豆間特公食大夫有司徹祭於上豆之間以豆數多故也祭之尚肺周禮而已若有虞氏則祭首夏后氏則祭心殷則祭肝以時異則禮異也周之尚肺特宗廟賓客飲食之間而已若五祀則尸先脾中雷先心門先肝以事異則禮異也士冠有啻肺而鄉飲鄉射燕禮之類皆有離肺而無祭肺婚禮有離肺又有祭肺鬼神陰陽之意也特牲饋食先祭肺後祭肝祝亦祭肺後祭肝則祭肺非不祭肝

也以肺為主耳由是推之夏殷非不祭肺也以心與肝為主而已

嚴陵方氏曰有虞氏祭首尚用氣故也氣雖有陰陽之異要之以陽為主爾首者氣之陽也至於三代則各祭其所勝者焉蓋夏尚黑爲勝赤故祭心心於色爲赤故也殷尚白爲勝青故祭肝肝於色爲青故也周尚赤爲勝白故祭肺肺於色爲白故也必各祭其所勝者明非有所勝則不能王天下不能王天下則無以致孝於宗廟矣

山陰陸氏曰氏旁出也有虞氏稱氏言堯之旁出堯猶在也夏后氏稱氏言舜之旁出舜猶在也自此以上稱氏以此殷稱人無夏矣周稱人無殷矣此篇言殷周如此

夏后氏尚明水殷尚醴周尚酒

鄭氏曰此皆其時之用爾非尚也

孔氏曰夏后氏尚質故用水殷人稍文故用醴周人轉文故用酒案儀禮設尊上玄酒是周亦尚明水也禮運云澄酒在下則周不尚酒故鄭知經言尚非也

嚴陵方氏曰明水者陰鑑取於月得之於天者也醴則漸致其味成之以人者也然猶未厚僅足以爲禮而已酒則味成而可薦焉厚之至也

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

鄭氏曰周之六卿其屬各六十則周三百六十官也此云三百者記時冬官亡矣昏義曰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蓋謂夏時也以夏周推前後之差有虞氏官宜六十夏后氏宜百二十殷宜二百四十不得如此記孔氏曰此經明魯兼有四代之官魯是諸侯案太宰職諸侯唯有三卿五大夫故公羊傳司徒司空之下各有二小卿司馬之

下一小卿是三卿五大夫也今魯雖被褒崇何得備四代之官與三百六十職蓋成王褒崇於魯使魯雜存四代官職名號非謂魯盡備其數也記者盛美於魯因舉四代之官本數言之鄭引昏義證夏官百二十夏倍於虞殷倍於夏殷官既多周不可倍之故但加殷百二十

嚴陵方氏曰書言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而與此不同何也書之所言者據其號記之所言者據其人蓋官有差等而分職不可以無辨職有繁簡而用才或得以相兼故官之號嘗多而官之人常少故曰官不必備惟其人蓋謂此也以虞氏之官其實五十則夏殷亦其實數而已夏倍虞之五十而百殷倍夏之百而二百是乃所謂夏商官倍也周二百六十此止言三百亦以其實數而已先儒遂以冬官之亡為言豈其然乎天官言大宰卿小宰中大夫則天子之官得以相兼矣書言周公為

師則三公之職也又言周公位冢宰則六卿之職也豈非相兼者乎王氏謂三公之官率以六卿之有道者兼之無其人則不置是矣蓋魯用四代之禮樂唯得通用其名不必盡用其數若禘禮有山壘而無大尊夷樂用東南而闕西北皆此意也

山陰陸氏曰有虞氏官百而言五十夏后氏官二百而言百以著積隆有漸魯乃今得兼用之非實數也與魯頌同義

慶源輔氏曰魯百里之國決不能盡備四代之官此皆夸辭也以此例上所言可知也

有虞氏之綏夏后氏之綢練殷之崇牙周之璧琫

鄭氏曰綏亦旌旗之綏也夏綢廿六杠以練為之旒殷又刻繒為崇牙以飾其側亦飾彌多也湯以武受命恒以牙為飾也此旌旗及琫皆喪葬之飾周禮大喪菴升巾車執蓋從車持旌御僕持琫旌從遣車琫夾柩路左右前以天子八琫皆戴璧垂羽諸侯

六妾皆戴圭大夫四妾士二妾皆戴綏孔子之喪公西赤爲志亦用此焉爾雅說旌旗曰素錦綢杠纁白繆素升龍於繆練旒九

孔氏曰此經明魯有四代喪葬旌旗之飾夏旣綢杠以練又以練爲旒毅刻繒爲崇牙之形以飾旌旗之側前經云箕虞旣以崇牙爲飾此旌旗又飾以崇牙故鄭云恒也周亦武取天下殷旣以崇牙爲飾周尚文更取他物飾之不用牙也周以物爲妾妻上戴之以璧陳之以鄣柩車前文崇牙璧妾是飾箕虞此與夏后綢練連文故知喪葬之飾鄭引周禮證葬有旌旗及妾之義天子八妾禮器文諸侯六妾而下並喪大記文

嚴陵方氏曰崇牙與樂之所設其名雖同其用則異公西赤志孔子之喪曰飾棺牆置妾設披周也設崇毅也綢練設旒夏也正謂是矣

長樂陳氏曰喪禮旌旂之飾亦有崇牙棺牆之飾亦有璧妾與笱虞同者爲欲使勿之有惡耳

凡四代之服器官魯兼用之是故魯王禮也天下傳之久矣君臣未嘗相弑也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也天下以爲有道之國是故天下資禮樂焉

鄭氏曰王禮天子之禮也傳傳世也資取也此蓋盛周公之德耳春秋時魯三君弑又士之有誅由莊公始婦人髮而平始於臺駘云君臣未嘗相弑政俗未嘗相變亦近誣矣

孔氏曰記者旣陳四代服器官於前此結之於後美大魯國據伊耆氏之樂女媧之笙簧非唯四代據其多者言之耳亦有但舉三代者然四代服器官每物之中得用之不謂事事盡用也作記之時是周末唯魯獨存周禮故以爲有道之國左傳襄十年云諸侯宋魯於是觀禮是天下資禮樂也

嚴陵方氏曰天下以為有道之國故詩述四篇而作頌語稱一變而至道孔子舍之而何適齊仲孫則言未可以動韓宣子則美其禮吳季札則嘆其樂王氏謂周公有人臣所不能為之功德而報之以人臣所不得用之禮樂此明堂位之所以作歟然而居人臣之位而用天子之禮樂是法之變而已非法之常也聖人由是即其間必寓之微意雖致其隆亦每存乎殺焉是以雖承周公之祀而受魯侯之爵郊禮旗用日月之章而闕弧韜之旗禘禮灌用特祭之黃彝而闕間祀之虎雉獻用常祀之犧象而闕間祀之大尊灌器言圭瓚而不言璋瓚夷樂用昧任而無離禁社言春而不言秋省言秋而不言春於朝天子之年或闕春祭有大廟之制而無明堂以至有庫門而無臯門有雉門而無應門有木鐸而無金鐸廟止曰世室學止曰頰宮此皆隆殺之意也由是觀之聖人之制作也豈徒然學子者不可以不察

金華應氏曰有真賜之以備物而他國之不得齒者郊禘之盛禮是也有例放之常典而他國未必不同者如初嘗祫社之常祭是也有真畀之以寶玉而視他國為特優者崇貴之鼎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是也此其器固遠傳乎古他如伊耆氏之樂女媧之笙簧虞夏周之尊壘則皆用其制度而已如虞夏商周之官則亦沈記其多寡之數而又未必用其制度也

山陰陸氏曰以為以為如此而已是故亦緩詞也文雖少襲其詞如是與失之誣者異矣

慶源輔氏曰傳謂傳說也蓋言久矣天下共傳說魯國之有禮法也云天下以為有道之國君臣未嘗相弑也雖曰隱惡不若不言之愈也

石林葉氏曰鄭氏以桓公宣公之事欲附會而不可得遂併記

婦人髻士有誅之事以言禮之變謂此書爲近誣若然胡爲列
之記乎禮記雖出漢儒其言未必盡實然相宣之弒不應滅裂
不知至此吾嘗證呂覽以周賜周公得用天子禮樂爲在平王
之世魯惠公之所請以是質之則明堂位之作宜在相公之前
正當惠隱之際魯初得周公之賜故記禮者因緝而載之所以
不及弒事其說尤可信不疑也非特此而已且言魯公之廟文
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若果出於成康及周公之身安得
所謂魯公武公之廟乎乃知事有在目前歷千載而弗悟者雖
聖人猶然而况其他此不獨可辨明堂位之非誣尤以成呂覽
之言而證成康周公之無違禮也

禮記集說卷第八十

禮記集說卷第八十一

喪服小記第十五

孔氏曰案鄭目錄云喪服小記者以其記喪服之小義也此於別錄屬喪服

嚴陵方氏曰哀之本在心及發於聲音而見於衣服者乃其末耳此篇則以服為主故以服為言且謂之小記至於大記則所主不特在服故不曰服而謂之大記

斬衰括髮以麻為母括髮以麻免而以布齊衰惡笄以終喪

鄭氏曰母服輕至免可以布代麻也為母又哭而免笄所以卷髮帶所以持身也婦人質於喪所以自卷持者有除無變

孔氏曰自此至則髮一節論斬衰之喪男女括髮免髮之異斬衰者主人為父之服也括髮者為父未成服之前所服也禮親始死子布深衣去冠而有笄縱徒跣扱上衽至將小斂去笄紕

著素冠視斂斂訖投冠而括髮括髮者以麻自項以前交於額

上卻繞紒如著慘頭焉為母初喪至小斂後括髮與父禮同故

亦云括髮以麻也免而以布者此謂為母與父異者也亦自小

斂後而括髮士喪禮云卒小斂主人髮髮袒是也至尸出堂子

拜賓時猶與為父不異至拜賓後子往即堂下之位士喪禮所

云男女奉尸俛于堂訖主人降自西階東即位主人拜賓即位

踊襲經于序東復位此時則異也鄭註又哭是此時也若為父

此時猶括髮而踊襲經帶以至大斂而成服若母喪於此時則

不復括髮乃著布免踊而襲經帶以至成服故云免而以布也

惡笄榛木為笄也婦人質於其自卷持者有除無變故要經及

笄不須更易至服竟一除故云以終喪 崔氏曰凡親始死將

三年者皆去冠笄纏如故十五升白布深衣扱上衽徒跣交手

而哭婦人則去纏衣與男子同不徒跣不扱衽著白布深衣其

齊衰以下男子著素冠衰齊以下婦人骨笄而纒皆吉履無絢其服皆白布深衣至死之明日士則死日襲明日小斂若大夫死之明日襲而括髮大夫與士括髮於死者俱二日始死以後小斂之前大夫與士皆加素冠於笄纒之上始死哀甚未暇分別尊卑故大夫與士其冠皆同也至小斂投冠括髮之後大夫加素弁士加素委貌皆加環絰凡括髮之後至大斂成服以來括髮不改但士之既殯諸侯小斂於死者皆三日說髦同也其齊衰以下男子於主人括髮之時則著免其婦人將斬衰者於男子括髮之時則以麻爲髻其齊衰者於男子免時婦人則以布爲髻下男子免而婦人髻是也其大功以下無髻也其服斂畢至成服以來白布深衣不改士死後二日襲帶絰其大夫以上成服與士不同其襲帶絰之屬或與士同或與士異無文以言之其斬衰男子括髮齊衰男子免皆謂喪之大事斂殯之時若其不當斂殯則大夫以上加素弁士加素冠皆於括髮之上天子七日成服諸侯五日成服大夫士三日成服其葬之時大夫及士男子散帶婦人髻與未成服時同其服則如喪服若天子諸侯則首服素弁以葛爲環絰大夫則素弁加環絰士則素委貌加環絰鄭謂接神不可以純凶是也至既虞卒哭之時乃服變服首絰要帶男子皆以葛易之齊斬之婦人則易首絰不易要帶大功小功婦人則易要帶爲葛雖受變麻爲葛卒哭時亦未說麻至祔乃說麻服葛其斬衰至十二月練而除首絰練冠素纓中衣黃履線爲領袖緣布帶繩履無絢若母三年者小祥亦然斬衰二十五日大祥朝服縞冠既祥乃服十五升布深衣領緣皆以布縞冠素紕二十七日乃禫服玄冠衣黃裳而祭祭畢服朝服以黑經白緯爲冠所謂織冠而練纓吉履踰月服吉父沒爲母與父同父在爲母十一月而練十二月而大祥十

五月而禫其服變除與父沒為母同其不杖齊衰及大功以下服畢皆初服朝服素冠踰月服吉也

藍田呂氏曰免以布為卷幘以約四垂短髮而露其髻於冠禮謂之闕項冠者必先著此闕項而後加冠故古者有罪免冠而闕項存因謂之免音免以其與冕弁之冕其音相亂故改音問

長樂黃氏曰括髮免髻乃小斂至大斂未成服之制又有變禮括髮免髻者奔喪是也有啓殯見棺柩變同小斂之時者既夕禮丈夫髻散帶垂是也大要不出此二節而免之用為尤廣蓋喪禮未成服以前莫重於袒括髮檀弓曰袒括髮去飾之甚也括髮以麻免以布又曰免不冠者之所服則免之禮稍殺於袒括髮也是故小斂為父括髮而至於成服為母則即位之後不括髮而為免小斂有括髮有免及啓殯則雖斬衰亦免而無括髮以至卒哭不唯此也自斬至總皆有免五世無服者亦袒免

童子當室免朋友在他邦亦袒免君弔雖不當免時必免是免之用為尤廣也

嚴陵方氏曰衰凶服名也其制當心曰衰當背曰負左右曰辟其別如此而通謂之衰者以哀雖見於衣服其本在心故也

山陰陸氏曰士喪禮主人髻髮袒衆主人免于房婦人髻于室則袒括髮一人而已諸子皆免

新安朱氏曰括髮是束髮為髻鄭氏儀禮註及疏以男子括髮與免及婦人髻皆云如著幘頭然所謂幘頭即如今之掠頭編子自項而前交於額上却繞髻也

男子冠而婦人笄男子免而婦人髻其義為男子則免為婦人則髻

鄭氏曰別男子也

孔氏曰此明男子婦人冠笄髮免相對之節但吉時男子首有吉冠則女首有吉笄若親始死男去冠女則去笄若成服為父男則六升布為冠女則箭篠為笄為母男則七升布為冠女則榛木為笄是男子冠而婦人笄若遭齊衰之喪首飾亦別當襲斂之節男子著免婦人著髮故云男子免而婦人髮免者鄭註士喪禮云以布廣一寸自項中而前交於額上卻繞紒也如著慘頭矣髮有二種一是斬衰麻髮二是齊衰布髮皆名露紒必知然者以喪服女子子在室為父笄髮是斬衰之髮用麻鄭註以為露紒明齊衰髮用布亦謂之露紒髮也喪服往往奇異以明義或疑免髮亦有日故解之以其義言於男子則免婦人則髮男去冠猶婦人去笄無復別義故云其義也

長樂黃氏曰襄公四年臧紇救郕侵邾敗於狐駘國人逆喪者皆髮魯於是乎始髮註髮麻髮合結也遭喪者多故不能備凶

服髮而已疏曰髮之形制禮無明文先世儒者各以意說鄭眾以為臬麻與髮相半結之馬融以為屈布為之高四寸著於額上鄭玄以為去纒而紒案檀弓記稱南宮縚之妻孔子之兄女也縚母喪孔子誨之髮曰爾母從從爾爾母扈扈爾鄭玄云從從謂大高扈扈謂大廣若布高四寸則有定制何當慮其從從扈扈而誨之哉如鄭玄云纒而空露其紒則髮上本無服矣喪服女子在室為父髮衰三年空露紒髮安得與衰共文而謂之髮衰也魯人逆喪皆髮豈直露紒迎喪哉凶服以麻表髮字從髮是髮之服也杜以鄭眾為長故用其說言麻髮合結亦當麻髮半也於時魯師大敗遭喪者多婦人迎子迎夫不能備其凶服唯髮而已同路迎喪以髮相平傳言魯於是始髮者自此以後遂以髮為平服雖有吉者亦髮以平人檀弓曰魯婦人之髮而平也自敗於臺始也鄭玄云時家家有喪髮而相平知於

是始髻者始用髻相平也

嚴陵方氏曰男子所以冒首者謂之冠婦人所以貫髮者謂之笄此特言其吉而已及凶而變焉男子則去冠而免婦人則去笄而髻也故曰男子免而婦人髻蓋有冠則首服去冠則免故去冠以布繞之謂之免有笄則髮立去笄則髻故去笄以麻繞之謂之髻若夫男子成服則亦有冠焉所謂厭冠是也婦人成服則亦有笄焉所謂惡笄是也然則喪之或免或髻者豈有他哉特以辨男女之義而已

山陰陸氏曰婦人笄猶男子之冠故司馬子期曰吾有妾而愿欲笄之可乎喪服傳曰女子子適人者為其父母婦為舅姑惡笄有首以髻卒哭子折笄首以笄布總蓋曰以笄則其主在笄以髻則雖有笄焉非笄之正

直杖竹也削杖桐也

記說卷八十一

五

孔氏曰此一經解喪服直杖削杖也直者黯也至痛內結必形色外章心如斬斫故貌必蒼直所以衰裳經杖俱備直色也必用竹者以其體圓性貞履四時不改明子為父有終身之痛故斷而用之無所厭殺也削者殺也必用桐者明外雖被削而心本同也且桐隨時凋落此謂母喪示外被削殺服從時除終身之心與父同也

賈氏曰父者子之天竹圓亦象天竹內外有節象子為父亦有外內之痛此為父所以杖竹桐外無節經時而變象家無二尊屈於父削之使方者取母象於地此為母所以杖桐也杖所以扶病病從心起故杖之高下以心為斷儀禮疏

祖父卒而后為祖母後者三年

鄭氏曰祖父在則其服如父在為母也

孔氏曰此一經論適孫承重之服祖父卒者謂適孫無父而為

祖後祖父已卒今又遭祖母喪故云為祖母後也如父卒為母三年若祖父卒時父在己雖為祖期今父沒祖母亡時己亦為祖母三年也

嚴陵方氏曰言祖父卒而為祖母如是則祖母卒而為祖父亦若是

為父母長子稽顙大夫平之雖總必稽顙婦人為夫與長子稽顙其餘則否

鄭氏曰父母長子稽顙喪尊者及正體不敢不盡禮也雖總必稽顙尊大夫不敢以輕待之也其餘則否謂婦人恩殺於父母

孔氏曰此一節論喪合稽顙之事重服先稽顙而後拜父母長子並重其餘期以下先拜後稽顙也此謂平等來弔若大夫平士雖是總麻之親亦必先稽顙而後拜也婦人為夫與長子亦

先稽顙而後拜其餘否者謂父母也以受重他族其恩殺於父母

長樂陳氏曰稽顙猶稽首也禮非至尊不稽首則喪非至重不稽顙矣然有非至重而稽顙者非以其至親則以弔者之尊也故為妻稽顙以至親也大夫弔之雖總必稽顙以弔者之尊也婦人移天於夫而傳重於長子故雖父母不稽顙所稽顙者夫與長子而已以所受於此者重則所報於彼者殺也

男主必使同姓婦主必使異姓

鄭氏曰謂為無主後者為主也異姓同宗之婦也婦人外成

孔氏曰婦人外成適於他族不得自與己同宗為主此云異姓者與夫家為異姓同庚氏曰喪有男主以接男賓女主以接女賓若父母之喪則適子為男主適婦為女主今或無適子適婦遣他人攝主若攝男主必使喪家同姓之男婦主必使喪家異

姓之女

為父後者為出母無服

鄭氏曰不敢以已私廢父所傳重之祭祀

孔氏曰此一經論適子承重不得為出母著服之事出母謂母犯七出為父所遣母子至親義不可絕父若猶在子皆為出母期若父沒後適子係嗣丞嘗不敢以私親廢先祖之祀故不復為出母服

嚴陵方氏曰為出母無服者隆於公義而殺於私恩也

親親以三為五以五為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

鄭氏曰已上親父下親子三也以父親祖以子親孫五也以祖親高祖以孫親玄孫九也殺謂親益疏者服之則輕

孔氏曰此一經廣明五服之輕重隨人之親疏著服之節親親以三者上父下子并己為三也為五者鄰者三加祖及孫故為

說說卷二十一

五也以五為九者已上祖下孫則是五也又以曾祖故親高祖

曾孫故親玄孫上加曾高二祖下加曾玄兩孫以四籠五故為

九也上殺者據已上服父祖而減殺故服父三年服祖減殺至

期以次減之應曾祖大功高祖小功而俱齊衰三月者但父祖

於己是同體之親故依次減殺曾高其恩已疏故一等從齊衰

三月也所以喪服註云重其衰麻尊尊也減其日月恩殺也不

可以大功小功旁親之服加至尊故皆服齊衰也下殺者謂下

於子孫而減殺子服父三年父亦宜報而父子首足不無等衰

故父服子期也若正適傳重便得遂情故喪服云不敢降是也

父服子期孫卑理不得祖報故為九月若傳重者亦服期也為

孫既大功則曾孫宜五月但曾孫服曾祖止三月故曾祖報亦

一時也曾祖是正尊自加齊衰服曾孫卑故正服總麻曾孫既

總麻三月玄孫理不容異故服同三月玄孫殺者世叔之屬是也

父是至尊故以三年若據祖期斷則世叔宜九月而世叔是父一體故加至期也從世叔既疏加所不及據期而殺是以五月族世叔又疏一等故宜總麻此外無服也此是發父而旁漸至輕也又祖是父一體故加至期而祖之兄弟非已一體故加亦不及據於期之繼殺便止五月族祖又疏一等故宜總麻此外無服是發祖而旁漸殺也又曾祖據期本應五月曾祖之兄弟謂族曾祖既疏一等故宜三月也自此以外及高祖之兄弟悉無服矣又至親期斷兄弟至親一體相為而期同堂兄弟疏於一等故九月從祖兄弟又疏一等故小功族之昆弟又殺一等故宜三月此外無服是發兄弟而旁殺也又父為子期兄弟之子但宜九月而今亦期者父於子本應報以三年特為首足故降至期元弟之子為世叔本應九月言世叔與尊者一體而加至期世叔旁尊不得自比彼父祖之重無義相降故報兄弟子期且已與兄弟一體兄弟之子不宜隔異與己子等所以至期故檀弓云兄弟之子猶子引而進之是也又同堂兄弟之子服從伯叔無加則從伯叔亦正報五月也族兄弟之子又疏故宜總耳此發子而旁殺也又孫服祖期祖尊故為孫大功兄弟之孫服從祖五月故從祖報之小功也同堂兄弟之孫既疏為之總麻其外無服矣曾祖為曾孫三月為兄弟曾孫以無尊降之故亦為三月始自父母終於族人故云親畢矣且五屬之親若同父則期同祖則大功同曾祖則小功同高祖則總麻高祖外無服亦是畢也

嚴陵方氏曰親親之道成於三窮於九夫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有生則有成矣人道上由父生下以生子身居其中然後人道成焉此謂成於三變而為九是所謂九族而人道盡於此矣此之謂窮於九曰上殺者遠近之殺也曰下殺

者尊卑之殺也曰旁殺者親疏之殺也遠近之殺者近者隆而遠者殺故也尊卑之殺者尊者隆而卑者殺故也所謂親疏者亦若是而已不曰隆而曰殺者親愈上則愈殺於遠親愈下則愈殺於卑故也所謂旁殺者亦若是而已三殺既畢則九族之外也絕族無移服故曰而親畢矣曾者增之也高者積而上之謂也玄者久而小之謂也

馬氏曰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而不言七者以其上而曾高者皆爲遠祖也下而曾玄者皆爲遠孫也凡喪服之道以近爲親是故上殺者有總麻而無功衰以其相遠也旁殺之親有大功有小功者以其相近也近者至於親親而不尊遠者至於尊尊而不親唯其親而不尊故九月五月之喪功衰而已唯其尊而不親故雖齊衰之喪亦有三月者也

李氏曰周官小宗伯曰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疏書曰九族既睦

辨因其近故止于三睦舉其遠故至于九蓋六世則親族竭矣自己而上殺至于高祖則五世自己而下殺至于玄孫則五世自己而旁殺至于二從兄弟則五世故曰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夫服者所以序其親者也禮有經而等義有推而進權有重而輕輕而重孫爲祖齊衰而祖爲之總麻兄弟之子爲世叔期從兄弟之子爲從世叔小功五月而從世叔亦爲之五月族兄弟爲族世叔總三月而族世叔亦爲之總兄弟之孫爲從祖五月而從祖亦爲之小功從兄弟之孫爲曾祖之兄弟三月而曾祖兄弟亦爲之總兄弟則期從兄弟則大功從祖兄弟則相爲總此經而等也子爲父三年而父爲之期孫爲祖期而祖爲之大功曾孫玄孫爲曾祖高祖齊衰三月而曾祖高祖亦爲之總此順而殺也爲子期則爲兄弟之子當大功而亦期此推而進也有傳重者則父爲祖三年祖爲孫期此輕而重也爲祖期

為曾祖當大功而乃為之五月此重而輕也

長樂陳氏曰書與詩序皆言九族特周禮小宗伯儀禮士昏禮記仲尼燕居特言三族者三族父子孫也九族高祖至玄孫也三族舉其本九族極其末舉三族則九族見矣白虎通夏侯歐陽何琦如淳之徒以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為九族其說蓋以詩之葛藟刺平王不親九族而言謂他人父謂他人母頌弁刺幽王不親九族而言豈伊異人兄弟甥舅角弓亦刺不親九族而言兄弟昏姻無胥遠矣則所謂九族者非特內宗而已是惡知詩人之所主者因內宗而發哉彼謂父族四者父之姓為一族父女昆弟適人者子為二族己女昆弟適人者子為三族己女適人者子為四族母族二者母之父母為一族母之昆弟為二族母之女昆弟為三族妻族二者妻之父為一族妻之母為二族然於母之母則合而為一族妻之父母則離而為二可乎

爾雅於內宗皆曰族於母妻曰黨而已又禮小功之末可以嫁娶妻之黨固無妨於嫁娶昏禮不容慮其不虞也然則九族之說當從孔安國鄭康成為正此經則九族隆殺之差也禮書

山陰陸氏曰族之以喪紀論者孔氏云上至高祖下及玄孫為九族此片同姓而兼死言之也族之以親屬論者歐陽氏云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為九族此片生而兼異姓言之也以此經考之則孔氏之言為是以詩頌弁角弓考之則九族異姓在焉於歐陽氏之言為當也夫以喪紀言服者推而上之極於高祖引而下之極於玄孫者何也蓋曾祖之上其祖謂之高言尊者以親屬高遠也曾孫之下其孫謂之玄言卑者於親屬微昧也故喪紀於是盡焉以親屬言族者母族三有母之母姓父族四無父之母姓者蓋屈於父之姓故也此父在為母期之意也然則母之姓於母之父姓何以無當曰理有等恩有殺於同姓之

族嚴於異姓之族略仁義之道也母族三有母之女昆弟適人者而妻族二無妻之昆弟適人者何也蓋女子謂姊妹之夫為私以其非正親故也妻之姊妹於己則非正親其不在族中也宜矣

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鄭氏曰禘大祭也始祖感天神靈而生祭天則以祖配之自外至者無主不止而立四廟者高祖以下與始祖而五也世子有廢疾不可立而庶子立其祭夫立廟亦如世子之立也春秋時衛侯元有兄縶

孔氏曰此一節論王者庶子之郊天立廟與適子同之義禘謂夏正郊天自從也王者禘祭其先祖所從出之天若周之先祖出自靈威仰以祖配者以其先祖配祭所出之天也既有配天始祖之廟更立高祖以下四廟與始祖而五也天位尊重庶子為王郊天祀五廟事事如適子嫌其不得故特明之鄭註自外至者無主不止公羊宣三年傳文外至者天神也王者人祖也引衛侯元有兄縶證世子廢疾不可立也

長樂陳氏曰韋玄成曰王者禘其祖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不為立廟親盡也然則玄成以禘為祭天固不足信以立四廟為始受命而王者於理或然蓋始受命而王者不必備事七世故立四廟止於高祖而已其上親盡不祭可也庶子主亦如之者禮為人後者為父母期公子為後為其母於祭於孫否蓋為人後者雖受重於所後而不發父母期公子為後雖受重於君母而不廢其母祭則庶子為王雖有正統之七廟其可輒廢祖考之祭乎於是自立四廟以視始受命而王者所以著其不忘本也昔漢宣帝以從孫繼昭帝患昭穆之體一也於是立悼皇考廟以當一代之穆而王

舜中劉歆以爲孝宣以兄孫繼統爲孝昭後考廟固不當立累世奉之是兩統二父也然宣帝以悼皇考當一代之穆固不合禮若特立廟乃庶子王之所當立者謂不當立誤矣

敬陵方氏曰王立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此言王者止曰立四廟者據月祭之親廟言之也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旣言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則祭及其二祧可知矣此所以不言之也

山陰陸氏曰此言王者後世嘗更衰亂統序旣絕其子孫有特起者若漢光武復有天下旣復七廟則其曾祖禰當別立廟祀之故曰庶子王亦如之也若孝文繼孝惠雖非適子其承祭祀不言可知今經言此者正爲庶子不祭庶子王然後祭耳

廬陵胡氏曰鄭謂世子有廢疾而庶子立如昭七年左氏云孟縶之類案經傳庶子王多矣豈世子盡有疾

清江劉氏曰庶子王亦如之註云庶子祭天立廟非也此一句當承後文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也之下脫誤在前耳又曰而立四廟云天子立四廟亦非也此一句上有脫簡耳文當曰諸侯及其太祖而立四廟

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五世而遷之宗其繼高祖者也

鄭氏曰別子者諸侯之庶子別爲後世爲始祖也謂之別子者公子不得禰先君繼別者別子之世長子爲其族人爲宗所謂百世不遷之宗也繼禰者別子庶子之長子爲其昆弟爲宗也謂之小宗者以其將遷也五世而遷即小宗也小宗有四或繼高祖或繼曾祖或繼禰皆至五世則遷

孔氏曰自此至宗也一節並論尊祖敬宗之義諸侯適子之弟別於正適不得禰先君故稱別子其子孫爲卿大夫立此別子

爲始祖故云別子爲祖別子之世世長子恒繼別子與族人爲百世不遷之大宗故云繼別爲宗也禰謂別子之庶子所生長子繼此庶子與兄弟爲小宗比大宗爲小故云小宗也五世者爲上從高祖下至玄孫之子此玄孫之子則合遷徙不得與族人爲宗故云有五世則遷之宗此五世則遷實是繼高祖者之子記文略爾若繼高祖之身未滿五世猶爲服也鄭註小宗有四以別子之後族人衆多或繼高祖與三從兄弟爲宗或繼曾祖與再從兄弟爲宗或繼祖與同堂兄弟爲宗或繼禰與親兄弟爲宗一身凡事四宗事親兄弟之適是繼禰小宗也事同堂兄弟之適是繼祖小宗也事再從兄弟之適是繼曾祖小宗也事三從兄弟之適是繼高祖小宗也兼大宗爲五繼高祖者至子五世不復與四從兄弟爲宗故云皆至五世則遷各隨近祖宗然則小宗所繼非一獨云繼禰爲小宗者雖四初皆繼禰爲

始據初爲元故特云繼禰也

記說卷八十一

橫渠張氏曰宗子繼別爲宗言別則非一也如別子五人五人各爲大宗所謂兄弟宗之者謂別子之子繼禰者之兄弟宗其小宗子也
山陰陸氏曰有五世而遷之宗據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其繼高祖者玄孫也宗其繼高祖者玄孫之子也先儒謂記文略此讀五世而遷之宗之誤也即云五世而遷之宗猶云五世則遷之宗

是故祖遷於上宗易於下尊祖故敬宗所以尊祖禰也

鄭氏曰宗者祖禰之正體

孔氏曰四世之時尚事高祖至五世之時謂高祖之父不爲加服是祖遷於上四世之時仍宗三從族人至五世不復宗四從族人各自隨近爲宗是各易於下宗是先祖正體所以尊祖故敬

宗敬宗所以尊祖禰也

嚴陵方氏曰先儒疏祖遷於上宗易於下特五世則遷之小宗爾若夫百世不遷之大宗則祖未嘗遷而宗未嘗易焉於祖曰遷於宗曰易者遷有升之之意故於在上者言之易有去之之意故於在下者言之

庶子不祭祖者明其宗也庶子不為長子斬不繼祖與禰故也

鄭氏曰庶子不祭祖者明其尊宗以為本也禰則不祭矣言不祭祖者主謂宗子庶子俱為適士得立祖禰廟者也凡正體在乎上者謂下正猶為庶也不為長子斬尊先祖之正體不二其統也言不繼祖禰則長子不必五世

孔氏曰庶適俱是人子並宜供養而適子承嘗庶子獨不祭者正是推本崇適明有所宗故云明其宗也此言庶子則是父庶父庶即不得祭父何假言祖故鄭云禰則不祭也然而不祭祖

者謂適士得立二廟自禰及祖宗子得立祖廟祭之祖庶雖俱為適士得立禰廟不得立祖廟祭之也鄭註正體謂祖之適也下正謂禰之適也雖正為禰適而於祖猶為庶故禰適謂之為庶也五宗悉然不為長子斬亦尊宗之義喪服為長子斬此明父是庶子故不得為長子斬互相明也然父適二世承重則得為長子三年故鄭註云不必五世也禮有適子者無適孫雖是祖正若父猶在則己未成適則不得重長必是父沒後者故云為父後者然後為長子三年也然己身雖是祖庶而是父適則應立廟立廟則己長子傳重當祭而不為斬者以是祖庶厭降故不敢服斬且死者其父見在父自供祭然禮為後者有四條皆不為斬有體而不正庶子為後是也有正而不體適孫為後是也有傳重而非正體庶孫為後是也有正體而不傳重適子有廢疾不立是也四者皆期悉不得斬也唯正體又傳重者乃極

服耳

賈氏曰適妻所生皆名適子第一子死則取適妻所生第二子者立之亦名長子若言適子唯據第一者若云長子通立嫡以長故也儀禮疏

橫渠張氏曰此以服言不以祭言故又發此條

嚴陵方氏曰適士二廟則有祖廟矣官師一廟則有禰廟而已此言庶子不祭祖者言適士家也下言庶子不祭禰者言官師之家也夫立宗所以重本適子本也庶子支也其不祭也雖祖之不同至於明其宗之義則一而已其曰不祭祖則禰容祭之矣

山陰陸氏曰庶子不祭祖此謂庶子為士無祖廟者不敢祭祖祭於宗子之家明其尊宗以為本也庶子不為長子斬此關上下言之亦言之法不繼祖關上庶子不祭祖者也不繼禰關下

記說卷八十一

十五

庶子不祭禰者也

禮記集說卷第八十一

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

鄭氏曰不祭殤者父之庶也不祭無後者祖之庶也此二者當從祖祔食而已不祭祖無所食之也共其牲物而宗子主其禮焉祖庶之殤則自祭之凡所祭殤者唯適子耳無後者謂昆弟諸父也宗子之諸父無後者為墀祭之

孔氏曰庶子謂父庶及祖庶也殤者未成人而死者也無後謂成人未昏或已娶無子而死者庶子不得祭父祖此殤與無後者之親共其牲物各從其祖祔食祖廟在宗子之家已不得自祭之也鄭註不祭殤者父之庶者謂己是父之庶子及餘兄弟亦是父之庶子所生之適子為殤而死者不得自祭之以己是父庶不合立父廟故也殤尚不祭成人無後不祭可知云不祭無後者祖之庶者己是祖庶不合立祖廟故兄弟無後者不得

祭之己若是曾祖之庶亦不得祭諸父無後者諸父無後當於曾祖之廟而祭此不云曾祖言祖兼之也云無所食之者以庶子不合祭祖無處食之故宗子主其禮也云祖庶之殤則自祭之者己於祖為庶故謂己子為祖庶之殤己是父適得立父廟故自祭子殤在於父廟也為墀祭之者謂宗子是士唯有祖禰二廟無曾祖廟故諸父無後者為墀祭之若宗子為大夫得立曾祖廟則祭於曾祖廟不於墀也

橫渠張氏曰無後者必祭借如有伯祖至孫而絕則伯祖不得言無後蓋有子也夫祭者必是正統相承然後祭禮正有所統屬今既宗法不立而無緣得祭祀正故且須參酌古今順人情而為之如士當一廟而設三世則是祖廟而設祖位與曾祖位也有人又有伯祖與伯祖之子者當如何為祭伯祖則當自與祖為列從父則自當與父為列苟不如此使死者有知以人情

言之必不安使死者無知己妄有去取則己不是不如求中於義理爲善然禮於親疏遠近則自有煩簡或月祭之或享嘗乃止故拜朔之禮施於三世伯祖之祭止可施於享嘗平日藏去位板於櫝中至時祭則取而拾之其位則自如尊卑且無逆祀之禮若又設於他所則似不得祫祭皆人情所不安近世亦有祭禮於祖考禮物皆同而於其配皆有降殺凡器皿俎豆筵席純緣之類莫不異也此意亦僅得之其從食者必又有降雖古亦然以明尊卑親疏至如設祔位雖以其班亦當少退其禮物亦湏少損其主祭者於祔食者若其尊也則亦有親執其禮必使有司或子弟爲之且主祭者不可絕親煩辱必湏簡逸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註不祭殤者父之庶蓋以殤未足以語世數特以己不祭禰故不祭之不祭無後者祖之庶雖無後以其成人備世數當祔祖以祭之也不祭祖故不得而祭之也祖庶之殤則自祭之言庶孫則得祭其子之殤者以己爲其祖矣無所祔之也凡所祭殤者唯適子此據禮天子下祭殤五皆適子適孫之類故知凡殤非適皆不當特祭唯當從祖祔食

山陰陸氏曰其謂之庶子凡小宗子皆庶子也知然者以宗子無無後者又得自祭其殤知之也

金華應氏曰殤與無後皆庶子之子也殤者幼而未成人無後者長而未育子鄭氏以殤爲己之子而繫於父之庶以無後爲兄弟而繫於祖之庶蓋以殤惟適可祭今適子之下又有無後者不應更祭故指此爲兄弟而言之夫所謂殤與無後包羅其義云爾非謂庶子之子其適與庶皆死也適子或殤而死或無後而死皆從祖而祭於宗子之家謂之祔食特祔焉而又食之非必同祭於祖故曾子問又謂之殤不祔祭若果如此則兄弟之無後者亦不患於無所祔食矣

廬陵胡氏曰此與曾子問中我同語異也

庶子不祭禰者明其宗也

鄭氏曰謂宗子庶子俱為下士得立禰廟也雖庶人亦然

孔氏曰禰適故得立禰廟故祭禰禰庶不得立禰廟故不得祭禰明其有所宗既無禰廟故不得祭子殤也前文云不祭祖以有祖廟故註云宗子庶子俱為適士此文云不祭禰唯有禰廟故註云宗子庶子俱為下士若庶子是下士宗子是庶人此下士立廟於宗子之家庶子共其牲物宗子主其禮雖庶人是有祭義若宗子為下士是宗子自祭之庶子不得祭也

金華應氏曰前文以長子衰斬之事重故先言不祭祖又言不繼祖禰以明之以統傳於祖而源流遠也幼殤祔食之事輕故專言不祭禰以明之以子出於禰而源流近也注所言適士下士之說雖於禮法曲盡其詳然立言初意恐不在是

親親尊尊長長男女之有別人道之大者也

鄭氏曰言服之所以隆殺

孔氏曰此一經論服隆殺之義親親謂父母也尊尊謂祖及曾祖高祖也長長謂兄及旁親也舉尊長則卑幼可知男女有別若為父斬為母齊衰姑姊妹在室期出嫁大功為夫斬為妻期之屬此皆人道最大者也

從服者所從亡則已屬從者所從雖沒也服妾從女君而出則不為女君之子服

鄭氏曰所從亡則已謂若為君母之父母昆弟從母也所從雖沒也服謂若自為己之母黨也妾為女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而今俱出女君猶為子期妾於義絕無施服

孔氏曰此一節論從服之事從服者按服術有六其一徒從者徒空也與彼非親屬空從此而服彼徒中有四一是妾為女

君之黨二是子從母服於母之君母三是妾子爲君母之黨四
是臣從君而服君之黨就此四徒之中而一徒所從雖亡則猶
服如女君雖沒妾猶服女君之黨其餘三徒則所從亡則已謂
君母死則妾子不復服君母之黨及母亡則子不復服母之君
母又君亡則臣不復服君黨親也其中又有妾攝女君爲女君
黨各有義故也今云所從亡則已已止也止謂徒從亡則止而
不服者鄭註略舉一隅爾屬者骨血連續以爲親也亦三一
是子從母服母之黨二是妻從夫服夫之黨三是夫從妻服妻之
黨此三從雖沒猶從之服其親也鄭註亦舉一隅也妾從而出
謂姪娣從女君而入若女君犯七出則姪娣亦從而出也
嚴陵方氏曰從服即大傳所謂徒從也屬從即大傳所謂屬從
者也然徒從不若屬從之爲重故於徒從則所從亡則已於屬
從則所從雖沒而猶服焉妾從女君而出則不爲女君之子服
者以其義絕故也

禮不王不禘

鄭氏曰禘謂祭天

孔氏曰此論王者郊天之事王謂天子也禘謂郊天也禮唯
天子得郊天此經上下論服制記者亂錄不禘之事廁在其
間

山陰陸氏曰此文宜在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之
上

世子不降妻之父母其爲妻也與大夫之適子同

鄭氏曰世子天子諸侯之適子也不降妻之父母爲妻故親之
也爲妻齊衰不杖者君爲之主子不得伸也主言與大夫之適
子同據服之成文也

孔氏曰世子既不降妻之父母其爲妻也亦不降與大夫之適

子爲妻同也不杖者父爲主其子不得伸喪服唯言大夫適子者若舉世子爲妻嫌大夫以下有降喪服若舉士子爲妻其士既職卑本無降理大夫是尊降之首恐其爲適婦而降故特顯之

山陰陸氏曰諸侯世子世國故其妻死齊衰不杖不杖不敢病也然則大夫之適子爲妻何以不杖仕至大夫賢著而德成以賢望其適也據大夫之適子服大夫之服然則大夫非世爵祿亦非不世爵祿孟子曰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矧吾大夫之子能似其先人胡爲而不世其所謂春秋譏世卿謂非其似者也

金華應氏曰天子諸侯降其妻之父母而世子上不敢擬於尊者儲副韜潛而未有君道也大夫之子爲其妻齊衰不杖甚而世子下不敢異於卑者家國雖異而敬父則均也故服不降者

記說卷八十二

五

思

非厚於外黨也自處於卑而致其謙焉耳服不杖者非薄於伉儷也壓於所尊而避其私焉爾凡以君父在焉而不敢失臣子之禮也

父爲士子爲天子諸侯則祭以天子諸侯其尸服以士服父爲天子諸侯子爲士祭以士其尸服以士服

鄭氏曰祭以天子諸侯養以子道也尸服士服父本無爵子不敢以己爵加之嫌於卑之也祭以士其尸服以士服者謂父以罪誅尸服士服不成爲君也天子之子當封爲王者後以祀其受命之祖云爲士則擇其宗之賢者若微子者不必封其子爲王者後及所立爲諸侯者祀其先君以禮卒者尸服天子諸侯之服如遂無所封立則尸也祭也皆如士不敢僭用尊者衣物

孔氏曰尸服士服謂玄端若君之先祖爲士大夫則服助祭之

服故曾子問云尸弁冕而出是爲君尸有著弁者有著冕者若爲先君士尸則著爵弁若爲先君大夫尸則著玄冕是也若大夫士之尸則服家祭之服故鄭註士虞記尸服卒者之上服士玄端是也鄭知父以罪誅者以尸服士服故也以其嘗爲天子諸侯不可以庶人禮待之士是爵之最卑故服其士服云若微子者不必封其子者案尚書序云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代殷後是擇其賢者不立封紂子也

嚴陵方氏曰言天子諸侯士之祭其別如此則王制所謂祭從生者也與中庸所言亦同父爲士其尸服以士服者則與喪從死者同義

金華應氏曰古之爲天子者皆積累世德而致之未有一旦崛起而在尊位也其失天下者必有大惡自絕於天人之心否則未有不賴前哲以免也故德必若舜禹而後能自匹夫驟興於

萬乘惡必若桀紂而後忽自萬乘驟降於匹夫若諸侯與士之進退升黜雖或有之而亦已鮮矣自周秦以降而後興替之非常貴賤之殊絕始比比有之此論其所祭所服者固亦當時所絕無而僅有然先王制禮以該括古今之變而方來之人情事物不能違焉所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也

婦當喪而出則除之爲父母喪未練而出則三年既練而出則已未練而反則期既練而反則遂之

鄭氏曰當喪當舅姑之喪也出除喪絕族也

孔氏曰此一經明婦人遭喪出入之節婦正當舅姑之服被夫遣出恩情既離故出即除服也女出嫁爲父母期若婦自有父喪未小祥被夫遣歸值兄弟之小祥則隨兄弟服三年之受既已絕夫族故其情隆於父母也故云則三年若父母喪已小祥而女被遺其服已除今歸雖在三年內則止不更反服以兄弟

小祥之後無服變節故女遂止也已止也未練而反謂先有父母喪爲夫所出今喪猶未小祥而夫命既反則還家小祥而除是依期服也既練而反則遂之者若被遣還家已隨兄弟小祥服三年之受而夫反命之則猶遂三年乃除隨兄弟故也嚴陵方氏曰女出嫁則恩隆於夫家被出則恩復隆於父母得反則恩復隆於夫家既練而反則服不可中道而除故遂其三年凡此所謂以仁起禮也

再期之喪三年也期之喪二年也九月七月之喪三時也五月之喪二時也三月之喪一時也故期而祭禮也期而除喪道也祭不爲除喪也

鄭氏曰三年至一時言喪之節應歲時之氣也期而祭謂練祭也禮正月存親親亡至今而期期則宜祭期天道一變哀惻之情益衰衰則宜除不相爲也

孔氏曰自此至則已一節總明遭喪時節除降之義期而祭者孝子喪親歲序改易隨時懷感故一期而爲練祭是孝子存親之心於禮當然故云禮也期而除喪者親終一期而除說其喪天道當然故云道也祭爲存親除喪爲天道之變兩事雖同一時不相爲故云祭不爲除喪男子除首經女子除要帶總而言之練祭祥祭亦名除喪也

嚴陵方氏曰期而祭謂練祭也除喪謂男子期則除首經婦人期則除要帶也禮言緣人情道言因天時故曰期而祭禮也期而除喪道也人情天時各有謂焉故曰祭不爲除喪

馬氏曰期而祭者謂之禮其除喪也謂之道禮存乎人道存乎天

李氏曰有經者禮也莫不由之者道也期而祭以其有經故曰禮期而除喪以其不可過與不及故曰道君子應乎禮出乎道

而已

三年而后葬者必再祭其祭之間不同時而除喪

鄭氏曰再祭練祥也間不同時者當異月也既祔明月練而祭又明月祥而祭必異月者以葬與練祥本異歲宜異時也而除喪已祥則除不禫

孔氏曰此謂身有事故不得及時而葬故三年後始葬再祭謂練祥祭也既三年未葬尸柩尚存雖當練祥之月不可除親服故三年葬後必為此練祥不可同一時而祭當前月練後月祥故云不同時於練祥之時而除喪謂練時男子除首經婦人除要帶祥時除衰杖也鄭註已祥則除不禫者以經直云必再祭故知不禫禫者本為思念情深不忍頓除故有禫也今既三年始葬哀情已極故不禫也

嚴陵方氏曰未葬則雖期未可練再期未可祥必待葬畢而為之故曰再祭必有漸焉故不可同時也

馬氏曰祭不為除喪而除喪者必因祭焉以祭為吉而除喪者所以從吉也夫練祥之時既已過矣而獨為之再祭以存親之禮不可廢也其祭之間不同時者以其存親之節不可忘也祭不同平時而除喪者亦不同平時則除喪必從祭也可知矣

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則必為之再祭朋友虞祔而已

鄭氏曰謂死者之從父昆弟來為喪主有三年者謂妻若子幼少大功為之再祭則小功總麻為之練祭可也

孔氏曰此明為人主喪法也大功從父兄弟也主人之喪者謂死者無近親而從父昆弟為之主喪也有三年者謂死者有妻若子妻不可為主而子猶幼小未能為主故大功者主之為之練祥再祭朋友疏於大功但虞祔而已然則大功尚為練祥則虞祔亦為之可知親重者為之遠祭親輕者為之近祭故大功

爲之祥練小功總麻爲之練朋友但爲之虞祔也 皇氏曰死者有三年之親大功主者爲之練祥若死者但有大功則大功主者至期小功總麻至祔若又無期則各依服月數而止故雜記云凡主兄弟之喪雖疏亦虞之謂無三年及期者也

田氏曰劉德議問朋友虞祔謂主幼而爲虞祔也若都無主族神不歆非類當爲虞祔否荅曰虞安神也祔以死者祔於祖也朋友恩舊歡愛固當安之祔之然後義備但後日不常祭之耳

魏田瓊見通典

金華應氏曰責人必以其所故同姓之所親則要以三年於父游之所厚則期以三月爲義必於其可故變除生者之服飾非親者而不能安祔死者之精神雖疏者可爲之然又必有妻子則爲之練祥再祭雖不廢而變除之節可畧也凡此皆爲死者無主後而慮生者不能久其事故以親疏而爲之節若盡送往

拊孤之義則雖過於厚而無害也夫死生之相收卹人道之當然今其身死而又妻子懦弱適無父母兄弟之至親也則大功當任其責而至於逾葬使其不幸而無大功以爲之依則小功以下其責而至於逾葬使其不幸而無朋友以爲之助則爲鄰者儻與之舊者其可以憇然乎是以體朋友死無所歸於我殯之義則練祥不必大功而親黨皆不可得而辭推行有死人尚或瑾之之心則虞練不必朋友而凡相識者皆不得而拒特其情有厚薄則處之各不同自其篤於義者言之則各有加焉無害也凡遇夫人之急難而處事之變者不可以不知

士妾有子而爲之總無子則已

鄭氏曰士卑妾無男女則不服不別貴賤

孔氏曰喪服云大夫爲貴妾總是大夫貴妾無子猶服之也士

妾無子則不服不殊別妾之貴賤也

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而父稅喪已則否

鄭氏曰謂子生於外者也父以他故居異邦而生已不及此親存時歸見之今其死於喪服年月已過乃聞之父為之服已則否者不責非時之恩於人所不能也當其時則服稅讀如無禮則稅之稅稅喪者喪與服不相當之言

孔氏曰此一節明稅服之禮父先本國有此祖父以下諸親後或隨宦出遊居於他國更取而生此子此子不與諸親相識故云不及謂不及歸見也若此諸親死道路既遠喪年限已竟而始聞父則稅之謂追服也此子則否然已在他國後生得本國有弟者假令父後又適他國更取所生之子則為已弟故有弟也鄭註當其時則服者以稅是不相當之言若服未除則猶是服內服故知則服謂服其全服也 王氏曰已則否謂計已之

生不及此親之存則不稅若此親未亡之前而已生則稅之也 昆弟謂諸父之昆弟

淳于氏曰據降而緦小功者稅之蓋正親而重骨肉也今父在則祖周父亡則三年此非重歟若但以不見則割其至親之本愛而忍惻怛之痛使與諸父母昆弟同制此其可乎尊祖之義於是踈矣又禮為慈母之父母無服亦云恩不能及恩不及者慈母之父母則可也今以它故生不見祖而以為非時之恩意

實不厭

晉淳于纂見通典

嚴陵方氏曰日月已過乃聞喪而服曰稅

為君之父母妻長子君已除喪而后聞喪則不稅

鄭氏曰臣之恩輕也謂卿大夫出聘問以他故父留

孔氏曰自此至臣服已一節明臣為君親稅之與否此經謂臣出聘不在而君諸親喪臣後方聞之若君未除則從為服之若

君已除則臣不稅之所以然者恩輕故也

降而在總小功者則稅之

鄭氏曰謂正親在齊衰大功者正親總小功不稅矣曾子問曰小功不稅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此句補脫誤在是宜承父稅喪已則否

孔氏曰此廣釋檀弓中曾子所說也曾子所云小功不稅是正小功耳若本大功以上降而在總小功者則爲稅之本情重故也

山陰陸氏曰嫌小功不稅降服亦是也故出之在此非脫誤也即承父稅喪已則否於義不倫

近臣君服斯服矣其餘從而服不從而稅君雖未知喪臣服已

鄭氏曰謂君出朝覲不時反而不知喪者近臣閭寺之屬也其餘羣介行人宰史也君雖未知喪臣服已從服者所從雖在外自若服也

孔氏曰此經明賤臣從君出朝覲或遇險阻不時反國比反而君諸親喪君自稅之臣之卑近者則從君服之非稅義也其餘爲臣之貴者若君親服限未除君既服之則臣下亦從而服之若限已竟而君稅之臣不從君而稅也若君出而國內有親喪君雖未知在國之臣即如尋常先著服凡從服者悉然也

虞杖不入於室柎杖不升於堂

鄭氏曰哀益衰敬彌多也虞於寢柎於祖廟

孔氏曰此論哀殺去杖之節士虞禮云虞於寢檀弓云明日柎于祖

嚴陵方氏曰喪禮先虞云而後柎虞杖特不入於室而已至於柎杖則雖堂亦不升焉蓋衣雖衰而敬愈不衰也室內而堂外故於室曰入堂高而陛卑以於堂曰升論語於室亦曰入於堂亦

曰升者義亦如此

爲君母後者君母卒則不爲君母之黨服

鄭氏曰徒從也所從二則已

孔氏曰此經論徒從所從亡則已之事爲君母後謂無適立庶爲後也妾子於君母之黨黑悉徒從若君母卒則不服君母之黨今既君母沒爲後者嫌同於適服君母之黨故特明之

經殺五分而去一杖大如經

鄭氏曰如要經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杖大如要經之義喪服傳云首經大搯左本在下去五分一以爲帶是首尊而要卑卑宜小故五分而去一象服數有五也杖大如經同在下之物故也

賈氏曰首經大搯搯是搯物之稱據中人一搯而言大者據大拇指與大巨指搯之故言大也

山陰陸氏曰齊衰之經斬衰之帶也大功之經齊衰之帶也杖大如經蓋如其經即如要經是如帶非如經也

新安朱氏曰首經大一搯只是拇指與第二指一圍腰經較小絞帶又小於要經象大帶兩頭長垂下絞帶象革帶一頭串於中而束之又曰首經右本在上者齊衰經之制以麻根處著頭右邊而從額前向左圍向頭後却就右邊元麻根處相接即以麻尾藏在麻根之下麻根搭在麻尾之上綴殺之有纓者以其加於冠外故須著纓方不脫落也

妾爲君之長子與女君同

鄭氏曰不敢以恩輕輕服君之正統

孔氏曰此一經論妾從女君服同女君爲長子三年妾亦爲女君長子三年故云與女君同也

除喪者先重者易服者易輕者

鄭氏曰除喪謂練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易服謂大喪既虞卒哭而遭小喪也其易喪服男子易乎帶婦人易乎首

孔氏曰此一節論服之輕重相易及除脫之義男重首經女重要經凡所重者有除無變所以卒哭不受以輕服至小祥各除其重也易謂先遭重喪後遭輕喪變先者輕則謂男子要婦人首也謂先遭斬服虞卒哭已變葛經大小如齊衰之麻若又遭齊衰之喪齊衰要首皆牡麻牡麻則重於葛服宜從重而男不變首女不易要以其所重故也但以麻易男要女首是所輕故也若未虞卒哭則後喪不能變

無事不辟廟門哭皆於其次

鄭氏曰廟殯宮鬼神尚幽闇也哭皆於次無時哭也有事則入即位

孔氏曰此一經論在殯無事之時辟開也朝夕入即位哭則暫

開

說文卷八十二

十三

開之無事則不開也次謂倚廬凡葬前晝夜無時之哭則皆於廬次之中有事謂賓來弔若朝夕哭及適子受乎並入門即位而哭

復與書銘自天子達於士其辭一也男子稱名婦人書姓與伯仲如不知姓則書氏

鄭氏曰此謂殷禮也殷質不重名復則臣得名君周之禮天子崩復曰皐天子復諸侯薨復曰皐某甫復其餘及書銘則同

孔氏曰此一經論復與書銘男女名字之別書銘謂書亡人名字於旌旗也天子書銘於太常諸侯以下則各書於旌旗士與天子同也殷質故男子復及銘皆名周尚文臣不名君也婦人復則稱字此云書姓及伯仲是書銘也姓謂如魯姬齊姜伯仲隨其次也此亦殷禮周之文未必有伯仲當云夫人也氏如孟孫三家之屬殷無世繫六世而昏故婦人有不知姓者周則有

伯宗掌定世繫百世昏姻不通故必知姓也若妾有不知姓者當稱氏矣鄭註其餘及書銘則同謂周卿大夫以下書銘與殷同也

嚴陵方氏曰復謂招魂也銘即明旌也伯仲則長幼之第也山陰陸氏曰男子稱名所謂臯某復是也先儒謂周禮天子復曰臯天子復諸侯復曰臯某復此讀復曰天子復矣之誤也復曰天子復矣是告人以天子復非復天子之詞據崩曰天王崩

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麻同皆兼服之

鄭氏曰斬衰之葛齊衰之麻其經之大俱七寸五分寸之一帶五寸二十五分寸之十九齊衰之葛大功之麻其經之大俱五寸二十五分寸之十九帶四寸自二十五分寸之七十六兼服

記說卷八十二

十四

之謂服麻又服葛也男子則經上服之葛帶下服之麻婦人則經下服之麻固自帶其故帶也所謂易服易輕者也兼服之文主於男子

孔氏曰此一節明前遭重喪後遭輕喪麻葛兼服之義斬衰既虞受服之葛首經要帶與齊衰初喪麻經帶同齊衰變服之葛與大功初死之麻同皆兼服之者皆上斬衰齊衰大功麻葛之事也斬衰既虞遭齊衰新喪男子則要服齊衰之麻帶首服斬衰之葛經婦人則首服齊衰之麻經要仍服斬衰之麻帶婦人上下皆麻故鄭註云兼服之文主於男子也鄭知經帶大小者案喪服傳云苴經大搨去五分一以為帶齊衰之經斬衰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為帶大功之經齊衰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為帶喪服所云謂初喪麻之經帶也至既虞變葛之時經帶漸細降初喪一等斬衰葛經帶與齊衰初死麻之經帶同故云經俱七

寸五分寸之一所以然者就首經九寸之中五分去一以五分之去一分故七寸五分寸之一其帶又五分去一又就葛經七寸五分寸之一之中五分去一故帶五寸二十五分寸之十九也此即齊衰初死之麻經帶矣齊衰既虞變葛之時又漸細降初喪一等與大功初死麻經帶同大功首經與齊衰初死麻帶同俱五寸二十五分寸之十九也其帶五分首經去一就五寸二十五分寸之十九之中去其一分故餘有四寸自二十五分寸之七十六也凡筭之法皆以五乘母乘母既訖納子餘分以爲積數然後以寸法除之但其事繁碎故略舉大綱也

山陰陸氏曰謂若斬衰卒哭男子變要經以葛若又遭齊衰之喪則以齊衰之麻易葛帶其首經猶是斬衰之麻女子更首經以葛若又遭齊衰之喪則以齊衰之麻易葛經其要經猶是斬衰之麻是之謂兼服是何也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故也下放此鄭氏謂服麻又服葛誤矣故曰兼服之服重者則易輕者也

報葬者報虞三月而后卒哭

鄭氏曰報讀爲赴疾之赴謂不及期而葬也既葬即虞虞安神也卒哭之祭待哀殺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不得依常葬之禮赴猶急疾也貧者或因事故死而即葬不待三月葬竟而急設虞安神宜急也卒哭猶待三月者奪於哀痛不忍急也

山陰陸氏曰此不及期而葬不及期而葬報而後知之即及期有會而無報葬雖速猶須三月而后卒哭

父母之喪借先葬者不虞柩待後事其葬服斬衰

鄭氏曰借俱也謂同月若同日死也先葬者母也曾子問曰葬先輕而後重又曰反葬奠而後辭於殯遂脩葬事其虞也先重

而後輕待後事謂如此也其葬服斬衰者喪之隆哀宜從重假令父死在前月而同月葬猶服斬衰不葬不變服也言其葬服斬衰則虞祔各以其服矣及練祥比日然卒事反服重

孔氏曰此一節論並遭父母喪虞祔及衣服之制父母雖有同日月死而不得同月葬曾子問先輕後重謂先葬母也葬母竟不即虞祔更脩葬父之禮以虞祔稍飾父喪在殯未忍爲也後事謂葬父也待葬父竟先虞父乃虞母所謂祭先重而後輕也鄭註父死在前月謂母死前之月但未葬之前皆是前月也雖葬母亦服斬衰之以父未葬不得變服也若爲母虞祔練祥皆齊衰也卒事之日反服父服故鄭云卒事反服重

大夫降其庶子其孫不降其父大夫不主士之喪

鄭氏曰大夫爲庶子大功祖不厭孫也士之喪雖無主不敢攝大夫以爲主

注

記說卷八十二

十一

孔氏曰此一節論大夫尊降庶子一等兼不爲主之事大夫降其庶子故爲其庶子不爲大夫者服其大功也嫌既降其子亦厭其孫故此明雖降庶子而不厭降其孫庶子之子不降其父猶爲三年也士死無主後其親屬有爲大夫者尊不得主之嚴陵方氏曰庶子之子不降庶子以尊可以降卑卑不可以降尊也大夫不主士之喪者不以尊攝卑

爲慈母之父母無服

鄭氏曰恩不能及

孔氏曰此一節論不爲慈母之黨服此即是喪服中慈母父雖命爲母子本非骨肉故慈母之子不爲慈母之父母有服者恩所不及也

夫爲人後者其妻爲舅姑大功

鄭氏曰以不貳隆

孔氏曰此一節論婦人不戴隆之義 賀氏曰此謂子出時已昏故此婦還則本舅姑大功若子出時未昏至所為後家方昏者不服本舅姑以婦本是路人來又恩義不相接猶臣從君而服不從而稅人生不及祖之徒而皆不責非時之恩也 熊氏曰夫為本生父母期其妻降一等服大功是從夫而服不論識前舅姑與否假令夫之伯叔在他國而死其婦雖不識豈不從夫服也

士祔於大夫則易牲

鄭氏曰不敢以卑牲祭尊也大夫少牢

孔氏曰謂祖為大夫孫為士孫死祔祖則用大夫牲不敢用士牲祭於尊者之前也下云賤不祔貴而此云士祔大夫者謂無士可祔也猶妾無妾祖姑易牲而祔於女君可也若有士則當祔於士故雜記云不祔於大夫謂先祖兄弟有為士者當祔於士不得祔於大夫也

繼父不同居也者必嘗同居皆無主後同財而祭其祖禰為同居有主後者為異居

鄭氏曰錄恩服深淺也見同財則期同居異財故同居今異居及繼父有子亦為異居則三月未嘗同居則不服

孔氏曰此一經解喪服經中繼父同居異居之禮繼父謂母後嫁之夫也若母嫁子不隨則此子與母繼夫固自路人無繼父之名故自無服也今此言謂夫死妻稚子幼無大功之親隨母適後夫亦無大功之親後以其負財為此子同築宮廟四時使之祭祀同其財計如此則是繼父同居故為服期若異居其理有三一者昔同今異二者今雖共居其財計各別三者繼父更有子便為異居則服齊衰三月而已今經言有主後為異居謂繼父更有子也舉此一條餘亦可知然既云皆無主後者為異

居則此子有子亦為異居也
山陰陸氏曰言皆無主後則子亦是也然則繼父同居蓋亦為
之娶婦矣娶婦而有子亦異居焉

禮記集說卷第八十二

哭朋友者於門外之右南面

鄭氏曰變於有親者也門外寢門外

孔氏曰此一經論哭朋友之處右西邊也南面嚮南為主以對
荅弔安檀弓云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

祔葬者不筮宅士大夫不得祔於諸侯祔於諸祖父之爲士大夫
者其妻祔於諸祖姑妾祔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祔必以
其昭穆諸侯不得祔於天子天子諸侯大夫可以祔於士

鄭氏曰宅葬地祔葬不筮前人葬旣筮之也士大夫謂公子公
孫爲士大夫者不得祔於諸侯卑別也旣卒哭各就其先君爲
祖者兄弟之廟而祔之中猶間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貴賤祔祭之義此謂祔祭也禮孫死祔祖今
祖爲諸侯孫爲士大夫而死則不得祔祖謂祖貴宜自卑遠也

諸祖祖之兄弟也旣不祔祖當祔祖之兄弟爲大夫士者夫旣
不得祔祖妻亦不得祔於祖姑而可祔於諸祖姑也諸祖姑是
夫之諸祖父兄弟爲士大夫者之妻也若祖無兄弟亦祔疏族
不爲諸侯者然上云士易牲祔於大夫而大夫不得易牲祔於
諸侯者諸侯之貴絕宗故大夫士不得輕親也妾死亦祔夫祖
之妾亡無也夫祖無妾則又間曾祖而祔高祖之妾也祔必昭
穆同曾祖非夫同列故祔高祖也妾無廟爲壇祔之耳諸侯不
祔於天子亦謂祔祭卑孫不可祔於尊祖也天子諸侯大夫可
以祔於士者祖賤孫貴祔之不嫌也若不祔之則是自尊卑於
祖也

嚴陵方氏曰祔葬與祔廟皆謂之祔者以後死祔前而神事之
則一故也凡祔以廟爲正葬則如之而已故言祔廟則不言廟
言祔葬則必言葬者以葬非正故特明言以別之也

馬氏曰士之於大夫皆人臣也位皆人臣則雖有貴賤而其勢亦有可幾之道是故進而祔之可也天子諸侯則君矣尊無上貴無倫而其勢不可幾也進而祔之則君臣亂矣苟無所祔則祔於諸侯祖父之爲士大夫者而不敢祔於諸侯所以明君臣之義也

爲母之君母母卒則不服

鄭氏曰母之君母外祖適母徒從也所從亡則已

孔氏曰此一節論不責恩所不及之事母之君母母之適母也此親於子爲輕故徒從也已母若在母爲之服已則服之已母若亡則已不服母之君母矣

宗子母在爲妻禫

鄭氏曰宗子之妻尊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宗子妻尊得爲妻伸禫之事宗子爲自世不

遷之宗也 賀氏曰父在適子爲妻不杖不杖則不禫若父沒母存則爲妻得杖又得禫凡適子皆然嫌畏宗子尊厭其妻故特云宗子母在爲妻禫宗子尚然則其餘適子母在爲妻禫可知

橫渠張氏曰喪之有禫何也所以致厚也三年之喪其禫者所以欲占及三年也齊衰之喪禫者所以欲占及二年也宗子母在爲妻禫則庶子母在不爲妻禫以其不承重不敢致厚於妻子也庶子在父之宮則爲其母不禫以厭降也宗子而爲其妻禫以承其重所以敬宗也自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適士其庶子異宮皆爲母禫矣

爲慈母後者爲庶母可也爲祖庶母可也

鄭氏曰謂父命之爲子母者也父之妾無子者亦可命已庶子爲後

孔氏曰此一節論為庶母後之事喪服有慈母如母傳曰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為子母而子服此慈母三年此即為慈母後之義也記者見喪服有此例故觸類言之謂妾經有子而子已死者餘他妾多子則父命他妾之子為無子之妾立後與為慈母後同也故云為庶母後可也又觸類言之謂祖庶母乃已父之妾亦經有子子死故已命已之妾子與父妾為後故呼已父之妾為祖庶母亦服之三年如已母必知妾經有子者若無子則不得立後故也

山陰陸氏曰為庶母為祖庶母為讀去聲言為後慈母者為庶母服為祖庶母服可也喪服傳云士為庶母緦大夫以上為庶母無服大夫以上為庶母無服其後慈母者為之服歟為父母妻長子禫

鄭氏曰目所為禫者也

孔氏曰此一經鄭云目所為禫者此一人而已然慈母亦宜禫也而下有庶子在父之室為其母不禫則在父室為慈母亦不禫也故不言之妻為夫亦禫但記文不具

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也

鄭氏曰以其非正春秋傳曰於子祭於孫止

孔氏曰此一經論禮有不合世祭之事祭慈母即所謂承庶母祖庶母後者也妾母謂庶子自為其母也既非其正故唯子祭之而孫則否鄭引春秋傳見穀梁隱五年明不得世祭也

金華應氏曰慈母一時之恩易世可以無祭若妾母為所生則子孫皆其所自出而不世祭之可乎上文為庶母為祖庶母之後觀之或者妾母若此之類然此更當隨宜精審未易以一槩言也

丈夫冠而不為殤婦人笄而不為殤為殤後者以其服服之

鄭氏曰冠笄言成人也婦人許嫁而笄未許嫁與丈夫同也言為殤後者據承之也殤無為人父之道以本親之服服之

孔氏曰此一經論宗子殤死族人不得以父道為後之事為殤後者謂大宗子在殤中而死族人為後大宗而不得後此殤者為子也以其父無殤義故也既不後殤而宗不可絕今來為後殤者之人不以殤者之為父而依兄弟之服服此殤也既不與殤為子則不應云為後今言為後故鄭謂據已承其處為言也云以本親之服服者當在未後之前不復追服不責人以非時之恩故推此時本親兄弟亡在未後之前者亦宜終其本服之日月唯為後及所後如有母亡而猶在三年之內則宜接其餘服不可以吉居凶若出三年則不追服矣

山陰陸氏曰不言男子女子言丈夫婦人則以冠宜有丈夫之道笄宜有婦德故也自童汪錡觀之冠而無丈夫之道笄而無婦人之德雖以為殤可也

父而不葬者唯主喪者不除其餘以麻終月數者除喪則已

鄭氏曰其餘謂旁親也以麻終月數不葬者喪不變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父而不葬不變服之事父而不葬謂有事礙則三年服皆不得祥除今云唯主喪者廣說子為父妻為夫臣為君孫為祖得為喪主悉不除也其餘謂期以下至總也主人既未葬諸親不得變葛仍猶服麻各自服限竟而除不待主人葬除也然此皆藏之雖總亦藏至葬則反服其服是也 盧氏曰其下子孫皆不除也以主喪為正爾餘親者以麻各終其月數除矣 庾氏曰案服問曰君所主夫人妻太子適婦此以尊主卑無緣以卑之未葬而使尊者長服衰經也是知主喪不除唯於承重之身孫為祖子為父臣為君妻為夫此之不除也 劉氏曰注謂旁親不指言眾子當除也父謂眾子為庶子庶子

不謂父為庶父也父得卑其庶子而降之庶子不得降其父也然子之於親體同服等非旁親之謂也喪服大功章女子之嫁者降伯叔父母及昆姊妹注謂此旁親而經無降父之文明眾子及女雖不承嫡猶非旁親也然則未葬而除自謂旁親得以麻終者耳晉劉世明見通典

箭筭終喪三年

鄭氏曰亦於喪所以自卷持者有除無變

孔氏曰此一經論婦人以箭筭終喪之事前云惡筭終喪女子為母也此云箭筭女在室為父也

嚴陵方氏曰在室者服父以箭筭則出嫁者服條筭矣條正作箴前言惡筭以為母言之故知其為榛爾然以對王之美言之則箭條通謂之惡亦可也服母則一以榛服父則有箭條之辨者蓋父懷敬而不可無節母懷愛而不可不同故也杖有竹有桐亦以是而已

山陰陸氏曰箭筭重矣據齊衰惡筭以終喪箭筭猶首杖惡筭猶削杖

齊衰三月與大功同者繩屨

鄭氏曰雖尊卑異於恩有可同也

孔氏曰此一經論尊卑屨同之事大功以上同名重服與齊衰三月可同繩屨謂以麻繩為屨齊衰為尊大功為卑三月為恩輕九月恩稍重所以衰服殊而為恩情處為淺深所以同其屨也

練冠日筮尸視濯皆要經杖繩屨有司告具而后去杖筮日筮尸

有司告事畢而后杖拜送賓大祥吉服而筮尸

鄭氏曰臨事去杖敬也濯謂澆祭器也凡變除者必服其吉服以即祭事不以凶臨吉也間傳曰大祥素縞麻衣

孔氏曰此一經論練祥筮日筮尸之時所著衣服也練爲小祥也筮日謂筮小祥之日筮尸亦筮小祥之尸視濯謂視洗濯小祥之祭器喪至小祥男子除首經唯有要經病尚深故猶有杖履是末服變爲繩麻將欲小祥豫著小祥之服臨此筮日筮尸視濯三事此三事悉是爲祭祭欲吉故豫服也不言衰與冠者亦同小祥矣有司謂執事者鄉者變服猶杖今有司既告三事辦具將欲臨事故孝子去杖敬生故也有司告事畢而后杖拜送賓者筮日與尸二事皆有賓來鄉當臨事時去杖今筮占事畢則孝子更執杖以送賓視濯輕而無賓故不言也吉服朝服也大祥之日縞冠朝服亦豫服以臨筮尸不言日及濯從小祥

小五

言說卷八十三

文

十

可知大祥則去經杖履故不云杖經履鄭引間傳者以大祥之後著素縞麻衣此云吉服則非祥後之服是朝服也故引以證之

新安朱氏曰古者喪服始死至終喪漸變去不似今人服滿頓除使衣華采庶子在父之室則爲其母不禫庶子不以杖即位父不主庶子之喪則孫以杖即位可也父在庶子爲妻以杖即位可也

鄭氏曰庶子爲母不禫妾子父在厭也不以杖即位下適子也位朝夕哭位也孫以杖即位祖不厭孫孫得伸也父在庶子爲妻以杖即位舅不主妾之喪子得伸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庶子父在應杖及不應杖之節庶子在父之室爲其母不禫謂不命之士父子同宮者也若異宮則禫之庶子不以杖即位謂適庶俱有父母之喪也適子得執杖進阼階哭位庶子至中門外而去之下適子也父不主庶子喪則孫以杖即位者父主適子喪有杖適子子以祖爲其父主故辟尊不

敢俱以杖即位今此父不主庶子喪故庶子子則得杖即位祖雖尊貴不厭孫也父在庶子為妻以杖即位者舅主適婦則適子不得杖舅不主庶婦故庶子得為妻以杖即位也父主妻喪故主適婦所以適子不杖父既不主妾喪故不主庶婦所以庶子得杖若妻次子既非正嗣故亦同妾子之限也

山陰陸氏曰禫服之細也雖奪之可在父之室謂未娶者也即已娶雖同宮猶禫庶子無厭有降若父為長子杖其子不以杖即位是厭也非降也父雖不主庶子之喪孫猶不以杖即位作此記者見適孫有厭今祖不與因欲緣情許之故曰可也下父在庶子為妻亦蒙上蓋父不主庶子之喪則雖父在庶子為妻以杖即位可也其曰可也則不以杖即位亦可

諸侯弔於異國之臣則其君為主諸侯弔必皮弁錫衰所弔雖已葬主人必免主人未喪服則君亦不錫衰

鄭氏曰君為之主弔臣恩為己也子不敢當主中庭北面哭不拜必免者尊人君為之變也未喪服未成服也既殯成服

孔氏曰此一節明諸侯弔喪衣服之節君無弔他臣之禮若來在此國遇上國之臣喪為彼君而弔故主君代其臣之子為主弔必皮弁錫衰者有二種一謂此弔異國臣若自弔己臣則素弁環經錫衰也一云此亦為自弔己臣而未當事則皮弁錫衰至當事乃弁經耳檀弓已論主人必免者諸侯來弔主人必為之重禮凡五服大功以上為重重服自始死至葬為免卒哭後乃不復免也小功以下為輕輕服自始死至殯為免殯後不復免至葬啓殯後而免以至卒哭如始死今若人君來弔雖非服免時必為免以尊人君故也此經必免謂大功以上故下親者皆免鄭註云大功以上也按士喪禮君弔主人中庭拜稽顙成踊彼為主人為主故中庭拜今鄰國君弔君為之主拜賓則主

人不拜曾子問稱季柏子之喪衛君來弔魯君為主季康子拜而稽顙故譏其喪有二主

嚴陵方氏曰諸侯弔異國之臣則其君為主者賓主欲其位相敵故也周官司服眡朝則皮弁服凡喪王為三公六卿錫衰弔以皮弁則取其素而已以錫衰則王服三公六卿之服而弔異國之臣亦唯其稱也錫蓋麻之滑易者

山陰陸氏曰據此凡諸侯弔皆皮弁錫衰言必者著諸侯弔無內外皆當如此然則天子弔服與諸侯異歟天子重經諸侯重衰天子弔服皮弁加環經諸侯弔服皮弁錫衰司服職曰凡甸冠弁服凡凶事服弁服凡弔事弁經服蒙上皮弁則比皮弁素積冠弁言冠不言服服弁言服不言冠相備也相備而言冠在上言服在下亦言之法然則凡弔主人服而後弔弔而後為之服若王弔三公六卿主人成服王皮弁服加環經以弔及其為之服也皮弁總衰以居出亦如之當事則弁經

養有疾者不喪服遂以主其喪非養者入主人之喪則不易己之喪服養尊者必易服養卑者否

鄭氏曰不喪服求生主吉惡其凶也遂以主其喪謂養者有親也死則當為之主其為主之服如素無喪服入主人之喪入猶來也謂養者無親於死者不得為主其有親來為主者素有喪服而來為主與素無服者異素無服素有服為今死者當服則皆三日成也養尊者謂父兄卑謂子弟之屬

孔氏曰此一節論自有喪服親族有疾患者養之法已先有喪服養此親屬有疾者則不著喪服疾者既死無主後此養者為之主養時既去其服今疾者身死已為之主還與素無服同也非養者謂死者之親屬當死者病時不得來為養而死時來為主雖有前喪之服今來為主不易己之喪服所以然者已既前

不養不經變服故今為死者不易己之喪服鄭註與素無服者異者謂若來為喪主者身本吉無喪服既來為主則為此死者服始死之服若本喪服今來為喪主仍以先喪之服主之故云異也云皆三日成服者謂己身若本有服及本無服與死者有親則皆至三日成服皆為死者服其服也若本有服重而新死者輕則為一成服而反前服也若新死重則仍服死者新服也身本吉而來為主則計今親而依限服之也養尊者必易服養卑者否此廣結前文養有疾者不喪服之文前不分明尊卑故此明之

妾無妾祖姑者易牲而祔於女君可也

鄭氏曰女君適祖姑也易牲而祔則凡妾下女君一等

孔氏曰此一節明祔祭之法妾當祔於妾祖姑若無妾祖姑當祔於高祖姑故前文云亡則中一以上今又無高祖妾祖姑則

當易妾之牲用女君之牲祔於女君可也下一等者若女君少牢妾則特豚可也

嚴陵方氏曰女君適祖姑也妾祔之嫌於隆故易牲而祭以示其殺焉

婦之喪虞卒哭其夫若子主之祔則舅主之士不攝大夫士攝大夫唯宗子主人未除喪有兄弟自他國至則主人不免而為主鄭氏曰婦謂凡適婦庶婦也虞卒哭祭婦非舅事也祔於祖廟尊者宜主焉士之喪雖無主不敢攝大夫以為主宗子尊可以攝之不免而為主親質不崇敬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喪祭為主之事虞與卒哭在寢故其夫或子則得主之祔是祔於祖廟其事既重故舅主之婦之所祔者則舅之母也士喪無主不敢使大夫兼攝為主士甲故也宗子為士而無主後可使大夫攝主之也主人未除喪者謂在國主人

之喪服未除有兄弟自他國至謂五屬之親從遠歸奔者也免
必有時若葬後唯君來弔雖非時亦免崇敬欲新其事故也若
兄弟非時而奔則主人不須免也

山陰陸氏曰若應大夫主喪雖無大夫士不得攝

陳哭之道多陳之而省納之可也省陳之而盡納之可也

鄭氏曰多陳之謂賓客之就器也以多為榮省陳之謂主人之
明器也以節為禮

孔氏曰此一節論以明器送葬之事鄭註就器者既夕禮註云
就猶善也以其可用也贈無常唯玩好所有總而言之亦曰明
器故宰夫云凡弔與其幣器註云器所致明器也多陳列之以
為榮省少納之有常數故也若主人所作明器依禮有限故省
陳之而盡納於壙檀弓云竹不成用瓦不成沫之屬是也

嚴陵方氏曰就器亦明器也以賓客就喪家陳之因謂之就器

既夕禮曰若就器則坐奠于陳

山陰陸氏曰陳器之道如其陳之數而納之正也即雖多陳之
少納之省陳之盡納之禮亦不禁是之謂可

奔兄弟之喪先之墓而後之家為位而哭所知之喪則哭於宮而
后之墓

鄭氏曰兄弟先之墓骨肉之親不由主人也宮故殯宮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奔兄弟之喪兄弟之喪骨肉自然相親不由
主人故先往之墓若所知由主人乃致哀戚故先哭於宮也
父不為衆子次於外

鄭氏曰於庶子略自若居寢

孔氏曰衆子庶子次謂中門外次也父不為庶子處門外為喪
次長子則次於外為喪次也

與諸侯為兄弟者服斬

鄭氏曰謂卿大夫以下也與尊者為親不敢以輕服服之言諸侯者明雖在異國猶來為三年也

孔氏曰鄭恐彼此俱諸侯為之服斬故註云謂卿大夫以下若俱為諸侯則各依本服經不云與君為兄弟而言與諸侯為兄弟故知容在異國也然既在異國得為舊君服斬者以曾在本國作卿大夫今來他國未仕故得服斬也 熊氏曰諸侯死凡與諸侯有五屬之親者皆服斬以諸侯體尊不可以本親輕服服之也

嚴陵方氏曰兄弟期喪爾而與之服斬衰者以其為君而有父道故也

山陰陸氏曰禮臣為君斬衰雖兄弟不得以其屬通知是而後君臣之分嚴故期之喪達乎大夫喪服傳曰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此與諸侯為兄弟者也雖如此猶服斬所臣兄弟可知也兄弟如此諸父可知

下殤小功帶濕麻不絕本誦而反以報之

鄭氏曰報猶合也下殤小功本齊衰之親其經帶燥率治麻為之帶不絕其本屈而上至要中合而糾之明親重也凡殤散帶垂

孔氏曰謂本期親在下殤降在小功者服燥麻為經帶而斷麻根本示輕故也今若下殤在小功者則但首經無根而要帶猶有根示其重故也故云帶燥麻不絕本謂不斷本也凡殤不糾要垂皆散其帶而此下殤則屈所散麻上至於要故云屈而反也屈向上然後中分麻為兩股合而糾之以垂向下故云報也 鄭註燥率治麻謂戛率其麻使潔白也凡殤謂成人大功以下之殤其殤既輕唯散麻帶垂而下不屈而上糾之異於下殤小功故也

嚴陵方氏曰凡殤之帶則散而垂今則不絕其本根而爲之亦既粗矣又誦而反以報之不使之垂者明其親本重而與凡殤異也

山陰陸氏曰以本齊衰之親降在小功故視大功以報之

婦祔於祖姑祖姑有二人則祔於親者其妻爲大夫而卒而后其夫不爲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不易牲妻卒而后夫爲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以大夫牲

鄭氏曰祖姑三人謂舅之母死而又有繼母二人也親者謂舅所生不易牲以士牲也此謂始來仕無廟者無廟者不祔宗子去國乃以廟從

孔氏曰此一節明婦人祔祭之事婦祔祖姑則祔於舅之所生者也其妻爲大夫而卒者謂夫爲大夫時而妻死者也而后其夫不爲大夫者謂妻死後夫或黜退不復爲大夫而死也夫既不爲大夫死若祔祭此妻但依夫今所得用之牲不得易用昔大夫時牲也妻死後夫乃得爲大夫今既祔祭其妻則得用大夫牲妻從夫之禮故也死當祔於祖今夫死祔於其妻故鄭知是無廟者宗子以廟從則祔於祖矣

橫渠張氏曰祔葬祔祭極至理而論只合祔一人夫婦之道當其初昏未嘗約再配是夫只合一娶婦只合一嫁今婦人夫死而不可再嫁如天地之大義夫豈得而再娶然以重者計之養親承家祭祀繼續不可無也故有再娶之理然其葬其祔雖爲同穴同筵凡然譬之人情一室中豈容二妻以義斷之須祔以首娶繼室別爲一所可也

新安朱氏曰程氏祭儀謂凡配止用正妻一人或奉祀之人是再娶所生即以所生配謂凡配止用正妻一人是也若再娶者無子或祔祭別位亦可也若奉祀者是再娶之子乃許用所生

配而正妻無子遂不得配祭可乎程先生此說恐誤唐會要中有論凡是適母無先後皆當並祔合祭與古者諸侯之禮不同又曰夫婦之義如乾大坤至自有差等故方其生存夫得有妻有妾而妻之所天不容有二况於死而配祔又非生存之比橫渠之說似亦推之有太過也只合從唐人所議為允况又有前妻無子後妻有子之礙其勢將有所机陞而不安者唯葬則今人夫婦未必皆合葬繼室別營兆域宜亦可矣

長樂黃氏曰案喪服小記云婦祔於祖姑祖姑有三人則祔於親者祖姑有二人比日得祔於廟則其中必有再娶者則再娶之妻自可祔廟程子張子特考之不詳耳朱先生所辨正合禮經也

嚴陵方氏曰婦人以從人為事故貴賤從夫而不在己也

山陰陸氏曰夫為大夫而曰其妻為大夫婦人從夫之爵故也

祔於其妻即是祔於其祖蓋妻未有不祔於祖姑者也鄭氏謂此謂始來仕無廟者誤矣

金華應氏曰經據妻之生死同夫榮辱而立文注以祔於其妻則為始仕而未有廟亦未必然且以妻言之正使新徙他國而為大夫亦必有廟既不立祖廟豈敢為妻立廟乎

為父後者為出母無服無服也者喪者不祭故也

鄭氏曰適子正體於上當祭祀也

金華應氏曰祭吉禮也喪凶事也凶服不可以行吉禮子無絕母之理而為父後則有祭祀之責以宗廟為重故寧奪母慈而不敢廢祖父之祀然出婦既得罪於宗廟則其為服亦無望於前夫之家其有故而它適者必有受我而為之服矣

婦人不為主而杖者姑在為夫杖母為長子削杖女子子在室為父母其主喪者不杖則子一人杖

鄭氏曰姑在為夫杖姑不厭婦也母為長子削杖嫌服男子當杖竹也母為長子服不可以重於子為己也女子子在室亦童子也無男昆弟使同姓為攝主不杖則子一人杖謂長女也許嫁及二十而笄笄為成人成人正杖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婦人應杖之節姑在為夫杖鄭義唯謂出嫁婦人若成人婦人在家為父母雖不為主亦杖若在夫家唯為主乃杖故為夫與長子雖不為主亦杖若餘非為主則不為杖但夫是移天之重婦雖不為主而杖而云姑在者舅主適婦喪則厭適子使不杖今有姑主子喪恐姑為主則亦厭婦故明之也案喪服杖云婦人何以不杖示不能病也鄭謂為童子婦人不能為父母杖也今由主喪者不杖則此童女一人杖若主喪者杖則此童女不杖童女未嫁而鄭稱婦人者以其有適人之端也

嚴陵方氏曰削杖桐也杖桐非所以服男子然母為長子則杖之者以其所以服我者而報之也

山陰陸氏曰婦人不杖為主而杖猶童子當室杖也今雖不為主為夫杖為長子杖異於童子亦其情至且能病也曲禮曰士曰婦人雖曰婦人為夫為長子杖在可以勉之域也若庶人非男子蓋不杖矣雖男子後世猶有以杖關轂而輓輪者則先王不責婦人可知也

總小功虞卒哭則免既葬而不報虞則雖主人皆冠及虞則皆免為兄弟既除喪已及其葬也反服其服報虞卒哭則免如不報虞則除之遠葬者比反哭者皆冠及郊而后免反哭

鄭氏曰總小功虞卒哭棺柩已藏嫌恩輕可以不免也言則免者則既殯先啟之間雖有事不免不報虞謂有故不得疾虞雖主人皆冠不可又無飾也皆免自主人至總麻也為兄弟不報

虞則除之謂小功以下也遠葬墓在四郊之外

孔氏曰自此至皆免一節論著免之節總小功之喪棺柩在時則當著免今至虞卒哭之時棺柩雖藏已久鄭註既殯先啓之間雖有事不免者明未虞之前則不免也虞前有葬葬是喪之大事棺柩既啓著免可知嫌虞與卒哭棺柩既掩不復著免故特明之也葬在遠處郊野之外不可無飾故葬訖欲反哭之時皆著冠至郊而后去冠著免反哭於廟

山陰陸氏曰既葬而不報虞則雖主人皆冠此言過期而葬也蓋亦報葬知然者以亦報虞知之也蓋禮如期而葬如期則虞故曰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不及時而葬渴葬也過時而葬慢葬也故禮使後其虞以責子道先王之所以必其時也會葬著葬已而去即欲會虞報而後知之言雖主人皆冠嫌不冠也及虞則比皆免據此報葬虞自有日但禮文殘闕其遠近之期不得而知也報虞卒哭則免據此報虞則赴卒哭即不報虞雖卒哭不赴也此言遠葬者視從葬反哭者皆冠既及郊而後免反哭反哭遠葬者也

君平雖不當免時也主人必免不散麻雖異國之君免也親者皆免
鄭氏曰不散麻者自若絞垂為人君變貶於大斂之前既啓之後也親者大功以上也異國之君免或為乎
孔氏曰凡大斂之前著免大功以上散麻大斂以後著冠不散麻糾其垂也至將葬啓殯之後已葬之前亦免大功以上亦散麻若君平雖不當免時必為之著免不散麻帶貶於大斂之前

及既啓之後也若他國君來與己國君同主人為之著免大功以上親者皆從主人之免敬異國君也已君來乎親者亦免可知

除殤之喪者其祭也必玄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

鄭氏曰殤無變文不縞冠玄端黃裳而祭不朝服未純吉也於成人爲釋禫之服成喪成人之喪也縞冠未純吉祭服也既祥祭乃素縞麻衣

孔氏曰此一節明除殤及成人之喪除殤之喪謂除長殤中殤下殤之喪其除喪祭服必玄冠玄端黃裳異於成人也鄭註無變無虞卒哭及練之變服也成人喪服初除著朝服禫祭始從玄端今除殤之喪即禫服是文不縹也大夫朝服而祭朝服者玄冠緇衣素裳是純吉之祭服也今除成喪用縞冠是未純吉山陰陸氏曰言必玄則裳亦玄可知鄭氏謂玄端黃裳蓋非是據齊之以玄也以陰幽思也齊玄而養

奔父之喪括髮於堂上袒降踊襲經于東方奔母之喪不括髮袒於堂上降踊襲免于東方經即位成踊出門哭止三日而五哭三袒

袒

鄭氏曰凡奔喪謂道遠已殯乃來也爲母不括髮以至成服一而已貶於父也即位已下於父母同也三日五哭者始至訖夕反位哭乃出就次一哭也與明日又明日之朝夕而五哭三袒者始至袒與明日又明日之朝而三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奔喪之法括髮於堂上殯宮堂上也不笄纏者奔喪異於初死也袒謂堂上去衣降堂阼階東而踊爲踊故袒既畢襲謂揜所袒之衣帶經于東序東奔母之喪初時括髮至又哭以後至成服不括髮袒於堂上降踊與父同父則括髮而加經母則不括髮而加免此是異於父也著免加經已後即位於阼階之東而更踊故云成踊其即位成踊父母同於此之時賓來弔者則拜之奔喪禮所謂反位拜賓成踊是也出殯宮之門就於廬故哭者止初死在家之時哭踊無節今聞喪已久

奔喪禮殺故三日五哭異於家也此謂已殯而來若未殯而來與在家同不得減殺也

山陰陸氏曰上言經於東方免於東方經首經也今此言經為要經爾

適婦不為舅後者則姑為之小功

鄭氏曰謂夫有廢疾他故若死而無子不受重者小功庶婦之服也凡父母於子舅姑於婦將不傳重於適及將所傳重者非適服之皆如庶子庶婦也

孔氏曰適子之婦不為舅後者則姑之服庶婦小功而已適婦宜大功庶婦故小功也鄭云將不傳重於適者如廢疾他故死而無子之屬是也云及將所傳重非適者為無適子以庶子傳重及養他子為後者也

山陰陸氏曰若為舅後者姑為之大功非情有厚薄以傳重也

禮記卷八十三

十五

禮記集說卷第八十三



孔氏曰案鄭目錄云名曰大傳者以其記祖宗人親之大義此於別錄屬通論

長樂陳氏曰禘者祭之大者也追王者孝之大者也名者人治之大者也人道者禮義之大者也是篇言人道者三則其所謂祭祀追王服術宗族之類莫非人道而已豈非所謂傳之大者哉故命曰大傳

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大祖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祿及其高祖

鄭氏曰凡大祭曰禘自由也大祭其先祖所由生謂郊祀天也王者之先祖皆感大微五帝之精以生蒼則靈威仰赤則赤熛怒黃則含樞紐白則白招拒黑則汁光紀皆用正歲之正月郊祭之蓋特尊焉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配靈威仰也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況配五帝也大祖諸侯受封君也大事寇戎之事也省善也善於其君謂免於大難也干猶空也空祿謂無廟祿祭之於壇墀

孔氏曰此一節論王及諸侯大夫士祭先祖之義禘謂郊祭天也郊天之祭唯王者得行案師說引河圖云慶都感赤龍而生堯又云堯赤精舜黃禹白湯黑文王蒼君又元命包云夏白帝之子殷黑帝之子周蒼帝之子是王者皆感大微五帝之精而生也靈威仰至汁光紀皆春秋緯文耀鉤文案易緯乾鑿度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是正歲之正月也就五帝之中特祭所感生之帝是特尊焉註引孝經證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又引宗祀配上帝證文王不特配感生之帝而況配五帝矣此文具於小記於彼釋之諸侯非王不得郊天配祖於廟及祭大祖



耳大夫士有勳勞大事爲君所善者則君許其祫祭至於高祖但無始祖廟雖得行祫唯至於高祖並在於壇空而祫之故云空祫及其高祖也然此對諸侯爲言言支庶爲大夫士者耳若適爲大夫亦有大祖故王制云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大祖之廟而三是也

趙氏曰不王不禘明諸侯不得有也所自出謂所系之帝諸侯存五廟唯大廟百世不遷及其大祖言及者遠祀之所及也不言禘者不王不禘無所疑也不言祫者四時皆祭故不言祫也有省謂有功往見省記者也干者逆上之意言逆上及高祖也據此體勢相連皆說宗廟之事不得謂之祭天祭法載虞夏殷周禘禮所謂禘其祖所自出蓋禘郊祖宗並叙永世追祀而不廢絕者也禘者帝王立始祖之廟猶謂未盡其追遠尊先之義故又推尋始祖所出之帝而追祀之以其祖配之者謂於始祖

廟祭之便以始祖配祭也此祭不兼羣廟之主爲其疏遠而不敢褻狎故也其年數或每年或數年未可知也鄭玄註祭法云禘爲配祭昊天上帝於圜丘也蓋見祭法所說文在郊上謂爲郊之最大者故爲此說耳祭法所論禘祖郊宗者謂六廟之外永世不絕者有四種耳非關祭祀也禘之所及最遠故先言之耳豈關圜丘哉若實圜丘五經之中何得無一字說處又云祖之所自出謂感生帝靈威仰也此何妖妄之甚此文出自讖緯始於漢哀平間僞書也故相譚賈逵蔡邕王肅之徒疾之如讎而鄭玄通之於五經其爲誣蠹甚矣

橫渠張氏曰禘其祖之所自出始受姓者也以其祖配之以始祖配也文武必以后稷後世必以文王配所出之祖無廟於太祖之廟禘之而已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以所出之祖配天地周之后稷生於姜嫄姜嫄已上更推不去也文武之功起於

后稷故推以配天復以后稷嚴父莫大於配天宗祀文王於明
堂以配上帝上帝即天也聚天之神而言之則謂之上帝此武
王祀文王推父以配上帝配上帝須以父也曰昔者周公郊祀
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以配上帝不曰武王者以周之禮樂盡
出周公制作故以其作禮樂者言之猶言魯之郊禘非禮周公
其衰是周公之法壞也若是成王祭上帝則須配以武王配天
之祖則不易雖百世推以后稷配上帝則以父若宣王祭上帝
則須以厲王雖聖如堯舜不可以爲父雖惡如幽厲不害其爲
所生也故祭法言有虞氏宗堯非也如此則須是堯舜之子苟
非其子雖舜受以天下之重不可謂之父也如此則是堯養舜
以爲養子禪遜之事蔑然矣以始祖配天須在冬至冬至一陽
始生萬物之始祭用負丘器用陶匏藁秸服大裘而祭宗祀九
月萬物之成父者我之所自生帝者生物之祖故推以爲配而
祭於明堂其實天與帝一也 本朝以太祖配負丘以禰配於明
堂自介甫定議方正先此祭五帝又祭昊天上帝並配者六位
自介甫議惟祭昊天上帝以禰配之太祖而上有僖順翼宣先
嘗以僖禘之矣介甫議以爲不當禘順以下禘之可也何者
本朝惟僖祖爲始已上不可得而推也或難以僖祖無功業當
禘以是言之則英雄以得天下自己力爲之並不與祖德物豈
有無本而生者今日天下基本蓋原於此安得爲無功業故朝
廷復立僖祖廟爲得禮介甫所見終是高於世俗之儒但孝經
之文有可疑處周公祭祀當推成王爲主人則當推武王配上
帝不當言文王以爲配若文王配則周公自當祭祀矣純父以
祭地於負丘愈於不祭不知祭父於稠人廣衆中堂之上則可
祭母則不來享要之一是父道一在圓立一在方澤
一於冬一於夏自是資始與資生之道其異感生帝之說不可用

新安朱氏曰禘之意最濶長如祖考與自家身心未相遠絕祭
祀之理亦自易理會至如郊天祀地猶有天地之顯然者不敢
不盡其心至祭其始祖已自一段闊遠難盡其感格之道今又推其始祖
之所自出而祀之苟非祭理之精微誠意之極至安能與於此哉又
曰室中西南隅乃主位室中西牆東若宣聖廟室則先聖當東向先師
南向如周人禘饗郊稷饗東向稷南向公朝廷宗廟之禮情文都相悖古者皇
位東嚮配位南向故拜即望西今既一列皆南向到拜時亦却望西
長樂黃氏曰祀先之禮自禘而祖自祖而推之以及始祖其禮
已備矣而禘之祭又推始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也夫報
本追遠而至於及其祖之所自出是其用意甚深而非淺近之
思也然此豈私意常情之所可及哉根於天性之自然者謂之
仁形於人心之至愛者謂之孝真一無妄者謂之誠主一無適
者謂之敬仁孝誠敬凡為祭者皆然交於神明者愈遠則其心
愈篤報本追遠之深則非仁孝誠敬之至者莫能行也此或問禘之說夫
子以不知答之謂知其說者之於天下蓋以報本追遠之深而盡其仁
孝誠敬之至積其念慮精神之極一至於此則即此心而充之事物之
理何所不明吾心之何所不格其於治天下之道豈不其明而甚易哉
秦溪楊氏曰此章所論宗廟之祭隆殺遠近爾於祀天平何與
而注妄引為祭感生帝大司樂冬至園立一章與禘祭絕不相
關而注稱園立為禘祭法禘祖宗三條分明說宗廟之祭惟郊
一條謂郊祀以祖配天爾而注皆指為祀天回歸於誤其病安
在蓋讀祭法不熟而失之也夫祭法歷叙四代禘郊祖宗之禮
禘文皆在郊上蓋謂郊止於稷而禘上及乎饗禘之所及者最
遠故先言之耳鄭氏不察謂禘又郊之大者於是以祭法之禘
為祀天園立以饗配之以大傳之禘為正月祀感生帝於南郊
以稷配之且祭法之禘與大傳之禘其義則一皆言禘其祖之

所出也鄭氏強析而爲祀天兩義遂分園丘與郊爲兩處昊天上帝與感生帝爲兩祀魯配天與稷配天爲兩事隨意穿鑿展轉枝蔓何其繆耶又以祀五帝五神於明堂而配以文武謂之祖宗夫孝經宗祀文王以配上帝此嚴父之義抗五神於五帝之列而以文武並配於理自不通矣况祖宗乃二廟不毀之名於配食明堂何關焉又推此說以釋他經者不一而止疏家從而和之凡燔柴升煙樂舞酒齊之類皆分昊天與感生帝爲兩等循至隋唐之際昊天與感生帝二祀常並行而不廢杜佑通典惑於大傳之註亦以感生帝與昊天帝並列而爲是是又讀大傳本文不熟而失之也明堂襲鄭氏祖宗之義而以二帝配侑或三帝並配者蓋有之矣幸而王肅諸儒力爭之於前趙伯循與近世大儒辨正之於後大義明白炳如日星而周公制作之意可以復見不然則終於晦蝕而不明矣可勝歎哉

長樂劉氏曰禮不王不禘者謂大禘於廟非祭天地生民之序曰生民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者此周人所以郊稷而思文之頌奏焉姜嫄帝嚳之元妃也姜嫄之廟在魯則曰閼宮焉帝嚳有廟于周必矣然則后稷之神靈岐嶷出自帝嚳又王既受天命以王天下尊其祖后稷以配天矣又推其祖之所自出者帝嚳也廟而祀之五年而大禘則自七廟而上至于帝嚳之毀主皆用昭穆之禮合食于帝嚳之廟乃尊其受命者文王爲祖以配之此之謂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也鄭氏引緯書以爲禘祭大微五精帝事非經據聖人之意不如是也證以下文其理煥然矣諸侯降於天子禘之禮得行於其君廟五年一禘則自其始封之祖以下毀廟之主皆與其五廟之主序爲昭繆以合食故曰及其大祖也若王者大禘則非止及其大祖而已也又推其大祖所自

出者叙其昭繆以祭之焉大夫士又降於諸侯也然其有大事
勲勞補於國政省錄於其君而寵賁之以禮樂則干祫及其高
祖大夫三廟而已高祖已下合食於壇墀空地之上故曰干祫
及其高祖也由此推而上之則天子之大禘也有廟明矣

嚴陵方氏曰儀禮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
都邑之士則知尊禴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大
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出禘則及其始祖之所自出矣故禮不
王不禘蓋德愈隆而孝愈廣位愈尊而祭愈遠故也此禘也或
謂之間祀或謂之追享或謂之大祭或謂之四獻裸何也以其
非四時之常祀故謂之間祀以其及祖之所自出故謂之追享
以其比常祭爲特大焉故謂之大祭以其猶事生之有饗焉故
謂之四獻裸名雖不同至於所及爲適當焉則一而已此所以
通謂之禘也且禘之爲言諦也月祭及其親廟而不及祧廟特

祭及其祧廟而不及毀廟三年之祫及其毀廟之祖而不及祖
之所自出至於五年之禘然後及其祖之所自出者焉及其祖
之所自出則所及可謂諦矣此其所以謂之禘也以其祖配之
則以之配食也祭必有配食猶燕之有酬獻亦相侑之意也非
特禘爲然雖郊亦然孝經所謂郊祀后稷以配天是也非特郊
爲然雖宗亦然孝經所謂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也大
禘必有配者事死如事生也郊必有配者事天如事親也宗必
有配者事亡如事存也以成王之時言之文王則祖考之祖也
后稷則始封之祖也帝嚳則所自出之祖也諸侯及其太祖即
王制所謂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是也有大事省於其君
詩所謂有功而見知是矣祫謂毀廟之主食於祖廟也大夫止
於三廟士止於二廟一廟則廟祭固不及高祖必待祫然後及
之故曰干祫及其高祖祫人君所行之祭也非人臣之常禮也

特人君非常之賜而已

建安真氏曰祭祀之禮遠及於始祖之所自出無乃太遠乎蓋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我之有此身出於父母也父母又出於祖祖又出於始祖始祖又出於厥初得姓受氏之祖雖年代悠遠如自根而榦自榦而枝其本則一而已矣故必推始祖之所自出而祭之則報本反始之義無不盡矣若非仁孝誠敬之極至豈有知此禮而行之乎蓋凡人於世之近者如考妣如祖考妣則意其精神未散或嘗逮事而記其聲容必起哀敬之心而不敢忽若世之遠者相去已久精神之存與否不可得而知又素不識其聲容則有易忽之意故禘禮非極其仁孝極其誠敬者不能知其理不能行其事蓋惟仁孝之深者能知此身之所自來惟誠敬之至者能知我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至難知者鬼神之理苟能知此理矣則其它事物之理何難知之有苟能感格矣則推而格天地者此誠而已

江陵項氏曰禘其祖之所自出必以其祖配之者以其無名字不知其誰何也無名字者必以有名字者配之猶祭天帝者必以人帝配之使有依也

石林葉氏曰大事大功也省察也干上達也古者諸侯有禘而無禘大夫有時祭而無禘禘天子之事也禘諸侯之事也大夫既不得禘然有大功見察於天子則視諸侯上達而禘其毀主以類推之諸侯有功見察於天子則得視天子上達而禘其始祖亦體之所通歟

新安王氏日記大傳者首言禮一字明所記者禮之舊典非漢儒臆說也鄭康成以來皆言不王不禘明侯不得禘非也不王之王與王者之王其義不同不王之王謂終王也王者之王謂天子也國語曰荒服終王韋昭曰終謂世終劉歆曰大禘則終

主顏師古曰每一王終新王即位乃來助祭此不王不禘之旨也杜預云三年祭畢致新神主於廟廟之遠主當遷乃大祭于大廟以審諦昭穆謂之禘禘與祫不同祫則太祖東嚮毀廟及羣廟之主昭南向穆北向合食於太祖之廟禘則祖之所自出者東嚮而以祖配食昭穆各以其次故禘爲大祫次之如周人之祀后稷祖廟嚮祖之所自出也故祫則后稷東嚮禘則帝嚳東嚮后稷配之

諸家解見王制天子牲初章

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於上帝祈於社設奠於牧室遂率天下諸侯執豆邊遂奔走追王大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不以卑臨尊也

鄭氏曰柴祈奠告天地及先祖也先祖者行主也牧室牧野之室也古者郊關皆有館焉遂疾也疾奔走也言勸事周頌曰遂奔走在廟不以卑臨尊不用諸侯之號臨天子也文王稱王早矣於殷猶爲諸侯於是著焉

孔氏曰此一節論武王伐紂率諸侯以祭祖廟追王大王王季上尊祖禩之事與前相接也牧野之戰是武王大事也既戰而退燔柴以告天陳祭以告社奠祭於牧野之館室以告行主遂領天下諸侯執豆邊疾奔走在廟祭先祖此時乃追王大王名亶父者又追王王季歷及文王昌等爲王所以然者不以諸侯之卑號臨天子之尊也案曾子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故甘誓云用命賞于祖此武王所載行主案周本紀云載文王木主以其成文王之業也遺人云凡國野十里有廬三十里有宿五十里有市道路尚然明郊關亦有館舍也中庸云周公追王大王王季者謂以王禮改葬爾不改葬文王者先以王禮葬故也此大王王季追王者王迹所由顯也若非王迹所由不

必追王故小記云父爲士子爲天子諸侯祭以天子諸侯其尸服以士服是也文王生雖稱王號稱猶未定武王追王乃是耳橫渠張氏曰文王之志固欲成大王王季之業武王周公成其志追王之取宗廟之中叙昭穆辨貴賤辨賢逮賤序齒義之大者也踐文王之位行文王之禮奏文王之樂敬文王之尊愛文王之親如文王之生存所以爲達孝

長樂陳氏曰武王之出師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所以告其伐也既事而退柴於上帝祈於社設奠於牧室所以告其成也出師而告其伐既事而告其成以明所以伐者天與神之命以其所以成者天與神之功而已率諸侯執豆籩浚奔走者書所謂丁未祀于周廟是也不以卑臨尊者小記所謂父爲士子爲天子諸侯則祭以天子諸侯之意也 又曰大傳言柴於上帝祈於社設奠於牧室遂率諸侯執豆籩浚奔走書武成王

書武成卷之十四

九

九

來自商至于豐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天告武成大傳言武王追王大王王季中庸言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文王然則或先柴祈然後率諸侯以享廟或先率諸侯以享廟然後柴望或言追王在武王或言追王在周公何也蓋既事而退柴帝祈社商郊之祭也故在享帝之前柴望天告武成豐邑之祭也故在享廟之後文武有追王之志周公行追王之事則文王有其志而承以武王武王有其志而佐以周公也司馬遷言文王有正朔追尊大王王季矣書曰至于商郊牧野詩曰矢于牧野維予侯興又曰敦商之旅于牧之野周語曰武王以黃鐘之下宮有戒于牧野牧野武王克紂之地也牧室牧野之室也禮曰師行必載主示必有尊書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則設奠於牧室者尊行主也行主遷廟之主也鄭康成以行主爲先祖其說是矣周本

紀稱武王載文王木主以行果載以行則文王之廟虛主矣爲假主以行則文王之廟二主矣馬遷之說得非惑於文考受命之說乎位幼不誅長賤不誅貴孤子雖貴不作父謚王后歸于京師猶稱季姜尊不加父母也子尊不加父母而武王追王大王王季文王不以卑臨尊者以王迹所興故也書曰大主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詩曰惟周大王實始剪商又曰惟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則文王所以三分天下有其二者其始乃自大王王季也武王所以得天下其成乃自文王也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又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書曰九年大統未集又曰集大命于厥躬記稱武王曰君王其終撫諸春秋書王正月公羊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觀此則宜若文王既受天命作周改元稱王矣而記謂武王周公追王之何也蓋於是時天下之獄訟者不之紂而之文王謳歌者不謳歌紂而謳歌文王則虐罰質成之後天固已命之矣然作周而未成有所統而未集不幸九年而終至此武王周公所以正衽而追之也觀祖伊稱文王以西伯武王稱文王以文考則文王未嘗稱王可知也

嚴陵方氏曰爾雅言邑外曰郊郊外曰牧牧外曰野書言王朝至于殷郊牧野此又言牧之野則武王之事乃在於殷邑之外而已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曰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柴者升其氣祈者求以事奠者薦以物天下諸侯執豆籩遂奔走則各以其職來祭故也執豆籩以見四時之和氣遂奔走以見四表之歡心所謂古公也季歷也西伯也皆當時之所稱也大王也王季也文王也乃後來之所追也且祖禰爲侯子孫爲王則是以卑臨尊也故追王之者不敢以子孫之卑而臨祖禰之尊也故曰不以卑臨尊也棧樸文王之詩而曰勉勉我王則當時固

已王矣今又追王何也蓋當時則以王道稱之而已後世則以王爵追之也

李氏曰天言及於上帝則地必及于大示矣地言及于社則天必及于日月矣上帝言柴則大示固瘞矣而于社言祈者蓋先王之用兵也以民而所重者以食故于既事而退則祈于社此武王所以能綏萬邦而婁豐年也設奠饋食之始饗至于饋食則接祭故設奠于牧室書武成曰王自殷至于豐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月庚戌柴望大告武成于牧野則于地祇舉社于豐則于地祇舉山川者蓋社之利民所恃以爲養而山剛之所恃以爲險固者也先王方其既事而退以民爲重故言社而不及于山川方其武成則以保國爲難故言望而不及社與人之安忘危危忘安者異矣其于牧野則先言柴于上帝祈于社而後設奠于牧室于豐則先告于周廟而後

卷八十四

禮記卷八十四

十一

用

柴望者蓋祀于牧野則天地以尊至于豐則以告廟爲始此祭祀之序也夫周之業固建邦啓土于后稷而實始翦商于大王王季則始受祿而奄有四方王此大邦矣文王則受命作周矣于武王則既事矣集大統而已是以其追王者止于大王王季文王記者以爲不以甲臨尊則誤矣不及于后稷者固已追王于文王之時歟是禮也豈特周哉殷頌玄王相授玄王契也則追王之禮殷固具矣

東萊呂氏曰謂不以甲臨尊此出於後來漢儒之說無疑而非追王之本意也儀禮喪服傳曰父至尊也天子至尊也君至尊也則父與天子人君其尊等耳大王與文王乃武王之祖父其尊孰大於是曷爲待追王而後尊哉然則追王者何意曰考之武成曰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蓋三王皆肇基之主所以追王之也

眉山孫氏曰觀大傳此書似與武成所記畧同然祈社自是往
伐之時不在既事之日燔柴自是至豐之後不在干牧之野諸
侯駿奔走執豆邊自是祀周廟之禮非設奠于牧室三者之祭
皆失其實惟追王三后當在入商未遠之時耳不知漢儒竊見
古文武成舛誤之經而爲是言耶抑自記其所聞而繆妄失實
有違於經也書序曰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此
篇經文當有條理而孟子所見雜亂如此禮記所述謬妄如此
昔人謂六籍經幾秦非虛語也必

上治祖禰尊尊也下治子孫親親也旁治昆弟合族以食序以昭
繆別之以禮義人道竭矣

鄭氏曰治猶正也繆讀爲穆聲之誤也竭盡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武王伐紂之後外治親屬合族之禮叙昭穆
之事上正祖禰是尊其尊下正子孫是親其親上主尊敬故云

五十八

禮記卷之十四

〇十二

用

尊尊下主恩愛故云親親旁正昆弟逾遠疏也旁治昆弟之時
合會族人以食之禮又次序族人以昭穆之事也上治祖禰下
治子孫旁治昆弟此三事皆分別之以禮義使人之道理竭盡
於此矣

長樂陳氏曰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名曰輕自義率祖順
而下之至于禰名曰重天子月祭止於五廟享嘗及於二祫禱
及於壇墠此上治祖禰尊之也諸侯冢子生祭以太牢庶子皆
以少牢冢子未食而見庶子已食而見爲長子三年庶子暮爲
嫡孫暮庶孫大功此下治子孫親之也兄弟暮從兄弟大功族
兄弟小功此旁治昆弟也周禮太宗伯曰以飲食之禮親兄弟
宗族記曰繫之以姓而不別綴之以食而弗殊則飲食者人情
之合歡者也觀文王燕兄弟而棠棣之美作幽王不能宴樂同
姓而頰弁之刺興則合族以食禮之大者也禮曰君與族人燕

則膳宰爲主人又曰族食世世一等詩曰厭厭夜飲在宗載考國語曰親戚夏燕有殺蒸又曰歲飫不倦時宴不淫則族食之禮合之以時等之以世掌之以膳夫其薦也以殺蒸其飲也或以夜不特如此而已序以昭穆別以禮義則尊者安於爲尊卑者安於爲卑然後孝慈友恭油然而生於其間人道不竭於此矣蓋合族以食恩也序其昭穆別之以禮義所以節恩者也無恩則離恩而無以節之則亂先王之於宗族使不至於離且亂無他盡人道以治之而已

嚴陵方氏曰上治祖禰固所以尊尊然治之以法則尊尊不能無等經曰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名曰輕是也下治子孫固所以親親然治之以法則親親不能無殺經曰五世袒免殺同姓是也旁治昆弟固所以合族然治之以法則合族不能無降經曰族食世降一等是也序以昭穆謂三者皆爲先後之序

卷之十一

禮記卷之十一

十一

册

若小宗伯所謂辨廟祧之昭穆蓋序祖禰之昭穆也魯語言昭穆等謂之親疏蓋序子孫之昭穆也祭統言昭與昭齒穆與穆齒蓋序昆弟之昭穆也別以禮義爲遠近之別也上曰祖曰禰下曰子曰孫旁曰昆曰弟此之謂別之以禮尊尊有等親親有殺合族有降此之謂別之以義若是則人道豈復有餘蘊哉故曰竭矣

馬氏曰上治祖禰所以尊之也下治子孫所以親之也至於旁治昆弟蓋睦友之道而不言之者文之略也上治祖禰則上有所殺下治子孫則下有所殺旁治昆弟則旁有所殺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故合族以食使之有所同而內外之意一序以昭穆別以禮義使之有所異而親疏之義明如此則人道爲盡於此矣

慶源輔氏曰馬氏之說似善合族不止謂兄弟合族以食所以

序昭穆而以禮義別其尊卑親疏也

東萊呂氏曰上治祖禰下治子孫旁治昆弟此三句正是宗法大傳一篇主說宗法蓋尊祖然後能敬宗故此篇之首先說禘祭到此一節便說睦族治子弟之事治是整齊不必作正

聖人南面而聽天下所且先者五民不與焉一曰治親二曰報功三曰舉賢四曰使能五曰存愛五者一得於天下民無不足無不贍者五者一物糾繆民莫得其死聖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

鄭氏曰且先言未遑餘事也功功臣也存察也存愛察有仁愛者物猶事也糾猶錯也五事得則民足一事失則民不得其死明政之難人道謂此五事

孔氏曰此一節廣明聖人受命以臨天下有不可變革之事聖人即位所且欲先行者五事治親即前三事三事若正則於家國皆正故急在前報功謂報其有功勞者使爲諸侯之屬是也舉賢謂舉用嚴宄有賢德之士皆謂有道藝亦祿之使各當其職存愛謂存察民下有仁愛之心者亦賞異之上五事一皆得行於天下民無有不足無有不調贍者贍是優足之餘莫得其死言無得以壽終也

嚴陵方氏曰所先者五言未暇致其詳也民不與焉非不以民爲事苟能行此五者民亦從而治矣故後言民無不足無不贍者夫正之以善之謂治予其所施之謂報升之於位之謂舉任之以職之謂使念之而不忘之謂存而愛則人之所不可忘者也君子仁民而愛物則存愛者主物言之也聖人治天下必自人道始蓋以治親爲先故也始言聽天下終言治天下者蓋事之來也聽其可否而後治之使正焉故言之序如此

馬氏曰夫治外者必自內始故先之以治親賢者去就在彼而

我所不可得而制則舉之能者去就在我而我之所可得而制則使之而已治親報功舉賢使能可謂有良法矣然而無仁心仁聞則徒法不能以自行故卒之以存愛

山陰陸氏曰鄭氏謂察有仁愛者蓋啜羹放麀其持心不同古者求忠臣於孝子之門以此後世以善求事爲精神以能訐人爲風采刻薄之徒進而仁愛者不見察民始莫得其死矣無不足力也無不贍財也後變聽言治聽而後治之聽之以德治之以道

李氏曰夫古帝王之平章百姓必始于睦族治天下必自乎齊家故一曰治親成大功而以民爲主者聖人之所資也故二曰報功賢者服休者也故三曰舉賢能者服采者也故四曰使能愛者曰予好德者也曰予好德則錫之福故五曰存愛夫治親則天下不遺其親報功則天下不遺其力尊賢則樂于德使能

則勸于藝存愛則篤于仁治親仁也報功義也尊賢使能知也存愛仁也仁者人道之終始也故曰必自人道始矣武成曰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慎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建官惟賢所謂舉賢也位事惟能所謂使能也重民五教則自治親始也崇德所謂存愛也報功則與此同也大傳尊賢序于治親之後武成建官言于五教之前者蓋始乎治親者治天下之常也待仁人有過于周親者時隆殺之義也綢繆者被飾繇密之意有所被飾而不能周曰紕物有被飾而過實曰繆

長樂陳氏曰湯有天下德懋懋官功懋懋賞武王有天下崇德而後報功周官八統進賢使能然後保庸先王於有功者非不報也特在進賢使能之後耳後世不然故晉文反國先賞從亡衛獻及郊先賜從者漢高就業首封諸將類皆急勳勞而緩賢

能此以報功繼治親以舉賢德能後存愛豈漢儒之說歟

慶源輔氏曰既已舉賢使能則存愛不可如鄭說仁而不謂之賢可乎五者無非爲民而曰民不與焉何哉言未及於民事如勞來勸率賙給之類也親親存愛仁也舉賢使能義也聖人之治天下仁義而已矣始曰親親終曰存愛則又以仁爲本也仁體也義用也

立權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

鄭氏曰權稱也度丈尺也量斗斛也文章禮法也服色車馬也徽號旌旗之名也器械禮樂之器及兵甲也衣服吉凶之制也徽或作禕

孔氏曰此廣明損益之事權度量新制天下必宜造此物也考校也禮法謂夏殷周損益之禮正謂年始朔謂月初王者得

五

禮記卷之四

十六

用

政改故用新周子殷丑夏寅是改正也周夜半殷雞鳴夏平旦是易朔也車馬謂夏尚黑殷尚白周尚赤各隨所尚之正色也殊別也徽號謂周大赤殷大白夏大麾各有別也周禮九旗是也器械謂楛豆房俎禮樂之器械謂戎路革路兵甲之屬別衣服者周吉服九章虞以十二章殷凶不厭賤周貴則降卑此諸事可變章與民爲新者也

長樂陳氏曰權度量者法制之所自出故先立之衣服者法制之所自成故後別之論語言爲政之術則先之以謹權量而王制巡守之所觀則終之以衣服皆此意也衣服言其制服色言其色而徽號者帝王之所稱非所謂旌旗者也又曰宜革而因物失其均宜因而革物失其則故得於天者可因而不可革則親親尊尊長長男女有別是也成於人者可革而不可因則立權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是也立權

度量所以示民信改正朔所以授民時考典章別衣服所以示民禮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所以便民用蓋聖人立法因民而已民之所安聖人不強去民之所厭聖人不強存通其變使民不倦天下其有敝法哉周官司常辨九旗之物象其事象其名號矣司馬仲夏教芟舍卜號名之用詩曰織文鳥章左傳曰揚徽者公徒也鄭氏曰徽旌旗之名蓋用兵之法以旌旌待書事以名號待夜事則徽號者徽識之號也許慎曰有盛曰械無曰器然器足以兼器械不足以兼器則械者戒備之具而已必曰有盛曰器非也

嚴陵方氏曰銖兩斤鈞石謂之五權首言權則以規矩準繩衡皆始於此故也權之輕重度之長短量之多少及其久也則不能無差故立以定之文章蓋言禮樂法度久則不能無壞故考以成之正朔者天之所為則改之而已服色者人之所為故可

易焉徽號者天子之美稱也以道則稱皇以德則稱帝以業則稱王此之謂殊徽號若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綬殷之大白周之大赤此之謂異器械虞夏殷周養老或以深衣或以燕衣或以縞衣或以玄衣此之謂別衣服此七者治之法也法有變要在通之而不倦故曰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

慶源輔氏曰殊徽號陳氏方氏說優器械則兼夫旗幟矣然則於器械服色衣服之間則又似古說及陳氏後說是當考所得與民變革者則知聖人之治有所更易無非所以奉天命而順民心固非私意所能也

其不可得變革者則有矣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男女有別此其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

鄭氏曰四者人道之常

嚴陵方氏曰或以三或以五或以九其數雖不同所以為親親之義則一也有祖有父有曾有高其名雖不同所以為尊尊之義則一也四世而總五世袒免疏戚雖不同所以為長長之義則一也父則隆於母夫則隆於婦兄弟則隆於姊妹其位雖不同所以別男女之義則一也此四者治之道也道有常要在父之而不易故曰不可得與民變革也既曰變又曰革何也天下之理因之則有常革之則有變因革則存乎人變常則存乎事人與事常相須而已

馬氏曰自立權度量至於別衣服者禮之文也文則應時而造自親親至於男女有別者禮之本也本則理之不可易

慶源輔氏曰親親仁也尊尊長長義也男女有別禮也知者知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其不得而變革者經也

同姓從宗合族屬異姓主名治際會名著而男女有別

元

禮記卷八十四

六

鄭氏曰合合之宗子之家序昭穆也異姓謂來嫁者也主於母與婦之名耳際會昏禮交接之會也著明也母婦之名不明則人倫亂也亂者若衛宣王楚平王為子取而自納焉

孔氏曰自此至可無愼乎一節論同姓從宗異姓主名男女有別之事同姓父族也從宗謂從大小宗也合聚族人親疏使昭為一行穆為一行同時食故曰合族屬也異姓謂他姓之女來為己姓之妻夫為父行則主母名夫子行則主婦名治正也際會所以主此母婦之名正昏姻交接會合之事若母婦之名著則男女尊卑異等各有分別不相淫亂鄭註衛宣公生急子娶於齊而美公取之見栢十六年左傳楚平王為太子建取秦女自納之見昭十九年左傳凡姓族異者所以別異人也天子賜姓賜氏諸侯但賜氏故隱八年左傳云天子因生以賜姓胙之士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為諡因以為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

亦如之以此言之天子因諸侯先祖所生賜之曰姓杜預云若舜生媯汭賜姓曰媯封舜之後於陳以所封之土命為氏舜後姓媯而氏曰陳故鄭駁異義云炎帝姓姜大皞之所賜也黃帝姓姬炎帝之所賜也故堯賜伯夷姓曰姜賜禹姓曰姁賜契姓曰子賜稷姓曰姬著在書傳是天子賜姓也諸侯賜卿大夫以氏若同姓公之子曰公子公子之子曰公孫公孫之子其親已遠不得上連於公故以王父字為氏若適夫人之子則以五十字伯仲為氏若魯之仲孫季孫是也若庶子妾子則以二十字為氏則展氏臧氏是也若異姓則以父祖官及所食之邑為氏以官為氏則司馬司城是也以邑為氏若韓趙魏是也凡賜氏族者為卿乃賜有大功德者生賜以族若叔孫得臣是也雖公子之身若有大功德則以公子之字賜以為族若仲遂是也其無功德死後乃賜族若無駭是也若子孫不為卿其君不賜族

子孫自以王父字為族也氏族對之為別散則通故左傳問族於衆仲下云以字為展氏是也其姓與氏散亦得通故春秋有姜氏子氏姜子皆姓而云氏是也

長樂劉氏曰宗者一族人倫之主也天子諸侯尊崇雖其子之親非嗣厥位則莫可得而禰之也是以同姓之親必崇其宗從其宗則五服各有倫類所以辨親疏定長幼明尊卑繫昭穆也正其一身而人倫之道備焉者宗以正之使然也故先王之禮同姓人之昏嫁祭祀燕饗食飲必稟於大宗仕進出入饋遺往來亦如之合族屬者屬猶繫也父之黨則繫於昭子之黨則繫於穆昭穆分而叙之以長幼合族人而食所以正人倫而禮義行於宗黨矣異姓主名治際會名著而男女有別者謂娶異姓之女以為己親彼雖無服可以娶矣而其名在昭行則不可娶之以為婦名在穆行則不可娶之著則男女之尊卑自分而匹

偶不失其序焉

嚴陵方氏曰從宗者從大宗小宗也主名者主母名婦名也從宗所以合親疏之族屬主名所以治昏姻之際會以衆而聚於一者謂之族若所謂宗以族得民敬宗故收族是也以小而繫於大者謂之屬若所謂夫屬乎父道夫屬乎子道是也上下之交謂之際彼此之合謂之會若王姬下嫁於諸侯者際也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會也言同姓從宗則異姓非不然也以同姓爲宗之所主而族屬之所繫焉不然則離故也經曰婦人從夫其謂是歟異姓主名則同姓非不然也以異姓則名之所難辨而際會之所因焉不然則亂故也經曰合二姓之好其謂是歟名著而男女有別者尊者爲父親者爲母而父母之名著矣外則爲夫內則爲婦而夫婦之名著矣此男女所以有別也至於父之與夫而名著乎外則男又有別矣母之與婦而名著乎內則女又有別矣

馬氏曰同姓者自內出而有所殺嫌於無所厚故使之從宗合族屬所以親之以仁恩也異姓者自外入而有所厚嫌於無所分故使之主名治際會所以別之以禮義也

慶源輔氏曰同姓從宗所以合族屬也異姓主名所以治際會也際會謂男女際會之時名著則男女雖際會而有別矣此所謂主名也

東萊呂氏曰名著而男女有別大抵婦人尊卑本無定位隨其夫之尊卑爾故所主者在名

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鄭氏曰母焉則尊之婦焉則卑之尊之卑之明非已倫以厚別也

孔氏曰此言他姓婦人來嫁己族本無昭穆於己親唯繫夫尊

卑而定母婦之號也道猶行列也若其夫隨屬於己之父行者其妻皆己之母行也其夫隨屬於己之子行者其妻皆己之婦行也故婦人來嫁已伯叔之列即謂之爲母也來嫁於己之子行即謂之爲婦也男女若無尊卑倫類相聚則淫亂易生

長樂陳氏曰母婦無昭穆而昭穆係於父子之別嫂婦無長幼而長幼係於兄弟之倫故婦於世叔父母則大功世叔於婦亦大功以其相遠而親之也兄公與叔於嫂婦無服嫂婦於兄公與叔亦無服以其相適而遠之也

謂弟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無慎乎

鄭氏曰謂之婦與嫂者以其在己之列以名遠之耳復謂嫂爲母則令昭穆不明亦可謂之母乎言不可也昆弟之妻夫之昆弟不相爲服不成其親也男女無親則遠於相見人治所以正人也

孔氏曰此論兄弟之妻在己之倫列恐相褻瀆故弟妻假以同子婦之名兄妻假以嫂老之名殊遠之也既以子妻之名名弟妻爲婦若又以諸父之妻名名兄妻爲母則上下全亂昭穆不明故鄭註喪服亦云弟之妻爲婦者卑遜之故謂之婦嫂者尊嚴之是弟妻可借婦名兄妻不可借母名也男女尊卑隔絕相服成親義無混雜兄弟之妻己之倫列若成親爲服則數相聚見姦亂易生故無服以疏遠之全同路人恩親不接也名謂母婦之名得之則昭穆明失之則上下亂是人治之大須慎之也

嚴陵方氏曰兄之與弟長幼而已非尊卑也而謂弟之妻爲婦者蓋推而遠之別嫌爾以弟之妻爲婦則可謂兄之妻爲母則不可矣然止謂之嫂者蓋男陽也陽宜伸女陰也陰宜屈以女宜屈故弟之妻可謂之婦而從卑以男宜伸故不可謂兄之妻

爲母而從尊也是以叔不服兄之妻而婦服夫之兄屈伸之理
蓋可見也然而嫂雖少當敬忌如叟故於文從之是乃所以別
嫌歟名雖非尊而實則敬之蓋先王之微意也人道所以相治
而不亂者以是而已不曰治人而曰人治者非其所以治人而
人所以治故也

山陰陸氏曰孔子曰必也正名乎是也若子路者猶以爲迂故
曰可不慎乎

金華應氏曰人固有幼而無依年之長幼或甚遼絕兄當撫幼
弟如父故康誥以兄不念鞠子哀爲大不友嫂當撫幼叔如子
故唐賢有鞠于嫂以有成以母服報之恩禮可以有加而名卒
不可變者天倫自然之序非人所能移也此其所以莫急於主
名也

四世而總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

不盡六

禮記卷之六

二十二

月

鄭氏曰四世共高祖五世高祖昆弟六世以外親盡無屬名

孔氏曰自此至周道然也論殷周統叙宗族之異名四世謂上
至高祖下至己兄弟同承高祖之後爲族兄弟相報總麻是服
蓋盡於此也爲親兄弟期一從兄弟大功再從兄弟小功三從
兄弟總麻共承高祖爲四世而總服盡也五世謂共承高祖之
父者服袒免而無正服減殺同姓也六世謂共承高祖之祖者
不復袒免同姓而已故云親屬竭矣

嚴陵方氏曰四世者三從之親也以其疏而不足於哀也致其
思而已故服謂之總焉五世者三從之外也以其尤疏但不襲
不冠以變其吉爾故謂之袒免焉六世雖不變吉可也

馬氏曰服有五者蓋其親有隆殺則服有精粗故四世而總者
服之精乃其服之窮也至於五世則宜其無服而先王不忍遂
絕之也故爲之袒免之禮所以殺同姓也免者如冠廣一寸加

之於首所以示其吉袒者袒其體所以示其凶吉凶相半此其
所以為殺同姓也

禮記集說卷第八十四

